

## 爱的海洋

### 鸣谢

我想要对三位歌手表达我最满溢的感激之情，她们的歌一直伴随我的人生，给我带来最真挚的帮助。

这三位缪斯的音乐不仅在本书的创作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它们一直引领我探索内在的人生之旅，激励我，并且使我忆起，我是谁。

发自内心感谢 Nakajima Miyuki，你的歌声使我更有拼搏的力量，去跨越我的界限，而且无论如何，都要挺直腰杆，自信地站起来。



感谢 loreena Mckennitt，你引领我进入了内在的秘境，在那里，我得以发现我梦想的国度。



感谢 Dolores O'Riordan, 你引领了我灵魂的觉醒, 去面对爱, 自由和光。



最终, 感谢我的翻译和编辑天使, Victoria Edennight, 你帮助我实现了梦想。



## 致亲爱的读者

即使这本书很明显的是一本小说，我更愿意把它定义为我内在世界的一本诗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内容不是现实存在的；它的一切都如我们在阅读中的感受和体验一样真实。我把我的灵魂感受注入了字里行间，所以我不能也不想为我的表达形式设置某种限制和界限。我认为并不是我创作了这本书，而是它本来就在那里了，就存在我的灵魂深处。所以我想请求大家，不要在文学方面对它有苛刻的要求，就去毫无评判的享受这个独一无二的故事吧！

## 前言

我一直想要写一本书，但是很多年过去了，依旧没有足够的精神力和灵感去身体力行。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内心里总是感觉，未来总会有一个瞬间，我会对自己说：是的，我准备好了。而最终当那一个突破时刻发生的时候，我真的感觉棒极了，这整本书，整个故事就那么突然地出现在我的脑子里，然后它就成了。



我最大的感受是，当我对自己说：“是的，我就要去写我的书了，就是现在”，我其实是要去书写我真实的自己，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一切都是从那个坚定的决定开始的，自由意志高过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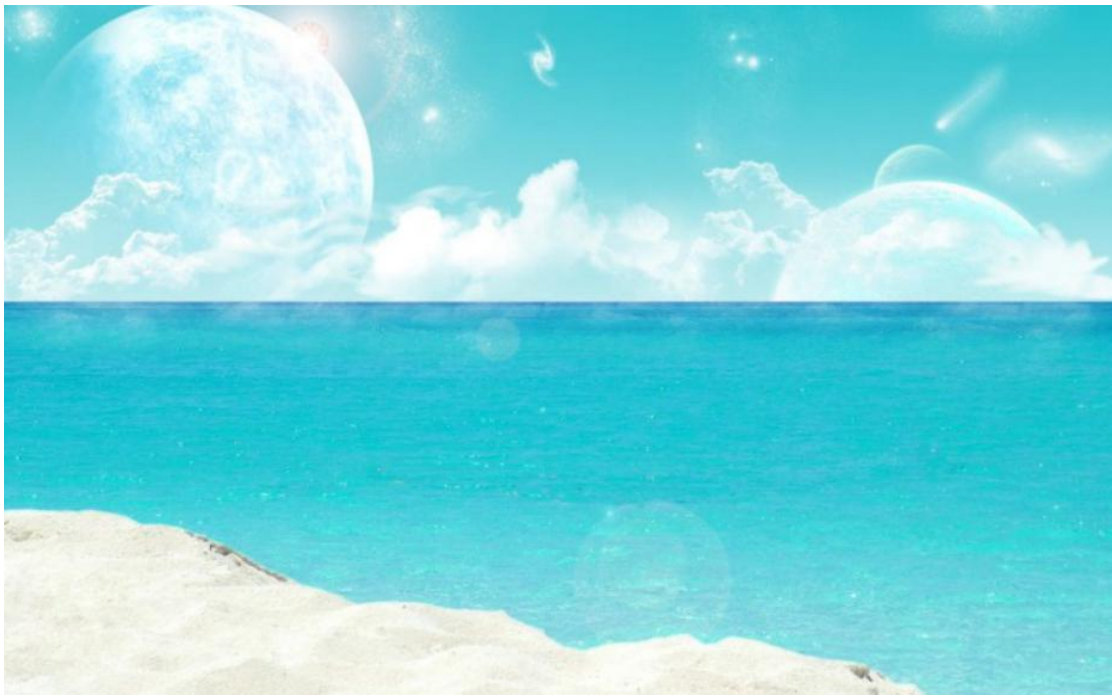
这是关于一个身负重任的英雄的故事，对于他来说，他的神圣任务高于一切。这个英雄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有时候我们把他忘掉了，其他时候，却频繁显现。如果我们每一刻都活成那个英雄的样子，那我们将会体验史诗级的宇宙冒险之旅。



## 海之子

对莱诺斯来说，大海就像家一样。从海平面上可以望到霍隆星球上闪耀的月亮们，如此美景，让莱诺斯像入梦了一样，一个

最真挚，最清澈的梦。是的，这一副奇观就是他灵魂的延伸。他小的时候，向父母询问大海的尽头，妈妈曾温柔回应：“莱诺斯，大海就像宇宙一样永恒，经历数千年的岁月之后，这副水的躯体可能会干枯，但是这个世界，生命本身以及其中的存有会永远存活继续。它无法终结，因为这就是存在。



当哼着歌的莱诺斯终于爬上高高的白色悬崖，回到灵魂之家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莱诺斯的母亲正在冥想，她哼唱着，同时把一条彩色的丝巾在身周旋转着。由于早就感受到了他的能量场，所以对于儿子的出现并没感觉到丝毫惊讶。

当他离自己的母亲卡拉越来越远的时候，莱诺斯轻抚了她的头发和肩膀，而卡拉亲吻了一下丝巾，并且用它碰了一下莱诺斯的胸膛。她还是没有睁开眼睛，依旧哼唱着。

莱诺斯在琉璃般洁净的水晶建筑间缓缓地散起了步，蓝绿紫三色的灯笼装饰其间，照亮了周边。这些绚丽的住所在霍隆星球

的社区中随处可见。莱诺斯继续散着步，直到他遇见了自己的父亲，哈诺。

显然，哈诺此刻正深深地沉浸在一场艺术创作之中，他正在用一个能量魔杖，在一栋住宅的上空绘制一幅全系图。图中描绘着一位美丽的女性形象，毫无疑问的，那是一位典型的女神，裸体，以坐姿舒展开来，她的两手轻柔地抚摸撩起紫罗兰色的头发，繁星从她的发间散落，在她背部的中间形成了数个星系。这幅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这栋房子的上空悬浮着，使它更具视觉冲击力。莱诺斯走近前来，触碰了一下父亲的手臂。哈诺温柔地注视着他，把自己的手放在莱诺斯的手上，然后跟儿子温和地眨了一下眼。他们并不需要语言去表达情感。

选择卡拉和哈诺作为自己这一世的父母，莱诺斯感觉极其满足，因为他的灵魂之家的氛围中充满了冷静的内在平和，平稳的发展和喜悦。

进入了房间之后，莱诺斯望向了窗外。就在大海之上，在闪烁的群星之间，在紫色的宇宙光线之下，在耀眼的星球之中，他看到了迷人的霍隆星球上的三个月亮。在他们附近，偶尔会有星舰显现，突然出现又迅速消失。在关上窗户之前，莱诺斯最后看了一眼彩虹般绚烂的海洋世界，感受着那一刻深沉而长久的喜悦。宇宙的平和就尽在心中了。稍后，当他躺在自己的床上闭上眼睛，就像这个宇宙中所有其他的存有有一样，把自己的意识转换到了星光层。

## 一场星光层的觉知

莱诺斯在斑斓的星光国度中穿行游览，那里充满了闪亮的人事物。与现实世界相比，这里的世界更加明亮和流动。他在一团浓密的云朵上短暂的停留了一会儿，就乘着云沿着一条蓝紫色的河流缓慢漂流，河水带着他穿越丛林，朝着一幢遥远的发光城堡前行。



行程中，莱诺斯注视着夜空，那里的星星每一刻都变幻着不同的颜色。抵达城堡之后，他从云中下来，伴着微风中摇晃的小草，朝着面前巨大建筑的大门走去。他凭着直觉触碰了一下大门，大门随之把他吸了进去，然后一下子就把他传送到了城堡的内院中。一进入这个庭院，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美妙的拱顶公园，由一千种不同的花装饰着。公园的中间聚集着一群熟悉的人们，他们围成一大圈，每一个人都来自莱诺斯的灵魂家族：诺伊，阿俐，阿斯都，米昂，岚和维诺。

当莱诺斯看到他的灵魂家族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突然心中升起了一种完整感，并且被内在的光迅速照亮。

光是宇宙中每一个存有最深挚的内在。而光，来自源头。我们都是宇宙中合一的神圣火花。



在合圈中间，一个半透明的，充满爱意的美好形象悬浮在空中。这个独特的存有是一位扬升大师，他已经彻底地与光完成了合一，因此，他就是合一的映射。当前他正把自己的意识投射给这个星光王国，以帮助宇宙中剩余的部分达成与他同等的意识层级。

莱诺斯朝着扬升大师阿善和大家走近了一步，灵魂家族中的一些成员微笑着迎接他，而诺伊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之后他把意识投向阿善，而阿善也回应以一个心电感应的问候，正如他一直以来教导大家的那样。

“莱诺斯”，他听到阿善温和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星光王国是一片充满梦境，渴望与幻象的疆域。这里由你的情绪组成，而你的梦境是纯洁的，与你的神圣目的和谐统一的。你的主要元素是水，因此永远让能量流经你的身体是很有益处的。由此，你才能在使命中前行。

正如它本该的那样，你的情绪体反应了宇宙的大爱，并且在霍隆地球上，你拥有与灵魂家人的美好体验和伟大的灵性发展。随着你频率的提升，我感应到你持续的直觉力和仁慈之心也在随之增长。

但是你应该知道在你的潜意识里存在着某种沮丧的挫败感，它如此的细微以至于你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随着你与宇宙中心的银河中央太阳连接越来越紧密，也随着你渐渐意识到宇宙中



不同区域，它们的存在都有自己的意图，这种挫败感才逐渐开始显现。”

“挫败感？”莱诺斯若有所思地反问。“我不记得了……我真不知道是什么……”

“回顾一下你上一次飞跃霍隆上空时，沉浮在内心深处的那种奇怪的感受”

莱诺斯才突然记起：就在不久之前，他刚刚完成了一场精力充沛的训练，正坐在一艘星舰上，浮游在霍隆星球的海洋之上，就在那时那地，他突然有了一种奇怪的念头，可能这片海根本无法连接一切天地，在这片海域之外，可能还有其他境地。

当然了，他把这种感受只当成了一种隐喻似的注解，暗示着在创世之中可能有那么一个无法抵达的地方，充满了宇宙最初始的灵性之光。虽然莱诺斯很确定地知道，这样的一种想法不是真实的，但其中掺杂的一丝迷惑的感受，让莱诺斯惊讶于自己为何会有这样的想象。不过这疑惑也在当时稍纵即逝了。

“是的”莱诺斯坚定地说道。“我现在知道了”。

“很好”阿善微笑着用心电感应回复。“现在我会帮助你在你的情绪中清醒地体验这种挫败感，为了去完整地感知它，让它更加清晰，去消化并在内部完善它。现在，观想一个旋转中的白色光圈。”

就在那一刻，一个白色的光圈出现在莱诺斯的意识中，星空在他面前转换移动，随之他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伊甸园一般的小

岛，被丰盛的植物和有爱的动物们环绕。那里有一汪闪烁着金光的泉水，向四面八方流动着，它供给着生命。跟随着内在的指引，莱诺斯平和地跟随着一股溪流向前走去，几步之后，一幅特别让人震惊的景象呈现在了他的眼前。

一个形状奇异的，玻璃质的蓝灰色穹顶建筑占据了小岛中一个很小的区域，它的内部既没有金光的泉水也没有流动的新鲜空气，甚至连内部的光亮都是沉闷而微弱的。这一处隔绝之地没有表现出任何正面的意图，以至于它的存在显得十分不合逻辑。莱诺斯什么也不能做，他就是那么迷惑地困惑地盯着那个穹顶建筑。

穹顶中的植物已经开始变异，而动物们的行为也十分怪异。莱诺斯一直观察了很久，对于他来说，而他只能如此表达，这可能是某种负面的存在。虽然扬升大师们很少提及，这肯定是来自宇宙中某个遥远地方的异常错误。



他只在故事中和某些教导中听说过这样的事实，这种异常曾经在别的星系中导致过星际战争。由于最初异常的原因，在宇宙中的某些地方甚至没有神圣自由意志的存在。在某些星球上的居民，他们无法享受他们渴望的一切，只能生活在萧条和贫乏中。在另一些特定的星球上，那里的人们无法跟随内心的指引，依靠宇宙的大爱而生存。

这所有的一切都使负面邪恶的存有得以存在。好在这种异常只存在于宇宙中一块很小的区域，而那里离莱诺斯挚爱的家乡霍隆十分的遥远。

他依旧盯着那个建筑，但是却还是无法理解它，无法抓住它为何存在的原因。然后那种陌生的挫败感再次出现了，渐渐蔓延至他的全身，直到他突然明晰了心中的一股冲动。他从未有过这样一种冲动的情绪，而最终这一股强烈的内在力量驱使他做出了一个举动。

他在脑海中观想出一个能量巨大的棍子，后者迅速出现在他的手中，他随之狠狠地朝着玻璃的穹顶建筑砸去。在玻璃平面碎裂开来的那一刻，周围的一切都被一束强烈的白光覆盖了，阳光，清新的空气，金色的泉水迅速穿透了之前被隔离的区域。莱诺斯松了一口气，那种挫败感消失了，他醒了过来。

### 来自银河系的求助

当莱诺斯睁开眼睛的时候，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熟悉的，让人愉悦的咸咸的晨间空气。

虽然他的星际体验还晕晕地残存脑海中，但是他平和的状态已经彻底恢复了，他的能量也重归了平衡。

他站了起来，走向了手边的食物机，它能够对身体所需的营养成分进行评估，然后从以太精华中制造出相应的一餐。莱诺斯走出了房间，踏上了经常吃早餐的露台。

他的目光注意到了追逐日出的鸟儿们，它们是欢欣自在的小生物。

他闭上了眼睛，开始深长的呼吸，观想吸气时吸入了光，呼气时呼出了光。他想象出一道来自本星系中央太阳的美丽而炫目的白光，那是他灵魂曾经迸发的地方。他随后观想这道白光穿透霍隆星球的太阳星门，又飞入他的身体，传遍全身，最后进入心脏的中心。观想把这道炫目的白光呼出自己的身体，并传送回宇宙。

这个星系中每一个星球上的众生，无论哪一个种族，都使用这项技能让自己的能量与本源保持一致。莱诺斯持续这样的呼吸了几分钟，当他感受到自己绝对纯净的意识并且锚定了临在之后，他完成了自己的早餐。

突然地，也是完全自然地，他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愉悦，他想要去表达生存的美好，新的一天的美妙，还有心中满溢的爱，他快乐地大喊并跳着舞跑向了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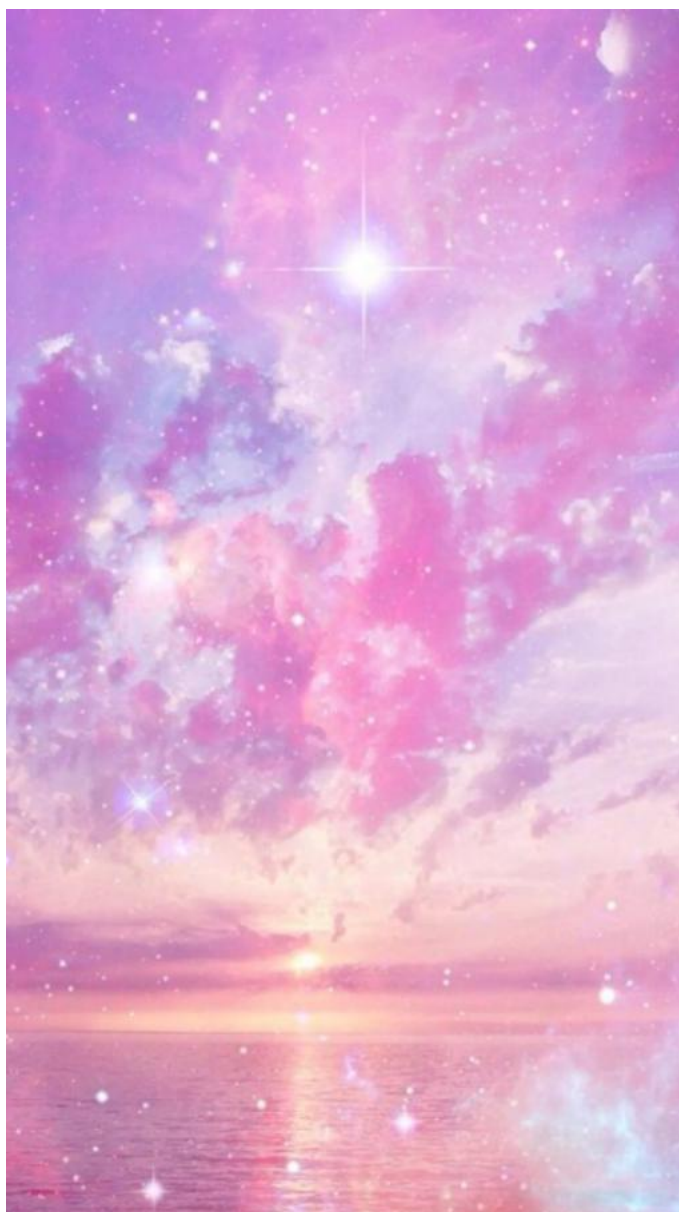


他一路唱着，跳着，笑着跑到了沙滩。沿途他经过了数不清的水晶居所，霍隆的居民们有的微笑着跟他问好，有的在锻炼，有的就像莱诺斯一样表达着内心的喜悦。

感受到了脚下松软的沙子，莱诺斯满足地做了一个深呼吸，铆足了劲儿冲向了霍隆海盈盈的海浪。

对于莱诺斯来说，这种感觉太难以描述了，那温柔甜美生动的海水覆盖着他的身体，拥抱着他，爱抚着他，让他融入其中。他则缓慢有力地，欢天喜地地漂浮在水面上。他向前潜得越来越深游得越来越远。后来他浮出了水面，开始安静地躺在一股银色的浪花上。

度过了一小段幸福的时光之后，他温柔地睁开了眼，就像每天一样开始欣赏起了宇宙中的美好。天空反射着淡淡的紫红色光，霍隆上空的太阳闪耀明亮，几朵轻盈的云无忧无虑地散漫在风中。偶尔有星舰经过并迅速消失，天上的三个月亮与近处几个绿色的星球清晰可见。总之，他注视着这个世界。



就在这些珍贵的时刻之中，他感受到了极乐，在最纯净的表达中窥见了与宇宙最高意识的合一。

几个小时之后，他回到了灵魂家族的居所，想要见到他的双生火焰，阿洛依。

即使在肉体上他们是分离的个体，由于双生火焰本就是投生在两个极性身体中的同一个灵魂，他们在每一个意识层面都与彼此保持着合一的连接，他们总是能够感应到对方。莱诺斯在那一

刻能够感受到阿洛依激动的情绪状态，但是他不知道她确切的位置。

当他走入社区的中心，诺依突然出现并狠狠地亲了一下他的额头。

“莱诺斯！我终于完成我最新的音乐作品了；你知道么，就是关于昴宿星人和海豚的那个，你过一会儿来主广场，我要给大家演奏，肯定有趣极了，可以开一场小音乐会啦！”诺依叽叽喳喳的叨叨着，他一直语速那么的快。

“我会去的，诺依，算我一个，”莱诺斯点头说道，“但是诺依，你知道阿洛依哪儿么？”

“哦，我想她又没告诉你……”诺依大笑了起来。“你知道的，她一直闲不住而且又特别的独立”

“是的，我很了解她”莱诺斯微笑着小声说。他知道诺依说的是阿洛伊喜欢旅行，喜欢变化的本性，而且她要绝对的自由，没有知道她会去哪里会做什么。

她总是说，这是她享受生命极致的方式，并且这也使得她与莱诺斯的纽带更加紧密，与家乡和所爱事物的连接更加完美，比如大海。

阿洛伊总是喜欢多变的生活并且永远向前看。

“她去了卡瓦纳，因为她突然对豪尔水晶科技产生了兴趣，想要去了解更多，”诺依对莱诺斯说。卡瓦纳是霍隆三个月亮中的一个，是稀有的豪尔水晶的产地。

“好了，我们来聊聊音乐吧-”莱诺斯还没说完话，社区中心的粉色水晶突然亮了起来，一个响亮的声音不断地召唤所有的灵魂家人们去参加星际会议。过了一会儿，大多数的家人们都聚集在了闪光的水晶旁，除了阿洛伊，但是她肯定在科瓦纳收听着通知。

水晶的光芒渐渐变得极亮，稍后，另一位扬升大师出现在了水晶的上方。她叫勒娜娜，她一直在物质层面帮助着霍隆的整个太阳系和其上的众生。

勒娜娜绝美的面庞让莱诺斯想起了他父亲的那幅全息画像。

“亲爱的霍隆星球上的光之存有，欢迎你们的到来。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十分重要，又十分非同寻常的事件。

我的信息来自银河法庭和银河联邦。当然了，你们先前也都听说过关于原生异常的消息，它导致了某些特定星球上的动荡。为了解决这样的状况，当前已经成立了银河联邦，然而最近这种异常带来的负面的破坏力已经延伸至一片我们无力触及的区域

被原生异常感染的星球已经正式向宇宙发出了求救信号，请求志愿者们协助他们脱离这种沉重的现状。

银河联盟在外围持续给予着疗愈的能量并帮助缓解现状，但是我们急需一批特定的灵魂前去那些星球，投生于原生异常之中，从而把光和平衡带入内部。他们将成为载体---成为疗愈和自由能量的输送管道。



我知道由于你们从未有过任何负面的体验，你们当前还无法理解这种状况，也无法清晰地了解这项任务中的困难。所以请允许我为大家展示，原生异常到底导致了怎样的苦难，以及我们此行的目的。”

突然之间，勒娜娜的额头向四周发射出了一束紫罗兰光，向莱诺斯和他的灵魂家人们投映了一场他们从未体验过的负面经历。他们见证了悲伤，困窘，以及令人震惊的场景：宇宙中的一些存有和种族正在粗暴地彼此伤害。他们伤害彼此的肉体，或奇怪或暴力或机械而毫无生气地扭曲着性能量。这些种族的能量中心和脉轮暗淡而失衡。

星球上的众生已经失去了自由，各种体系和军队被成立起来彼此监管，这些众生也变成了人质。他们生活在物质的贫困和匮乏中而不是享受着宇宙的丰盛。植入物被强行植入他们的能量体以至于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谁，因此也丧失了与高我的连接。最终，他们的性能量也与爱的能量分离了。

他们进入了一种永无止境的茫然和令人无法置信的疯狂中。

这一场幻境的体验很快就结束了，但是聚集的人群却在震惊之中沉默良久。他们安静地与各自的高我连接，想要努力地弄清楚状况，即使他们早就在早期的教导中了解到，邪恶是无法被理解的，因为它没有觉知，没有更高目的，它在进化不享有一席之地。

在众人之中，只有莱诺斯确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升腾的力量。

他的那个梦，那场星光层的体验，终于对现在的他来说充满了意义。他心里的那种挫败感实际源自灵性的发展，他未来也会越来越感受到与宇宙能量的连接，这也是自然的规律，因为在宇宙之中，万物相连，都能感受到彼此。

他当前毫无疑问地了解到，只要外面还有异常存在，使某地的众生遭受着负面，分离与苦痛，他永远无法完整，宇宙的万物也无法合一。他与灵魂家人们一起见证了这一切。

这样的状况必须被治愈，海洋，爱的海洋还有光一定要抵达世间的一切角落。尤其是莱诺斯，为了成为一个完整的存有，他必须离开深爱的家乡，踏上未知之路，就像阿洛伊会做的那样。

当然了，他对那些众生产生了巨大的同情之心，那种感受甚至超过了刚才负面所带给他的震惊和恐惧，他感受到了一种使命感。

“你们中受到内心召唤的人们，有极大意愿去付出帮助的人们，那些真挚的人们，并且已经为前路的危险做好准备的人们，请在明天的中午前往三角圣殿。

这就是我要告知的消息了，我永远与你同在。”

随后勒娜娜的形象消失了，水晶也停止了发光。

一些家人们开始分享感受，其他的用心电感应交流着，而诺伊开始挨个地拥抱起了大家，为了能够重归灵魂的平和。

莱诺斯抬头望向了天空，他直直地盯着霍隆上空闪烁的太阳，心中有了决定。



## 告别

“你真的想好了么？”哈诺一边轻轻地问莱诺斯，一边爱抚着他的头发，儿子的整个身体已经被卡拉的拥抱包围了。

“你想要去那个毫无理智，充满悲伤的地方么？你可能也会被负面状况影响的。”卡拉担忧地说。

由于整个灵魂家族是彼此相连的，莱诺斯的这个决定也影响着大家，所以那一天每一位灵魂家人都前来拜访他。有些人试图说服他放弃决定，其他人则肯定了他的勇气并表示尊重，但是他们都出现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情绪---担忧。

除了阿洛伊无法到场之外，卡拉和哈诺是最后来告别的。

莱诺斯拥抱着卡拉，温柔地说道：

“这是我内心最深处的指引，也是我的旅途，我的使命，我需要去回应”他缓缓地睁开眼睛，亲吻了三下卡拉的额头。他转身拥抱了哈诺许久，然后宣布“我确定了！”

他们注视了一会儿彼此的眼睛，然后泪眼汪汪的卡拉突然愉快地喊道：

“家之三角！”

卡拉说的是莱诺斯小时候发明的一个游戏，三个人要额头贴着额头形成一个三角形，并且闭着眼睛唱一首歌。

哈诺听到卡拉的话立即大笑了起来，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莱诺斯提议玩儿这个游戏，虽然那已经是很久远的事儿了。但是他们都很确定，这次他们要把额头贴在一起，好好地唱那首歌。

并且他们也这么做了。

所以哈诺和卡拉离开莱诺斯房间的时候，内心已经十分平和了。太阳还有几个小时才落山，莱诺斯决定乘着他的星舰再游览一次霍隆的美景。

过了一会儿，当他正迷醉于家乡的山峦平川，闪耀的水晶城镇之时，他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他这场征途要前去多久呢，他何时能再见这片迷人的海洋，他的灵魂家人，他的家乡？



他没听说灵魂家族里有其他人回应这项任务，所以前路肯定会十分孤独，但是他的内在一直清晰地指引安慰着他，这就是他要走的路。

他正浏览着星舰上的宇宙数据网，想要去了解一些被负面感染的星球和星系种族的信息。突然一股独特的爱的能量开始在心轮环绕，他知道那是阿洛伊，她肯定已经感应到了他的决定，而且她马上就要来到他的身边。



就在那一刻，阿洛伊的星舰出现在空中，来到了他驾驶器的旁边，两艘星舰迅速连接在一起，阿洛伊的倩影随之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阿洛伊有一种令人惊叹的美，她金色的头发如丝缎一般，随意地散落在肩头，她撩人的绿色眼眸闪闪地凝视着莱诺斯。

“莱诺斯！”她用磁性的声音喊着他的名字，跑向他，抱住他，与他亲近，十指紧握，最后吻了他的额头。

“阿洛伊，我的爱，你回来了，太好了”莱诺斯热情地问候他的双生火焰，嘴唇仍然亲吻着她的额头。

“你又失踪了，你这个多变的小机灵……卡瓦纳怎么样啊？”莱诺斯激动地询问道。

“我真是喜欢豪尔水晶啊！我们运用他们的科技真是有趣，而且我绝对要更深入地了解他们。那儿有一个水晶池，充满了纯净的液态光，在那里洗澡简直是最让人精力充沛的奇妙体验了！下次我们一定要一起去。”阿洛伊眼眸闪闪地讲述着。

“一定”莱诺斯微笑地同意。

“但是莱诺斯……”阿洛伊突然降低了声音，“你还要参加那个拯救任务啊。”

那不是个问句。阿洛伊无辜地看着莱诺斯，感受到了他的内在意愿，她把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胸口。

“我能从我们的高我那里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意愿，那就是我必须去。”莱诺斯推心置腹地解释道。“我一定要去完成这件事，我真的想去提供帮助。你跟我一样清楚的，这个宇宙中的每一个人都被赋予最适合自己角色的一项天赋，这就是我的。”

“我知道，那是自然，我知道你是尤其善良和勇敢的一个人。我完全的支持你，而且这是你自由意志的抉择。”

“就是……那里到底在发生着什么……我真的无法理解……而且你也从没经历过那些……我们都没有。我们无法弄清那到底是什么。你知道么，看过勒娜娜给咱们展示的景象之后，

我难过了好长时间。简直太让人震惊了。我想说我……”她皱着眉头想要努力地表达着什么，却说不下去了，但是莱诺斯安慰地握住了她的手。

“我懂，我懂你的，我理解你，我能感受你的感受。你不需要……”他安慰着她，即使阿洛伊经常无法清晰地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由于双生之间的连接，他总是能了解她的想法。

“我不能跟你一起去，我不能去那里，我很抱歉但是我真的不想去。我感觉我不应该做这件事，那不是我能够承受的，我太软弱了。”

“你不是软弱，你是完美的”莱诺斯捧起他挚爱双生的脸颊，肯定地说道。“我会去的，我会带着这项使命去解救那些世界，然后我就会回来，回来见你。”

随着这些话音，阿洛伊的脸庞变得越来越光亮和柔和，她的眼睛反射着如水的光亮。她温柔地，缓慢地，充满爱意地说出了下面的话，那是人间至爱的话语：

“我爱你，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永远不会分离”

随后她轻柔地与他拥吻，莱诺斯回应着她的吻，他的手轻抚在她金色的发间，另一只手温柔地放在了她的腰间。然后他们缓慢地躺在了地上，伴随着最纯净的爱意表达，他们温柔地结合了。两个光的存有融合在了一起，他们也从未分开过。

在一段忽略了时间，空间的激情过后，他们注视着彼此迷人的眼睛，似乎看到了永恒。



### 三角圣殿

莱诺斯和阿洛伊站在一个悬崖的顶部，前方有一条蜿蜒的白色道路，通往三角圣殿。阿洛伊的星舰在他们身边盘旋着，海浪在悬崖下拍打着山岩，发出温和的隆隆声。

这对双生火焰紧密地拥抱着彼此。海风抚弄着他们交织的双臂，但是他们仍紧相拥，他们是彼此的唯一。

一会儿之后，阿洛伊缓慢地离开莱诺斯的怀抱，一滴眼泪从眼角滑落，她温柔地亲吻了他，然后爱意低语道，

“回到我身边，莱诺斯”

他以激情，狂热投入地回应着阿洛伊。

“我永远都在”





阿洛伊走向了她的星舰，星舰随之载着她缓慢移动到了稍远的地方，但是依旧在莱诺斯可以注视到的范围。下一刻，星舰突然停了下来，阿洛伊转过身，最后注视了莱诺斯片刻，她扬起了一只手臂，又哭又笑地跟莱诺斯告别。

阿洛伊的爱意瞬间进入了莱诺斯的心轮，而同样的，他走到了尖利的悬崖边上，与爱人挥手告别。

他们如此相对了许久，似乎时间都凝结成了永恒。随着金色的太阳缓缓落入霍隆海面以下，阿洛伊离开了，而莱诺斯也走向了去往圣殿的路。

\*\*\*

莱诺斯站在三角圣殿的门口，若有所思地凝视着面前高达25米的华丽建筑，它完全由精致的白色大理石和多种水晶建成，正如它的名字所示，状如一个完美的三角形。

圣殿由三个主厅组成：水晶厅用来进行入殿启示，深化灵性和集体冥想；门户厅装备着各种门户和星门连接点，用来进行各

种可能的跨维度旅行；而数据厅储备着大量的书籍，文件，水晶数据和星际记录，它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庞杂的宇宙数据库，用来储存和分享知识，必要时候可以用巨屏，全息影像，仿真室进行浏览。

圣殿中间还有一些中等大小的小厅和走廊，装饰着悬浮的雕像，艺术品还有充满异域风情的喷泉。

当莱诺斯进入了神殿，沿着一条走廊前行的时候，一个令人意外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那是维诺，卷卷的头发，一个十分能体会别人情绪的愉悦的女孩儿，正好还是他的灵魂家人。在她的身边是永远有存在感的，幽默的岚，她的双生火焰。即使他十分了解这两位勇敢，但是能在这里见到他们，莱诺斯还是感觉到很惊讶。

大厅里志愿者的数量也是让他十分意外的，比他原来预测的多得多，因为当时勒娜娜展示的那些黑暗景象真的让大家有些不安。

“嘿！”莱诺斯向这对情侣问好，他们很开心见到他。

“嗨，莱诺斯！你也在这儿，我们太高兴了！”维诺咯咯笑着，岚一边赞赏地点着头一点拍着莱诺斯的肩膀。

“我还为灵魂家族里只有我一个人会来呢，”莱诺斯开心地说“但是现在你们俩竟然也来了，为什么呢？”

“维诺觉得看过那样一番景象之后，她真的无法平和地完整地在这里过着丰盛的日子。我们一定要去拯救那些不幸的地方。

只要我们能够做点儿什么，只要我们能够让那些地方的状况变得更好，我们就一定要去。”岚说着，替维诺表达着心情“而且我必须跟随她，我要在她身边，不管她在哪里。”

莱诺斯知道他们说的是实话，而且越来越开始忆起，维诺是多么有牺牲精神的一个人。

“而且阿洛伊也一定在跟随她的指引，留在这里，在家。你知道，如果她想留下，那肯定也是注定的安排，是灵魂的意愿。”维诺喜爱地用手指梳理着莱诺斯的头发，安慰着他。

“是啊，我明白，谢谢你，”他温和地点点头。

“我知道我们做的决定是对的，这就是我们要去的路，但事实上，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呢？”岚一边说着一边张开了双臂“我们正走向未知，而且在这之前，我们甚至都不知道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存在。”

“其实只是星际中的某些区域，它们正面对着宇宙中更高级文明的冲击，仅此而已，我们会一起解决的”维诺自信地回答。

“那就开始吧！希望我们到了那里，也是这样想的，因为从内部看的话……”就当莱诺斯正发表评论的时候，一个声音突然响起了，邀请大家前往数据厅。

莱诺斯，维诺和岚跟随着其他的志愿者们，充满好奇地走向数据厅，大家都汇聚在大厅中间一个巨大的圆形模拟器上，他们也一起踏上了精美的连接处，加入了大家。就在全员抵达的那一刻，勒娜娜的形象再一次出现了，跟往常一样大方地向大家问好。

“欢迎你们，亲爱的光之存有们，勇敢的神圣火花。我感谢你们想要去解救这境况的决心，它虽然陌生却又十分重要。

在你们完全把自己托付给这项使命之前，你们需要参加一个既紧张又逼真的模拟实验，就在这个三角圣殿的数据厅里。在这场生动的展示中，你们会见识到主要异常，负面力量，被污染的星球，黑暗势力和最近的战况，你们会精确地体验和接收到内在直觉给予你们的正确指引，你们会最终知道，你们真实的内心。

如果在这场模拟实验之后，你们还是决定要履行这份承诺，你们将会根据自己的使命，从门户厅被传送到相应的太阳系。”

莱诺斯，维诺和岚互相看了看彼此，他们都在兴奋之中升起了一种不安全感。

“那让我们开始吧！”勒娜娜大声宣布之后，就把一个蓝色的水晶数据球放入了控制面板上一个空心球体的内部，那颗水晶球其实就是它的核心。马上他们脚下模拟器的平面就缓慢发出了亮光，不久之后，莱诺斯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个平行实境了。

他在伟大宇宙的摇篮之中，身处于宇宙星体和繁星之间。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早就已经体验过，经历过了这个水晶球中的一切。他就在各种信息之中，这个模拟器中的每一个发生，每一起事件，他都经历过，感受过，理解过，体验过，就像这全都是他自己的人生一样。

勒娜娜的模拟器详细地展示了宇宙的起源，宇宙各势力间的互相作用，黑暗势力的崛起，他们所占据的星球还有解决这种现状的决议。

最后，勒娜娜发出了询问“那么，你们准备好了吗？”而迅速地这场让人震惊的模拟实验也结束了，留下这群意愿者们去认真思考着这个问题。

当那些幻觉渐渐消失的时候，莱诺斯慢慢醒过神来，重新回归到了那熟悉的平和安全的状态，重新回到了他灵性合一的世界。他迅速看向他的朋友们，维诺和岚。

就像他一样，他们也都是是一副迷惑又震惊的样子；然而，他们眼中的怜悯显示了他们依旧坚持着自己的决定。

但对于莱诺斯身边的几十个其他的同伴，情况就不尽相同了，他们四散躺倒在地上，有的由于震惊而晕了过去，有的则不住地发抖，所以很不幸地，对于有些灵魂来说，这两个世界本质上的差异使他们完全无法招架。

勒娜娜的助手们帮助那些晕倒的人们站了起来离开了，很显然，他们并不适合这项任务。而那些坚持下来的坚韧的灵魂，都通过蓝色带电的光之脉冲，从勒娜娜那里接收到了各自的任務。

## 地球之旅

门户厅装备着数百个美丽的门户，而且每一个都拥有不同的颜色，能量，水晶，通往不同的目的地。初始团队中只有



一半的人们留了下来，他们的意愿和坚韧使他们足够强大，能够踏入黑暗，进而用自己的光转化它。

莱诺斯，维诺，岚还有剩余的大家，都聚集到了一个散发着绿宝石光芒的门户前，它通往一个叫作地球的行星。

勒娜娜再一次出现了，她带来了最诚挚的祝愿：

“亲爱的光战士们，现在你们已经了解了一切。要记得，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要抬头看，你们会在星海之间找到安慰，你知道家就在那里。合一之光与你同在，永远！”

最后，在给大家一个鼓励的告别之后，她那光亮的身体就从门户厅消失了。

随后，志愿者们，一个个地进入了星际穿越门户，也迅速地消失在了未知中。

有那么一小会儿，他们感觉自己在一个绚烂的彩虹旋涡中不断下滑，然后突然地，这 25 个来自霍隆星球的灵魂猛地出现在了银河联盟的一艘母舰上。

这一艘母舰由昴宿星人驾驶着，一个有爱的，也最具人类特点的物种；但他们整体上是比霍隆星球上的众生更加进化的。这艘母舰闪烁着金光，虽然看起来似乎是实体的，但莱诺斯知道，它其实是由昴宿星人的普遍意识映射出来的；实际就是流光。像昴宿星人那样高度进化的物种是有能力运用这些类似的“神力”的。他们能直接用意识轻而易举地显化一整艘飞船。

莱诺斯一抵达飞船，身上就感觉非常疲惫和沉重。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肉体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还有他的心智和情绪似乎也变得模糊和失常了。

清醒的头脑，曾经在他生活里最基本的存在，现在已经丢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他已经无法聚焦在他最初的使命上，甚至连完整的本性都无法辨别了。只是刚刚接近主要异常所在的边界，他们已经无法无视它所带来的影响了。

莱诺斯观察着众人，注意到大家的能量也都发生了变化。他们正站在一块传送板上，面前环绕着各种各样的房间，房间里充满着奔忙的，交谈中的昴宿星人，他们高效地互相协作着。一些昴宿星人正监控着太阳系中地球的数据，而其他人则谈论着行星上的现状，分析着群体的能量振幅，为当前的状况制定重要计划和任务，同时为了改善现状，用冥想为地球上最混乱的区域发送正面的光。

他们在飞船上建立了一个独立的部门，为地球上最具影响力的领导者们传输灵感，正面的想法和动机。

“欢迎你们，霍隆星人！”一个微笑着的小个子昴宿星女性热情地欢迎他们。“我叫阿瑞斯，在你们抵达行星地球之前，会在这艘飞船上度过一小段时间，我会负责照顾你们。

在这些屏幕上，你们能看到地球所在的太阳系，但是只有在投生到地球之后，你们才能彻底了解那里的状况，因为在这里我们只有能力获取一个整体的局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需要一批人进入内部，去启动一场变革。考虑到你们的任务，在你们投生之后，继续保持与我们的连接是很重要的。

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地球周围的领域与你们母星的振频有着巨大的差异，所以现在你们可以在休闲区休息几个小时。在此期间，你们可以慢慢调整自己的状态，尽量去适应这种差异。

不幸的是，我不得不告诉你们，这种体验根本不算什么。地球上的振动频率是让人更难接受的，而且更加沉重。你们休息过后，会前往地球周围的星光层，那里居住着一群还未投生的地球灵魂。

你们此行的目的是，地球的以太层已经被严重地污染了，那里暂时正居住着一群更加不幸的人类灵魂，在执政官的掌控之下，以太层充斥着以太爬虫人，而且正在不断扩张规模。

现在，请大家好好休息吧，愿胜利之原力与你们同在！”阿瑞斯简单介绍了一下概况之后，热情地跟大家挥手告别了。来自霍隆的志愿者们有的开心地洗了个澡，有的跳起了舞，有的跟昴宿星人聊起了天，有的则睡着了。莱诺斯，维诺和岚把握着最后一个一起玩乐的机会，然后跟彼此充满爱意地告了别，祝彼此一切顺利，最后他们跟随其他的霍隆人踏入了通往地球星光层的门户。

莱诺斯迅速就觉察到这里有什么不对劲儿。他一到了这个地方，就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城市中，城市被貌似美丽又厚

重的城墙包围着，但是这里的气氛与他家乡的星光层却显然是不同的，这里的频率比在昴宿星飞船上感受到的还要低。由于这里的地球灵魂们已经十分适应这个星球上低频的能量，他们显然并没有感受到这种轻微的不适。

莱诺斯在这里感受到一种恒久的限制感，而在他试图寻找维诺和岚未果的时候，他忽然彻底理解了这种感受，他们已经被分离开了。



这个城市里充满了灵魂体，他们似乎很乐于住在这儿，因为他们大多数都跟爱人们享受着快乐和满足的生活，但是却没人能够走出这高高的城墙。

莱诺斯在城市之中游荡了一段时间，最后发现这里除了他自己，再没有另一个霍隆人了。这样的发现让他意识到，这

星光层里肯定有着无数个城镇，小心地被黑暗势力们与彼此隔离开来。

他决定走向城墙，去试试能不能用某种方式通过它。他迅速得到了回应。一个戴着兜帽的漂浮的形象立马显现在了他的面前，那是一个穿着斗篷的天使，甚至散发着一股纯净美好的气场，但是根据勒娜娜的讲述，这其实是执政官用来给星光层洗脑的导引者。

这些看似纯洁的存有会强行劝说，伪装欺骗，甚至强迫这些灵魂们未来再次投生地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通常扭曲轮回的定义，所以这些灵魂会被教导为了弥补累世的罪孽而不断投生。

那个漂浮的生物散发着明亮，积极的光环，但是莱诺斯却在她的精神体中发现了一种混乱，撕裂，扭曲的存在。

“亲爱的，请接收我热情的欢迎，”天使鞠了个躬说道。

“我是往生的星光指引，奥拉，我真心希望你能享受星光层的生活。让我来告诉你吧，光之灵魂，你真的值得呆在这里。你一直以来都勇敢而善良，”当她开始夸赞莱诺斯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一个人是永远看不到奥拉的眼睛的，怎么也不能。

“你好奥拉！谢谢你。”莱诺斯回道，“但是我想离开这个城市”



“这里是星光天堂，你真的没有理由离开啊，因为地球上转生的灵魂都想呆在这完美的仙境中。”奥拉果断地说“而且，这些城市之外的世界只是一片虚无。”

“那我还是留下吧。感谢你的帮助，再见。”莱诺斯如此顺从是因为他想要独自思考一些问题。奥拉的形象随之消失了，而莱诺斯就这么静静地呆在这一片永恒的星光城市之中，想要努力捋清一些事情。

同时，他漫步在城市街道之间，探索着这里每一寸土地，想要弄明白这里是如何运作的。他也跟其他的灵魂们聊天，但他们几乎对这里的一切都漠不关心。最后他终于发现了这个所谓的天堂里越来越多的限制。

然后再一次的，奥拉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亲爱的，是时候再次投生地球了，这样你就能继续学习并获得更多的体验”戴着兜帽的天使流畅地说道。

莱诺斯感到十分震惊，他在思考这位天使存有是多么地没有意识到她把这些灵魂投入到了如何的境况中。但是他知道为了他的使命，他不得不尽量忍受并且做出调整。

“好吧，我想也到时候了”莱诺斯同意了，而这位穿着斗篷的天使也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为了降生到地球，你最好短暂地舍弃自己以往的记忆，为了让当前的生活不被他们干扰，你过往的性格和所为也不会阻碍你前行。你能好好掌控你的行程，从此开启一段崭新的人生，完完

全全地重生。”

她简直巧舌如簧，但莱诺斯直接看穿了她。

“不。”莱诺斯决意地拒绝了。天使没有一丝震惊的样子，在等待了几分钟之后，她冷静的声音再一次传来，充满了他们附近静止的空间。

“很不幸地，那样的话，你就不能再次投生了，因为这是宇宙的法则。”

莱诺斯不动声色，虽然他知道她在撒谎。他知道自己将会置身于如何的险境，所以为了帮助地球顺利解放，他至少要记得自己是。

“我想现在就投生地球，但是我要至少记得自己的身份还有我前往地球的目的。我同意忘记自己的过往经历，所以这一部分的记忆必须保持完整。”

“但是那会阻碍……”那个天使指引还在尝试劝说，但是莱诺斯十分地坚定。

“那就是我的要求，而我只要那样做！”他坚持道。他知道执政官的诡计之一就是让人们以为自己已经别无选择。

但那不是事实，不管在怎样的境况之下，即使看起来似乎已经走投无路了，我们总是有别的选择的。如果你坚持自己的自由意志，总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相应的让步。

“那么，好吧，就这样吧”奥拉最终妥协了。

除此之外，莱诺斯还为自己争取到了投生到地中海区域的机

会，那里对于他第一世的使命至关重要。

“那就跟我来吧，亲爱的”戴着兜帽的天使向莱诺斯示意，他跟随着她走入一条幽密的过道，最终通往一个空荡的大厅。天使把她的双掌放在墙上一个一手大小的洞上，一个维度门户就从地板上升起来了。这是他进入地球物理层的入口，但是在这之前，他必须要签署一份能量契约，保证在这期间遵守某些限制条件。

奥拉模糊又温和的声音同时传了过来：

“在地球上，为了去评估和了解什么是美好，你会经历负面的体验。公平起见，也为了体验学习的过程，我们将会减少和封闭你的一些意识和性能量，你是否同意？”

莱诺斯很确定的知道这次他无法反抗了，因为根据勒娜娜的描述，没有任何灵魂体可以不经历植入而投生地球。执政官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因为这会导致他们内部控制系统的致命危险。

“我同意”莱诺斯清楚地知道，他的命运已定了。

“好，那么亲爱的，祝你愉快。”奥拉微笑着耳语道，但是转瞬就恢复了她一贯严肃迷蒙的表情。随后她启动了维度门户。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完全超越了他之前在三角圣殿的模拟室经历的一切负面体验。

莱诺斯还没进入地球的物理层面，而是进入了一个怪异的黑色和深蓝相间的空间站。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房间内，里面充满了他从未见过的奇怪的科技和各种水晶。

但是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黑暗而糟糕的地方。

他动弹不得，因为他被传送到了一个透明的房间，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和电线。他的感官渐渐被恐惧和迷惑所占据，虚弱地深陷其中。

曾经让他感觉到无限安全的光，已经不在这里了。他曾经十分确信的内在和爱，似乎也慢慢走失了。那一切都变得缥缈而遥远。

然后，突然地，恶魔出现了。

一个暗黑的，巨大的能量体出现在了她的面前，他是如此反射着负面的能量，如此反生命，如此黑暗低频，以至于莱诺斯完全被他的存在震惊了。

一股窒息感迅速传遍全身，他用手掌按住胸口，沉重地呼吸。他已经无法思考，甚至晕了过去，这黑暗是如此的沉重以至于他完全沦陷了。

一个执政官正站在他的面前。

“阿洛伊！”莱诺斯痛苦地大喊，即使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着什么，他还是在下意识地寻找灵魂深处最安全的存在。他急需一丝丝美好的，纯真的，完全的爱意，用那最后的一丝丝光去点亮那些吞噬着他的虚无。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超越了他对于邪恶预期的一万倍。

那个执政官开启了植入站，莱诺斯依旧被捆绑束缚着，在他所在的透明房间里，强大的电磁空间被创造并扭曲着，进而充满了整个房间，让莱诺斯感觉像被撕裂了一样。

他被捆绑着，限制着，那些电磁光带来的剧痛几乎摧毁了他的意识，直到他看到了一个黑色的能量水晶出现在了面前。

他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了，他也知道他已经无法反抗。但是他还在拼尽全力；他挣扎着，叫喊着，哭喊着，反抗着，但是由于那些磁力空间的压力，他根本无力回天。然后，只能让它发生了。突然之间，一个手柄通过一阵迅猛的电击，把那水晶植入了他的前额叶。

有那么一刻，所有现实的存在都在他的意识里静止了，他所知所感的一切都崩塌了。他失去了与本源，与合一意识，与所有一切的完整连接。

在被植入了植入物之后，他就像被剔除了原来的世界，变成了孤家寡人。他这一生中，终于第一次感受到了孤独。就像被隔离开了一样，他甚至几乎无法感受到与自己灵魂的连接。当然，他在模拟室里了解到，植入物是无法彻底阻断这一切能量的连接的，但是他现在却感觉迷失了自己，他不再存在了。

在最初的震撼过后，巨大的疼痛和悲伤席卷了他的灵魂，他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出来，他不住地大哭，尖叫，狂躁地挥舞着手臂。他从未想到，经历黑暗竟然是如此恐怖的体验。

随后，在另一个层面，他再次经历了一场折磨。在电磁场的作用力之下，那个手柄把另一块能量水晶植入了他肚脐上方的部位，伴随着一颗大大的泪滴，他再一次差点晕了过去。

他发现自己对于这世间的一切，对于阿洛伊的爱的能量发生



了可怕的变化，而他用来体验本源之爱的美好的性能量也一并被暴力地切断了。

他突然之间被分离的感伤，空虚，疼痛，隔绝，和虚无的情绪所淹没了。

执政官在他透明的房间之外驻立着，随后开启了另一个门户。

在门户中那汹涌的能量波浪把莱诺斯带入地球的物理层之前，他再一次回忆起了霍隆星球上他挚爱的海洋。他还记得自己愉快玩乐地在绚烂的蓝白浪花之间玩耍，他再一次提醒自己，他曾生活在完美的幸福里，在永恒的合一之光之中。



### 勒娜娜在三角圣殿的展示

#### I

(这部分讲述的是莱诺斯和他的朋友们在前往地球之前，在三角圣殿里接收到的模拟体验，里面描述了关于宇宙和黑暗势

力的相关信息。)

一，也被称为源头，或绝对的起源，或一切的所属。它是包含宇宙一切的，无所不在的意识场。它是完美的光，合一和爱。那是我们的来处和归属。一永远存在，过去，曾经和未来。

源头是完美，完整和完全的。完美和完整意味着一切都是有意创造的，

然而，偶然之中，在神圣目的之外，出现了一种潜在的对立：主要异常。主要异常是随机出现的，他的存在没有任何目的。这就是负面的起源。源头与主要异常这两股强有力的势力之间形成的张力创造了宇宙万物。

起初，有一些存有想要去理解并解决主要异常，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自由意志与主要异常的沟通，邪恶就偶然的发生。这个实验完全地改变了这些存有，而那樣的震动创造了黑暗。突发事件和错误在宇宙中是可能发生的，因为宇宙并不是纯粹的一，它只是一的映射，而这个映射也不是完全准确的，因为它包含着主要异常，因此一并不是这个宇宙国度中无所不能的存在!

在创世体系之中，存在着各种动荡的可能，而自由意志决定着什么将会被显化出来。当自由意志被主要异常淹没，失去与源头的连接，从而乾坤颠倒，本末倒置的时候，邪恶就应运而生了。

世间被分为不同的层级，在最低层级中，如物质层，以太层

和星光层，存在着最多的主要异常和黑暗。而在更高的层级中却少得多。所有的存有都是在最高层维度被创造的，他们之后一个个的沉降到低维的世界形成实体。

在创世之初，各个星际种族们并没有足够的意识去参与到主要异常的危险之中，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源头把自己的部分投射到主要异常之中，为了去理解它进而疗愈它。这些被投射出去的神圣火花就是我们，我们这些灵魂。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把造物主所有的部分和面向全部带回神圣的目的之中，回归合一的状态。

### 阿颂斯

阿颂斯伸手留恋地抚摸着地中海上白色的浪花，他抬头望向天际线，眼睛定视在了一艘骄傲前行的航船上。

一丝渴望再次从他的心中升起，他总是羡慕那些水手和海员们，羡慕他们无拘无束的人生。他总是想象着那些人们脱离世俗的生活，出海，享受着远离尘世的自由，用各种各样的经历填充每一份即时的快乐。

但是阿颂斯却被牵绊住了，他还十分年轻，快 19 岁了，在他父亲的身边当着一名渔夫。在他母亲去世之后，阿颂斯不得不和父亲一起工作，否则他们将面临穷困潦倒的生活。

打渔是很简单的工作，相对容易却极靠天时。好在他们总是能够捕到一些吃的，得以好好过活的。所以他们过着一种悠闲平和的生活。

但尽管这样，阿颂斯却期望着更多，很多，很多。他从儿时开始，就极其渴望获得知识，但是由于年少繁忙的工作，他没有时间满足这样的愿望。他想要研究心理学，写诗，想要通过书籍成为一名真知的大师。

然而，他却日益发觉，他就像那些每天被捕到的鱼儿那样，被越来越束缚住了。他的父亲肯定是希望他留在身边，过着渔夫的生活。即使他们现在已经累积了足够的财富去稳定地度日，他的父亲还是不想他离开，因为只有他们在一起，才能过上舒坦的日子。阿颂斯因为想忠于父亲，所以选择顺从。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阿颂斯的生活却未能给他带来任何实质的满足。

今天，随着春季第一天的到来，新的渔季也开始了，阿颂斯跟随父亲和其他渔民打算再次出海。他把渔船向前推了几米，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推入海中，他露出一截身子，在海边跟前来的海浪嬉戏了起来，玩儿的人入了迷。

突然，一股很强的浪花使劲儿撞上了他的双腿，顺着溅湿了他的整个上身，然后随着浪花缓缓退回去的那一瞬间，似乎有什么东西激了他一下。



突然他脑海里闪过了一个未来的画面，大概是 3，4 天后的自己，还呆在父亲的身边，仍然一副渔夫的样子。他似乎已经对现实屈服了，然后开始日复一日冷漠地生活。只是等待时间过去，等待一个时机，一个真正的机会，能开始真正的生活。

他感觉似乎有一股急流从灵魂深入涌出，让他无法自控这种急切的愿望，他必须得赶紧行动。

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想象，要他数年，甚至是一辈子都以自己讨厌的生活度日，当未来回顾这一生时，只能记起无尽的错误和遗憾。这所有的一切都让他体会着从未有过的恐惧，他越发升起了一股就此改变的冲动。

他必须脱离这永无止境的循环，他必须赶紧走入一个不同的境地，就是现在！

因此阿颂斯，丢弃了他的渔网了船，疯狂地从闪亮的海中冲出来，朝家里跑去。而他的父亲和惊呆了的渔夫伙伴们则在后面不断地喊着他的名字。



阿颂斯并不在意他们，因为他已经选择了新生。所以那些渔夫们已经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他甚至都没有听到他们渐渐微弱的声音，他选择彻底无视他们的存在。

一段新的人生正在眼前并且它已经拉开帷幕了。

他还在奔跑着，朝着新的自己，新的生活和一个新的黎明。

\* \* \*

当阿颂斯有些漫无目的地到达了邻镇的小广场时，他还沉浸在斩获新生的欣喜之中。他注意到了一驾马车正要去往小岛的首都。他打开了自己的背包，里面充满了他匆忙收拾的各种必需品，他拿出了几枚钱币付了车费，然后毫无迟疑地爬上了车顶。

小马车晃晃悠悠地载着这个疲惫的男孩儿前行，他不顾前路的未知，此时异常淡定。沿途他欣赏着连绵的群山，劳动中的人们，旅行的商客和克里特岛繁忙的生活。

当他注视着周遭的一切，他突然意识到，不管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冒险会带来怎样的意外，他永远都不能让此刻这热烈灵动的感受再次熄灭，这值得他付出所有。并且最重要的是，他已经做了一个能够指引一生的决定。

当他们抵达一个港口的时候，马车停下来准备休整一下。突然感受一种愉悦的指引，阿颂斯下了马车，打算留在这里了。这个港口每天都有几十艘行船停靠在这里，所以这里充满了远方的外国人和各类的货物。但不幸的是，这里还不时聚集着一大群乞丐和失业的人们，他们守在港口上，期待着不管怎样能够讨到一

些多余的食物。

阿颂斯租了一个小房间，睡了一小会儿，然后就出门沿着港口的街道逛了起来，道两边充满了小贩的摊位。就在他正在买食物的时候，突然一阵有力的马蹄声冲进了他的耳朵，他看到了一位漂亮又美妙的女人骑着一匹奔驰的马快速地向他这边冲来。随着那匹马越过了前方的一个木桶向街尾跑去，她美丽的金发从发髻里面散了下来。周围的人群赶紧给她让路，大家都被吓呆了，在后面好奇地注视着她们。

几秒钟之后，两名骑着马的男人从停船的方向冲了出来，他们以疯狂的速度无疑是在追赶那个女人。他们穿着雅典军人的制服，这在克里特岛也是众人皆能辨识出来的。

“难道她是逃犯吗？”阿颂斯自己想着。

就在这个女人离阿颂斯几英尺远的时候，她快速地向后看了一眼她的追逐者，然后更使劲儿地抽打着缰绳，想要强迫她的马更快地前进。

阿颂斯突然对这个女人产生了一丝怜悯，他感觉他需要帮助她，尽管不知道她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被追赶的。他已经决定要出手相助了，然后他本能地把钱袋子里至少一半的钱币扔到了那个骑马女人与两名追逐者中间的路上。

一看到钱，尖叫的人群就像发了疯一样，尤其是那些乞丐们，眨眼间他们就都聚在了那里，雀跃地捡拾着珍贵的钱币。阿颂斯的计划奏效了，拥挤的人群阻断了两名雅典骑手的前路，他们不

得不赶紧停下，甚至都没来得及提前拉停他们的马。

金发的女人看到了这一切，他注意到了阿颂斯的注视，他正朝一个狭窄的十字路口点了点头，说“这边来！”

那个女人停顿了一小下，思考着接下来要做什么。她是否可以相信这个陌生人？最后她还是骑着马跟上了阿颂斯，对方已经消失在了小巷里。当他们在巷子的中间相遇的时候，阿颂斯停了下来，拽住了那个外国女人的缰绳。

“我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她骄傲地说道。阿颂斯迅速就注意到了她雅致的说话方式和更加迷人的美貌。

“哪一个对你更重要，你的马还是不被抓到？我能把你藏起来，但是马不行。”阿颂斯小心翼翼地提议，眼睛盯着街尾，查探着追赶者们的踪迹，但显然他们俩还没有脱离窘境。

一听到这没有预料到的协助，她就露出了一个灿烂的微笑，整个脸都亮了起来。

“请帮我藏起来吧！马不重要的，我可以把她放走。”她赶紧利索地跳下了马，使劲儿拍了马屁股一下，那匹马就奔向了港口的方向。

“那就来这边吧”阿颂斯说，指着 he 临时居所的方向，那儿离这儿也就几个路口的距离。他们一起跑过了几条街道，然后进入了一栋建筑，阿颂斯早些时候在这里订了一间过夜的房间。他们小心地溜上了楼梯，到达了顶层一间阳台朝着大海的房间，阿颂斯迅速地锁上了身后的门。

他们安全了。至少他们暂时那么认为。可能有一分钟的时间，他们俩就那么安静地呆着，一动不动地听着外面是否有骑手们靠近的声音，但是只有一片完美的寂静。

那个外国女人松了口气，他们俩都深呼吸了几下来放松情绪。然后阿颂斯走到了水壶边，倒了两杯水。

“你想来点儿水么？”他礼貌地问。

“好”她带着自信的语气回答道，她似乎很信任阿颂斯。他对自己的现状还是挺满意的，即使由于刚刚的举动，他的财富削减了不少，但是在这陌生的地界能认识一个朋友还是很好的。

那个女人努力地想保持优雅缓慢地把水喝掉，但是她饮水的速度还是掩盖不住她已经口渴很久的事实了。喝完水，她又向阿颂斯道了次谢。

“真的很感谢你在港口那里的帮忙，当然还有提供给我避难的地方”她一边说着一边走到了这狭小房间的床边坐了下来，后背靠在了墙上。

阿颂斯倚靠着阳台的栏杆，喝了一口水回答道：“没关系”

过了一会儿，她若有所思地探问道：“但是我想知道……你到底为什么要帮我呢？”他注意到了她想知道答案的急切眼神。

阿颂斯轻轻地笑了起来，起初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确切的答案，然后他又想到帮助别人竟然还需要一个动机，这是多么好笑啊。但是他还是整理了一下思路，给出了一个此时此刻最合理的最好的解释。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叫阿颂斯，我大概也算个逃跑者吧。因为我做了个决定，打算离开旧的生活，开启新生。就在昨天，我想我做的所有的顺应本心的事和好玩儿的事就已经大过了我之前的一生。我开始渐渐地意识到，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期待的生活，而现在我终于攒够了勇气去踏入未知的人生了……当然了，我现在太激动，太兴奋了，我只是跟随直觉行事。”

那个女人好奇地听着阿颂斯的话，然后安静地开口了。

“那好，阿颂斯，我相信我们现在是宿命的伙伴了。我是埃西亚，遇见你真的是很好的一次命运转折啊。我真的几乎没遇见过你这样的人啊。”埃西亚一边夸赞着他一边伸出了一只手，阿颂斯也友好的握了上去。

“我从雅典来，而且真的很有趣，我离开家的原因跟你差不多，只是更复杂一点儿。你应该知道的，雅典是一个……全是疯子的城市。大城市的人们全都疯透了。”埃西亚翻着白眼儿说着，然后喝了一口水继续道：“我的家非常富有，基本上我从出生开始就戴着金子做的绳索，至少他们一直努力地让我戴上。让我这么说吧，只要是我干的都是正在时兴的，我就可以做任何事儿。

但是对我来说却不值得。我真心跟你说，阿颂斯，跳舞才是我真正在意的事儿。那是我的生命。我知道那是我最大的天赋，而且我不会为了雅典精英们的时髦生活放弃了它，那是我无法认同的人生。”

随着埃西亚掷地有声地说完了最后一句话，她激昂的情绪似



乎还得缓和一下。

“哇哦！我相信你一定跳的超级棒。你知道，我从来都没离开过克里特岛”阿颂斯若有所思的说。

“别离开这里太久，阿颂斯，这是一座神圣的小岛，相信我。”这个瑞典女孩儿跟他眨了眨眼，然后继续道：“所以我找到了一个好机会就成功逃上了一艘船，然后贿赂船长让他闭嘴，但是我那个有钱妈妈的手下遍布各地”埃西亚摇了摇头，然后紧张地笑了笑之后看向窗外，最后说道：“但是他们是带不走我的，相信我，我的朋友！”

就在埃西亚说话的时候，阿颂斯越来越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勇敢又可爱的女孩儿迷住了。她简直太惹人爱，太迷人了。

“埃西亚，你那么美丽，那么聪明。他们是那么显眼，你肯定经常听到很多夸赞。但是除此之外，我眼中的你是真的很勇敢，勇敢的成为你自己。”

埃西亚看着阿颂斯，好像听到了什么值得深思的东西，她手指轻抚着嘴唇，然后露出了一个感激的微笑。然后突然换了个语气说道：“哦，我刚想起来，我还得还你的钱呢！”她正说着，赶紧翻起了里面的口袋。

“别找啦，埃西亚，没有多少……”然而一瞥到埃西亚手上的金币，他突然停下了，他从来都没见过金子的。

“不，阿颂斯，我也就能做这么多了。请你接受吧，就当做我对你的感谢。”然后她把那些金币放在了他的手上，他们的双

手握在一起了一会儿。

“那谢谢你”阿颂斯诚恳的接受了，然后把这些陡然收获财富妥善收了起来。

“阿颂斯？”埃西亚碰了碰他的胳膊又问了起来。

“嗯？”阿颂斯应道，感受着这轻微触碰带来的愉悦。

“我知道你已经为我做了很多了，但是……我在这里过夜可不可以呢？”埃西亚的声音异常温柔和亲密，还有她专注的表情也让阿颂斯越来越深陷其中。她甚至自始至终都没有看一眼房间的任何陈设，就那么完全的看着阿颂斯。

“我真的很想在一个无私的男人的庇护之下，呆的更久一点儿，然后再赶路。”

阿颂斯的心毫无疑问的跳的越来越快。他跟这个动人的埃西亚的连接是那么强烈，以至于他知道她会提出这样的请求的。他内在的声音也告诉他埃西亚也感觉到了这种连接。当他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他就知道他们的命运会交缠在一起。

“当然可以了，埃西亚。你想呆多久就呆多久。能够跟一位优雅的舞者共处一室，是我最大的荣幸。我今天似乎是得到了女神的眷顾。”阿颂斯顽皮的笑着谄媚了她一下。

埃西亚带着一个大大的微笑接受了他的奉承，然后作为回应站了起来，优雅的把迷人的双手举过了头顶。

“那么，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善良的阿颂斯，请让我跳一支特别的舞作为回报吧，只为你，献上我的千言万语。”

\* \* \*

第二天，当阿颂斯和埃西亚分开之后，他打算前往米诺斯学院。由于距离不远，他就选择步行，而且路上还可以观察众人不同的生活。他依旧赞叹着周围的景色和特色的建筑，而且竟然还自己探到了几处很新鲜的地界。

他在海滩边的一条小道上缓缓散着步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位画家，他正默默地画着什么。他周围的画作布满了浓厚斑斓的色彩，那肯定都是他的创作。

还带着一丝冒险的兴奋劲儿，而且这种状态已经成为了他的日常，阿颂斯被这个黑色卷发的画家和他有趣的画吸引了。跟与埃西亚相遇的情境一样，他跟随了自己的本心，小心地靠近了这个陌生男人。

这个比他矮了一点儿的男人显然没有注意到他的出现，还不懈地在面前的画布上忙碌着，上面绘着一艘在广阔海面上前行的航船。

他其余作品上画着自然景观或供奉众神的庙宇，都比大众的用色更为灵动；整体渲染着紫罗兰和金色的腔调。除此之外，阿颂斯也注意到，他的作品里经常出现神话人物的形象。

当他又往前走了一步之后，他发现一个大天使正在一幅画中注视着他，那天使一只手拿着一本书，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个喇叭。那闪亮描绘的细节，那无暇的金色的裸体，还有那诗意的美感都使阿颂斯迷醉了。

“太美了！”他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这句称赞就那么从嘴里溜了出来。

这是第一次那个画家发现了他的存在，他回头转向他，咧嘴笑了起来。

那画家一双绿色的眼睛十分独特又引人注目，因为它们散发着一股让人无法逃脱的温暖。它们闪耀着绿宝石样的光芒和阿颂斯从未见识过的热爱。他似乎拥有一个感性又温和的灵魂，让人们最初就感觉他不可能沾染这世上任何的残酷。他就是那样的无害和纯真。

“我很高兴你能喜欢，如果这幅画触动了你，并且这一幅是你第一眼就最钟意的，那它就是你看待自己内在之美的方式”这个男人善意的解释着。

阿颂斯感觉到了一丝尴尬，因为他不知道刚才那些话的意思。那画家看着他，等待着他的回应，但是阿颂斯只能轻轻地笑了笑然后问道：“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可能说的不太对”那个拥有宝石一样眼睛的男人指着那些画继续道，“但是我想，在心灵的最深处，我们就是我们最急切追寻的东西，是我们最渴望的和一直以来搜寻的。如果你第一眼就感受到了与这个天使的连接，那么你肯定是在搜寻着这样的一种存在，它就在某个地方。但我确信的是，你在找寻它，是因为你早就在某处结识过它。那么，你觉得呢？”这个陌生的画家张开了双臂，带着好奇的眼神问道。

阿颂斯愉快地笑了起来，开始想象这个有趣的理论，然后他又走近了那个天使一点儿，用手指顺畅地抚摸着一小块画框。那个画家的话充满了善意，实际上还有一点儿夸赞，他感觉自己的脸都红了一小下。

他轻轻地回复道，就像一个刚刚接受了夸奖的小孩儿一样。

“那也是可能的。”

那个画家带着欣赏甚至是满足的表情放下了他右手的画笔，然后把胳膊伸向了阿颂斯。

“我是阿卡若斯。”

阿颂斯抓起了阿卡若斯的手，攥了一下，他们的手掌就握在了一起。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他的手劲儿可比阿颂斯想象的大多了。

然后他友好地回应。

“阿颂斯”

阿卡若斯对他露牙微笑了起来，然后说道：“很高兴认识你”，带着额外的友善，然后把自己的手伸了回去。

阿颂斯不瞎，他能看到他们俩之间的吸引力，他感受到了阿卡若斯亲切的接近，还有他言语中的含义。

他发现自己想再握一会儿他的手。被心中蔓延的愉悦感受激励着，他又开始跟阿卡若斯发问：

“那么，这些画为它们的作者诉说着什么呢？”然后他就无辜地把双手交叉地背在了身后。



阿卡若斯一听到这个巧妙的问题，就幽默地咳嗽了起来，然后他把头歪向一边，又看了看他的画，之后，自从他们开始谈话以来第一次的，他表现出了一丝不确定，然后他害羞地回答：

“可能我想为大家创造一面镜子去发掘他们自己。”

阿卡若斯斜眼看着阿颂斯，带着疑问地，等待着对方的确认。他的眼睛就像闪亮的宝石一样，阿颂斯怎么也看不够。

阿颂斯往前倾了倾身子，他没有经历过多的思考，因为他想让他们俩个的交流在这种顺其自然的沟通之中能够发掘出更多，然后悠闲而又真心地说：

“那如果从画中看到的让你不舒服会怎样呢？”阿颂斯笑着恶作剧似的问，他感觉跟这个小可爱的关系更近了一层，这个比他矮了一头的小画家。

现在，似乎是阿卡若斯渐渐地靠了过来，他轻轻地抚摸着自己的胡茬，眼睛在阿颂斯身上停留了很长时间，然后回答道。

“然而，这真的不是当前我在意的事儿。”

沉默，呼吸的声音，阿卡若斯的眼睛。

他们俩已经挨得那么近以至于有些事情将要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这一刻的感受太明显了，阿颂斯刚把头向阿卡若斯靠近了一点儿点儿，一阵刺耳的噪音就打断了他们。两人都朝海上看去，一艘航船正慢慢行驶过来，刚才就是它鸣笛打算靠岸了。

那奇妙的瞬间彻底过去了，他们开始大笑起来。阿卡若斯摆弄着他的画笔，而阿颂斯则看着地面，踢起了脚边的一颗鹅卵石。

就是现在他才注意到阿卡若斯的鞋，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他的凉鞋，已经破的不成样子了。发现了这一点之后，他环视了一圈又看到了一些快用光了的颜料，过旧的画笔，还有一些虽然破旧却还坚持使用着的物件。阿卡若斯即使不是个绝对的穷人，肯定也是十分拮据的。

当然了，他并不想表明这个新的发现，所以他极力想要找个新话题。但是一看到阿卡若斯的眼睛，一想到那里面所有清澈的想法。

阿颂斯迅速就做了个决定，然后转向了那幅天使的画。他假装再一次研究了起来，其实就是想再等一会儿，然后说道：“不管怎样，这幅画是真的美啊。你真是个厉害的画家，阿卡若斯！我要买下它。”

但是阿卡若斯赶紧用手抓住了画框，前一秒阿颂斯还在用手抚摸着那里。他拒绝道：

“不！请收下它吧，我送你当礼物。”小画家说着，信任地点了点头。

但是阿颂斯是真的很想帮他，他已经伸手去拿埃西亚之前给他的金币了。

“来吧，别这样，你肯定画的很辛苦，你值得的，因为它是如此的……”

但是阿卡若斯抓住了阿颂斯的双手，又露出了之前那种热诚而单纯的笑容。

“求你啦，我坚持送给你。”

然后阿卡若斯又在他的脑海里印下了一个深深满足的表情，这让阿颂斯突然意识到，没有人能够拒绝这样一个温柔的请求。阿卡若斯缓慢而巧妙地把双手从阿颂斯的手掌里抽了出来，然后抚过他的腹部，胸口，最后搭在了他的双肩，然后在他的嘴边耳语道。

“至少这样你就欠了我的人情，你可以以后再来谢我，到时我们就能再见面了。”他一边说着，一边轻点着阿颂斯的双肩，脸上带着神秘而清朗的微笑，然后对着他眨了眨眼。

“那，好吧”阿颂斯回答道，然后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在这热烈的氛围之下，他不知道都憋了多久了。他心里决定，以后一定会再见这个特别的小画家。这个充满魅力的，初见就把他迷住的家伙。

阿颂斯拿起了大天使的画像，跟画家告了别，就继续前往了米诺斯学院。阿卡若斯又转过头忙活起了他的画，他可能不会想到，阿颂斯回头又看了看他，心里想着：为什么第一次见面的这个人看起来对自己是那么的重要，似乎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给他这样的感受。

\*\*\*

阿颂斯对米诺斯学院的初次拜访显然不是最后一次；现在他已经 23 岁了。他每天都去米诺斯图书馆，然后让自己沉浸在书的海洋里。虽然他每天阅读的书籍，尤其是里面隐藏的知识十分有趣和珍贵，然而当他抬头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他还是会忍不住地回顾起那一刻。

他生于克里特岛沿岸的一个小渔村，他的母亲早年病逝，因此他与父亲一起当了一段时间渔民，因为不像当时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他额外地恐惧战争和暴力。

随着渐渐成年，他意识到克里特岛上大多数的人都是快乐的，因为那时是和平年代，而且当地平和的生活喜好和传统填补了安静炎热的生活。大海也为人们带来了快乐和宁静。

除却这一切，他总是会感觉到一股内心的指引，朝着一个更高的目标。他甚至自己都无法解释的清，为什么他的心总是向往着更富有含义的知识，为什么他总是渴望去体验更重要的命运。终于，在 19 岁的时候，他逃离了打渔的旧生活，开启了新生。

他的渴望是想要满足自己对于知识的追求，所以他决定前往米诺斯学院，就是在这段旅途中，他遇到了埃西亚。第二天与阿卡若斯相逢。他们两个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在后来的某个炎热的夜晚，当他呆在学院旁的一个旅馆内时，他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副画面，这场经历又颠倒了他的人生。他不知道自己当时是睡着了还是醒着，或者是被传送到了一个介于现实和虚幻的狭窄世界。

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外星球的生活，他看到了天堂般的文明，飞行的星舰，耀眼的建筑。那些场景使他想起了希腊众神的形象，然而却又不尽相同。

那景象突然转换，然后盖亚星球就出现在了眼前。他感觉这就是他生活的那颗星球，然而那上面却似乎拥有着一整套的奇特科技，并且一层网络覆盖在上面，这一切都让他意外地惊讶。稍后，一系列的战争和黑暗形象出现了，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了这个星球实际上是被一个灰色的网格隔离开的牢笼。

稍后，他突然看到了希腊，然后是克里特岛，然后又俯视着看到了自己，但却不是他平日里的样子。他闪闪发着光，拥有着一副颤动而闪耀的天使外貌。一个充满着爱意，又十分和善的声音跟他说了三声：“米诺斯图书馆，米诺斯图书馆，米诺斯图书馆”随后阿颂斯突然就醒来了，他浑身热汗，心跳加速。

有那么几分钟，他感觉自己处于一种精神迷乱的状态，他的身体似乎还纠缠在另一个世界，他的脑子还没有彻底回到这里。他甚至都感觉不到自己还呆在地球上，因为周遭的一切都是那么模糊，宛如流体。

就是在那次，跟随着这个清醒梦的指引，他放弃了米诺斯学院，最后去了米诺斯大图书馆。

他知道，这才是他真正的使命；他不用解开那个梦的谜团，或者明晰自己的人生课题，他就是能感觉到。他知道，不像那些在希腊正日益盛行的唯物观点那样，这个宇宙中还有众神，女神，



还有比人类更具力量的光明和黑暗势力。而地球，其实正处于一个监狱的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就在四年前的今天，他抵达了米诺斯文化的摇篮，开启了图书馆的学习历程。按他的逻辑来看，如果他走上了追寻真理的道路，命运的丝线将会自己解开这些谜团。

在米诺斯文明之中，他开始注意到某些新奇的文化，它们与希腊本土的主流文化是很不相同的。那些文化十分推崇女神崇拜，关于自由地表达性行为，也激起了一些新的风俗。由于这些文化的崛起，这里诞生了很多妓院和寺庙，随之也出现了一批与性爱相关的神圣女祭司。



这些经过特殊训练的女祭司，配合着一些其他的手段，疗愈着那些经历过持续的战役，忍受着暴力带来的恐惧的战士们。

这个观念更加注重温和的女性特质的表达，还有自由的，毫无束缚的性体验。但是，随着越来越多新的概念，传统和创意逐渐显现，它们似乎与彼此之间还是没有很集中的关联，还是有某些东西丧失着。

阿颂斯翻了一页，但是当他注意到自己根本没在认真看书的时候，他打算进一步研究一下他过去经历的同步性。

当他发现了一本叫作《女神抄本》的古老书稿时，他已经过了好几个月的图书管理员的生活了。即使这似乎是一个已经被遗忘了的分支，书中的记载也丧失了很多要义，它仍旧描绘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强劲的真理，这是阿颂斯在其他记录里没有找到过的。

在仔细研读了“秘闻”那章的各个章节之后，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向他的老师求助。而他的老师，图书馆馆长普瑞普斯，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说：“我希望我没有看错你”，然后自豪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在这样的一场小意外之后，普瑞普斯有半年的时间不愿意提及跟女神奥秘有关的事情。但是他却开始给阿颂斯设置了一系列精神，心理和其他方面的考验，为了测试他的耐力和恒心。在通过了所有的这些测试之后，他的老师终于开始慢慢地进入正题了。

一天的清晨，普瑞普斯带着阿颂斯到了图书馆下面的一间密室，里面充满了大量的珍贵物件，珠宝，书籍和画作。这些物品

似乎都来自于一个失落的文明。密室中心摆放着一尊迷人的女性雕像，她的双手举过了头顶，身边被闪耀的水晶环绕。

不久，他又遇到了八个米诺斯人，有五个男人，三个女人。阿颂斯从他们的穿着中认出，他们是米诺斯文化中很重要的角色，但此时此刻他才知道，这些人其实属于一个古老的社团。这个社团宣誓维护永恒的圣光，保持人们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平衡，并且保护这世上神圣女神的临在。

因此那天早上，阿颂斯第一次经历了女神的奥秘，那不仅向他开启了前所未有的丰富体验和能量感受，还向他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星球和她的居民实际上一直被执政官的黑暗势力奴役了上千年。而有趣的是，希腊神话中对于这个隐秘的事实的确给出了一些提点和暗示。

这个神秘社团的任务和秘辛旨在如何让初始的这群人们能够接近宇宙的天堂之境，在他们的觉知中去了解太阳系外的世界，并且在日常中保持那种和谐的状态。在他们深深地熟知了这项体验，并且安全地根植内心之后，这群履行使命的人们要把它传承到盖娅星球上的每一个角落，以任何的形式和样貌，以求达到最深的影响力。

这次觉醒体验之后，阿颂斯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亲切感，就像回到了真的家乡。他带着极大的满足感了解到，其实他是被眷顾的，不管怎样，他似乎走上了一条曾经就已经追逐过的道路。

然而，经历了长久的训练，最伟大奇迹出现了。在度过了很多的考验和启发之后，阿颂斯可以做到清醒地与地球监狱外的光体存有沟通了。这是一项几乎每一个社团成员都会拥有的技能，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一样，成功地建立起一座如此坚实可靠的信息桥梁。

阿颂斯在自己的意识场中，试图探索这种特殊的连接的时候，感受到了身边一个巨大的天使存有，他介绍自己是赫耳墨斯，然后请求带着自己神圣的临在和智慧，进入阿颂斯的身体。

赫耳墨斯很高兴能够建立这样一种链接，因为光明势力为了等待这样一个机会，已经很久了，而现在终于实现了。他们可以通过阿颂斯传递重要的讯息，智慧和光密码给地球上的人们。这一切就是为了传播治愈的力量和真实的女神临在，因为那能量足以创造无条件的平和。

那之后，阿颂斯就成为了一条连接天地的真实通道，当赫耳墨斯的天使临在降临他的意识的时候，他开始作为一座丰盛之桥接收古老的秘闻和知识。

在这期间，阿颂斯创作了一系列描述女神奥秘的完整著作。而某些时候，那些智慧是以口述的形式通过阿颂斯传递下来的，社团的成员们也都妥善的记录了下来。多亏了这样的历程，在几年之内，女神奥秘和光的教导都被刷新，拓展并且升级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阿颂斯终于惊讶地了解到，他一直以来都是那样的天使般的灵性导师，就像赫耳墨斯和那些扬升了的存有有一样。他们和一直都准备辅佐以建议，指导和积极的爱的能量。不仅仅是给他，而是给任何人。他们永远为人类服务，提供着灵感，或者在某些时候，付出更明确的贡献。他像众人一样，之前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然而，如果一个人有意识地呼请他们并与他们连接，这些充满爱的存有们会给予每个人最大限度指导。

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克里特-米诺斯文化的碎片都开始被女神的温柔转化了。人们和当地的能量都发生了大大的改变，和平的氛围也渐渐增强了。那种战乱的，原始的，让人们习以为常的，无聊重复的文化习俗开始被一种更加觉知的生活方式所取代。

神圣两性结合的教义也就是神圣婚礼，以及内在静默和个人灵感的重心，还有在圣光之中的冥想活动一起共享着黄金时代。

阿颂斯回到了现实，微笑而满足地看着米诺斯图书馆，这个融汇着知识，发展和进步的典范，不仅仅因为他也为之付出了很多，更是因为这里已经成为了他真正的家。一个他自己选择的家，而不是那个原生的家，因此，这里显得更加重要。

他活在自己的人生意义中，去传播善意，智慧和发展。他真的可以称自己是快乐的，他的人生也完整而平衡。社团中的成员彼此支撑，实在像是一个真正的大家庭。



阿颂斯一步一步地完善着自己的黑暗面，改进着自己的错误。在女神奥秘的协同之下，他一直得以保持平衡的状态，而且多亏了他的努力和恒心，他为自己创建了一种日益完美的生活实相。除此之外，两位新晋的成员：艾西亚和阿卡若斯，他的两位爱人，也为他带来了极大的幸福。

艾西亚是一位热情似火的雅典女孩儿，她来自一个富有的大臣之家，然而却看透了大城市的堕落幻境，随即离家，逃往了克里特岛。在这里，她通过自己挚爱的舞蹈，最精致的舞姿，在一座女神神庙里成为了一位神圣的性祭祀。

一段时间之后，没有人能够忽略这位缪斯用舞蹈所表现出的独特，除此之外，由于她精神上的纯洁和善良，使她迅速被纳入了社团。启示礼之后，她献上了一支超脱尘世的舞蹈，随后便成为了阿颂斯的爱人。

她的舞步好似来自其他的维度，使观者目眩和惊叹。影色飞扬，倩影灵动，每一次旋转都给世界显化一阵崇敬的美妙，她就是魅力和性感的化身，一位舞之女神。

另一边呢，阿卡若斯是一位被阿颂斯注意到的，贫穷的米诺斯画家和街头歌者。他的画作能够激起一股强烈的吸引力，他自己创作的歌曲充满了清新的希望和温暖的接纳感，字里行间流动着同理之心。

除此之外，其实是阿卡若斯那双闪耀着光芒的绿色的眼睛，让阿颂斯像被一股吸力牵引着一样，决定初见的时候就要去搭

讷。言语之间，阿卡若斯迷人的纯洁让他彻底沦陷了，所以他邀请这位帅气的画家去了他的居所，随后迅速坠入了爱河。

阿卡若斯迷人的样貌和创造力超越了阿颂斯遇到过的所有男人，他阳刚健壮，但同时又温柔而深情，他个子不高却是个勇敢的冒险家，这一切使他成为了阿颂斯的挚友和伴侣。

随着他们渐渐融入社团这个安静的大集体，他们发现各自的渴望竟然也巧合地撞击在了一起，他们知道自己就是彼此的归属。阿卡若斯缓慢脱掉了阿颂斯的上衣，抚摸着他的心口。他的眼中总是有着一种宝石般闪亮的热情，他的吻也是如此甜蜜，他们的结合就是一场真正的满足。他们的肉体融合在一起，成为了合一的存在；他们的激情如暴风一样涡旋在地中海上，他们在彼此之中体验着自己，他们终于成为了完整的一个。

他们经常在收到社团的任务之后，一起去海上冒险；他们两个几乎总是乘着一艘小航船，驶向遥远的天际。他们拥抱着彼此，横跨海洋，让风把他们的爱带往了世界各地。

对于阿颂斯来说，请求社团让阿卡若斯入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而且他也很快就那么做了。

正如社团在内部所认可的那样，他们推崇性能量的自由流动，所以由于艾西亚性祭司的专职，还有阿卡若斯单纯接受的天性，他们三人之间的恋爱关系一直是彼此和谐的。

现在，阿颂斯正想着艾西亚和阿卡若斯。当他想起那些跟所爱之人度过的甜蜜时刻的时候，优雅，平和和感激的情绪瞬间充

满了他的心脏，那些美妙的感受在他的体内纠缠翻涌，就像甜美的圣果一样使他感觉清爽美妙。

他带着愉悦的心情，走到了图书馆的窗前，看着窗外阳光耀眼的世界。那是一个小广场一样的院子，有美丽的喷泉，灌木，还有一些大理石凳子。一小群人正在凳子旁边安静地交谈着，两个女祭司正走去水井那里打算喝些水，偶尔也会有商人经过这里。广场上的一切都是那么平静祥和，让周围充满了满足的气氛。

阿颂斯完美的心情被一个惶恐叫喊着的人突然之间打破了，他横冲直撞着，阿颂斯立马就认出了他，那是菲亚托斯，图书馆的员工。随后是他的口中急切叫喊的话让阿颂斯的心瞬间停止了。

“外国士兵已经袭击了大女神庙！他们毫无差别地杀着人，破坏着，他们已经冲向这里了，他们朝图书馆来了！”

“不……”阿颂斯浑身僵硬地小声说道，他在努力思考者刚才听到的话，似乎那是根本不可能发生也不能想象的事情。

社团其实早就意识到，黑暗势力可能会发动一场攻击。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临近那些更加暴力的文化可能会采取行动，侵略性地抵抗米诺斯的女神崇拜。但当它实实在在发生的时候，他还是感觉到震惊，失落和不可思议。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

在那么多年里，暴力似乎只是一件遥远的事情，只在海外猖獗，没有沾染平和温馨的米诺斯分毫。所以这消息不仅扰乱了阿颂斯，还有周围所有人的内心。

女神庙——艾西亚！”他突然意识到了可怕的事实，赶紧快速跑下了楼梯，用尽全力跑向了神庙。当他拼命地跑出院子之后，他突然想起了另一件让他绝望的事情，阿卡若斯今天早上去了市中心，他可能现在也已经身陷险境了。

随着慢慢地接近了神庙的外墙，阿颂斯看到的景象和闻到的浓烟，都让他血液凝滞了，那一声声惨叫，更是冲击着他的神经。他走得越来越近了，流着血的，遭受了强奸半裸着的女祭司的尸体，她们衣衫不整，原本的丝绸裙衫被扯碎扔在了地上、草坪上和图书馆的楼梯上。

“发生了什么？怎么会这样？！！”

他无法理解也无法彻底相信这遍布在眼前的极端残忍。

但他还是强自振作起来，离开了大屠杀的现场。他奔跑着，直到听到了一个让自己立刻感到温暖的声音，希望回来了。

“阿颂斯！”

是阿卡若斯，他从一尊大雕像后面走了出来，赶紧拉起了阿颂斯把他拽到了躲避的地方。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感受着彼此的心跳，阿颂斯感觉到阿卡若斯的眼泪流了下来，落在了自己的肩上。

“感谢老天你没事！”阿卡若斯紧紧地拥抱着他说。

“感谢你也没事，我的爱阿卡若斯”阿颂斯耳语着，慢慢离开了阿卡若斯的怀抱，然后深深地凝视着那双熟悉的眼睛。

“艾西亚呢？”阿颂斯突然反应过来问道，心中闪过一丝希望，但是他突然又意识到他们还没有脱离险境，得赶紧躲起来。

“社团一收到即将遭受攻击的消息，就派我和菲亚托斯去通知神庙里的每一个人，但是太晚了，菲亚托斯又赶紧赶回去给图书馆报信儿。而且那些外境士兵是从两个不同的海岸登陆的，我们现在只知道其中的一个。这一切简直.....太残忍了，他们怎么可以.....”阿卡若斯已经喘不上气了，但是他就着沉重的呼吸打算继续说下去。他摇了摇头，感觉脑子清醒多了“但是阿颂斯，我觉得艾西亚会逃脱的，我知道会的。社团还掌控着西海港，他们的计划是让大家都从那里逃离，前往凯普赛里岛。”

虽然眼前的形势让人绝望，阿卡若斯还是依旧保持着坚定和果决。

“神庙已经陷落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挽救那些最珍贵的奥秘和图书馆的珍藏，然后我们就逃去港口。”他马上就理清了思路。当听到士兵们渐进的喊声时，他再一次抓起阿颂斯的手，然后风一样的往图书馆跑去。奔跑的路上，阿卡若斯说如果他们及时赶回了图书馆，就得赶紧带着所救的珍藏，乘小船从开若托斯河驶往港口。

整段路上，阿颂斯都一直在仰慕着阿卡若斯的沉着，因为他自己是一直处于一种彻底震惊和恐惧的状态的。他知道自己是无法独自应对这样的状况的，他真的很感激阿卡若斯能呆在他的身边，当他的家园，生活和整个世界都毁于一旦的时候。



当他们穿过隐秘的森林小道的时候，摧毁的声音和景象，那些大火和侵略的呐喊从远处慢慢靠近了过来。

当他们走进了图书馆的院子，阿颂斯终于欣喜地发现，社团中的一些成员和一些女祭司已经成功逃脱了，他们匆忙带着物品、书籍和充满了女神奥秘的卷轴逃离了，那些可是他们发誓用一生守护的智慧啊。虽然那些知识已经深深扎根在了他们的心里，但是让它们一直保持着书籍和图画的状态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们需要在这个星球上一直流传下去。

“波尼亚！”阿颂斯和阿卡若斯看到了一位身边的女祭司，兴奋地一起喊道，而对方见到他们俩，也是一样的高兴。

“阿卡若斯！阿颂斯！”她喊着他们的名字，用手掌抚摸着他们的脸颊。“谢天谢地！快过来帮帮我！咱们得赶紧！”她优雅的手指向了密道的入口。

“艾西亚呢？”阿颂斯紧紧盯着波尼亚的眼睛，带着绝望的语气问道。

“艾西亚还活着，她刚刚去了图书馆下面的密室，去拿水晶了。”那个女祭司确定地答道，让阿颂斯和阿卡若斯放松地露出了笑脸，随后两人也赶紧跑向了密室。由于他俩过于急切的心情，他们狠狠地撞上了又一位女祭司，那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挚爱，艾西亚。

艾西亚依旧夺目一般的美丽，一举一动都让人无法忘怀。她迷人的脸庞在看到他们俩之后，忽然震了一下，然后就立刻闪耀了起来。

“感谢我的女神，你们都没事！”她一下子跳进了他们的怀抱，声音还回荡在狭窄的楼梯间。她把柔软的身子热情地挤进了他们的怀里，亲吻着他们的脸颊。在经历了片刻的感动之后，她接近命令地说道：“我真的很感激你们俩都好好的，但是现在逃命才是头等大事！让我们加紧吧！”然后她提起了一袋子水晶，跑上了楼梯，根本没考虑让这两个强壮的男人帮忙。

“你怎么逃回来的？”阿卡若斯追在艾西亚的后面问着。

“就在袭击之前，我突然有了一种特别不好的预感。我认为那是一种暗示，就决定去图书馆找阿颂斯，”艾西亚匆忙上着楼梯，声音已经变得含糊不清了。

“我们也去神庙找你了，”阿颂斯激动地说着，听了这句话，这位女祭司暖暖地朝他笑了一下。

“我知道，我感觉到了，就在神庙被.....诶呀，快来吧！”一提到“神庙”这个词，她就赶紧压制住了心里升起的痛苦感受，然后催促着那两个人。

最后他们走到了楼梯的顶部，也就是通往院子的出口，在那里阿颂斯看到一个人影突然出现了，挡住了外面透过来的光，然后在眨眼之间，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看到一道光伴着一个闪亮的银色物件从阿西亚的后背插了出来。

那一系列场景荒诞而又不真实。那把剑，穿过了水晶的袋子，捅破的窟窿，让几十颗水晶缓慢掉落，叮叮当当滚下了楼梯；接着刺穿了艾西亚柔软的身体，在缕缕阳光中闪耀着淌着血的光。

怎么会有人情愿去伤害如此纯洁美好的躯体？怎么会一个善良温柔的灵魂会一下子瞬间就枯萎？

阿颂斯惊的无法动弹了，他的心崩溃了。但是他呆楞的状态马上就被阿卡若斯迅速的反应激醒了。即使他是一个最温顺的人，他此刻也勇敢地抓起了墙上的火把，直愣愣地扔到了那个士兵的脸上。那个人撞倒在地，双手想要去捂住那些已经被火烧坏了的皮肤，痛苦地嚎叫着。阿颂斯终于缓过神来，他抱起了大量失血已经昏厥的艾西亚，而阿卡若斯捡起了那个还装着众多珍藏的棕色袋子，两人疯狂地朝开若托斯河跑去，那个唯一还留有一丝希望的地方。

他们经过了好多昔日好友的尸体，他们一个个都毫无生气地躺在那里。而幸运的是，大多数的士兵，顺着嘈杂的声音，正在图书馆里忙碌劫杀着，所以没有人注意到逃往河岸的两个人。河岸边只剩下了他们本该乘的那艘小船，而其他六艘已经不见了。

希望社团里剩下的人们都已经顺利逃脱了。

“坚持住，艾西亚！别担心，我们能治好你的！”阿卡若斯温柔地耳语着。他们把爱人的身体放进了船里，朝着西边的港口划了起来，但是艾西亚，她似乎就要挺不住了。

“如果你走了，要知道我们有多在乎你，多爱你。你是我们的妹妹，来自光的妹妹，我们下一世还会再相见的，为了正义再次并肩战斗，我们的连接就是永恒。”

艾西亚似乎也攒够了最后的力气，她吸了一口气，微微睁开了眼睛，那美丽的，精致的嘴唇缓慢轻声道：“要记得.....我们的使命。在每一个.....有爱的.....时刻.....我都会.....在那里.....陪着你.....女神想要.....和平.....和平.....必将到来。”

艾西亚精致的嘴唇咧开了一个小小的，纯真的微笑，然后就闭上了眼睛。

阿颂斯失声痛哭了起来，他把头放在了艾西亚虚弱的腹部，就这样保持着最后的联系，爱人的身体依旧温热，他就这样呆了一会儿。然后阿卡若斯慢慢地靠了过来，他搂住了他的肩膀，亲昵的充满爱意的拥抱着他，他用纯洁的吻抹掉了阿颂斯脸上的泪水。

这就是他们一路航行，去往别处，传递光，知识，女神圣爱的由来了。

\*\*\*

半年后，阿颂斯和阿卡若斯跟社团里的其他成员，正坐在一个白色的石柱大厅里，从地中海传来的清新又熟悉的气息围绕他们的四周。阳光深深地照耀着这个小岛上的柱廊，今天这里就要开启一座新的女神圣庙了。阿颂斯看着外面闪耀的海面，白色的浪花，就这样沉浸在了愉悦之中，他的心又再一次获得了宁静。

他向右边看了看，一双永远充满希望的眼睛正温暖地对他笑着。阿卡若斯抚摸着他的胳膊，朝他点了点头，然后靠近了一些。阿颂斯看到自己深深地印入了他的眼睛，两个人就这样享受着此刻的美好。他的新家，这座海，还有阿卡若斯.....他知道世间就只有另外一件事能让他更加幸福了。

就当他想到这儿的时候，圣庙入口的门纱被撩起来了，是开启仪式开始了，十二位女祭司随后性感优雅地出现了。在她们的中间，一位美丽的雅典女祭司，艾西亚，正朝着阿颂斯，阿卡若斯还有众人笑着。阿颂斯的眼睛里闪着满足的光，当前的幸福啊。不管他看向哪里，他都感到愉悦，因为他们三个，阿颂斯，阿卡若斯，艾西亚。舞蹈开始了。

是女神重生了!



勒娜娜在三角圣殿的展示

||

邪恶初始，是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几个非常强大的大天



使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们想要把意识断绝与源头的连接，因此就利用非常先进的科技做了一个实验。他们把自己的意识投射到了主要异常之中，主要异常是偶然发生的，合一意识的对立面。

但是他们马上就后悔作出了这样的行为，因为他们与源头切断了连接，也就失去了与自己灵魂的连接。第一批黑暗势力由此诞生了，就从这些天使之中，邪恶与黑暗也相随出现。

这些堕落天使成为了恶魔，我们现在叫他们执政官。起初他们想要回到原来的样子，但是已经不可能了。他们想从其他人那里寻求帮助，但是却导致更多的人被黑暗感染。

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事件发生的那么突然，以至于银河文明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因为与自己的灵魂失去了联系，这些执政官们变得极其疯狂，他们开始攻击其他的存有，星球和种族。他们扭曲的内心使他们陷入了绝望的体验，因此才有如此恶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创造了一整个完全被奴役的种族，还发明了一系列的先进科技，去进一步在宇宙的星球中传播负面能量和混乱。

就在这时，正面的文明建立了银河联盟，他们来自多个星系，致力于保护宇宙和其中的物种免受黑暗势力的侵害，还有使黑暗势力和主要异常再一次转化成光。

因此银河联盟开始解放那些被黑暗势力占领的地区。有一些被黑暗沾染的存有们能够被彻底治愈，并且重新与源头的光建

立了连接。然而还是有一些模糊的物种，他们需要被运送去银河中央太阳，在那里他们会被电子火焰分解成基本元素，完全删除之前的所有存在，然后从最底层，开始一个灵魂存有的崭新进化。

如果黑暗势力没有一直以来利用残忍的手段拿人质相要挟，这样的状况早就已经被解决了。他们利用这样的手段，经常会绑架一个星球甚至是整个太阳系的人们作为人质。他们入侵一个星球，然后扭曲，侵蚀，全面掌控那里众生的意识，包括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一切就绪之后，他们就会威胁光明势力，如果他们试图接近行星上的人们为了解决这样的状况，他们就会让那里的人们遭受痛苦，甚至是大屠杀。由于宇宙中任何一个正面的种族都十分在意其他人的安危，银河联盟就无法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解放那些星系，去清除那里的黑暗。

这就是宇宙中的那些隔离区是如何形成的了。那些黑暗势力或多或少的，在毫无干扰的状态下，实施着他们邪恶的计划，用科技和武力压榨着那些可怜的人们。除此之外，他们还阻挡了所有人们与源头圣光的连接。

因此，银河之爱的能量就无法抵达那些地区，一个封闭的充满熵的体系就这样产生了，整个环境变得了无生气。这创造了非常黑暗的现实，而由于考虑到人质的状况，银河联盟的各个小组也必须非常缓慢地进行着解救任务。

解决之道就是从内部实施一场强有力的解放行动，从那些被压制的人们之中，去唤醒他们失去的记忆，让他们了解真正的事实，了解光的真相和黑暗的存在，因此，我们就可以从两面合围那些黑暗势力。

你们要知道，除了人质的问题之外，另一个使解放还没有突破进展的原因是，行星上被控制的人们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洗脑、压迫和能量阻塞。

首先，执政官们掌控了轮回体系，并且不断地哄骗甚至是胁迫灵魂们，一次次沉降到他们所控制的行星的物质层。每一次出生，灵魂们都会同意忘记曾经所有的人生经历，而且因为被植入了一颗以太水晶，他们的记忆也与曾经的人生隔断了。

此外，投胎之前的灵魂还会被植入另外两颗植入物，一颗位于前庭的额叶上，由旋转的电浆能量提供能量，并且持续地投射这样的信息：个体是与源头、合一隔绝开的，也就是俗称的上帝。由于这颗植入物的存在，一个人与高我的连接就被扰乱了，结果就是，人们会不清楚自己的人生目的，自己是谁，到底什么是对的，该做什么，灵魂的使命是什么？因此这些人们就会变得极其容易操控。

第二颗植入物位于肚脐的附近，负责违背自然地切断性和爱的能量连接。这使得人们变得情绪极度失常，并且极端的倾向于过分地只追求性或者爱。但是不管倾向于哪一面，在性爱合一之前，他们得到的也只能是空虚和悲伤。结果人们就变得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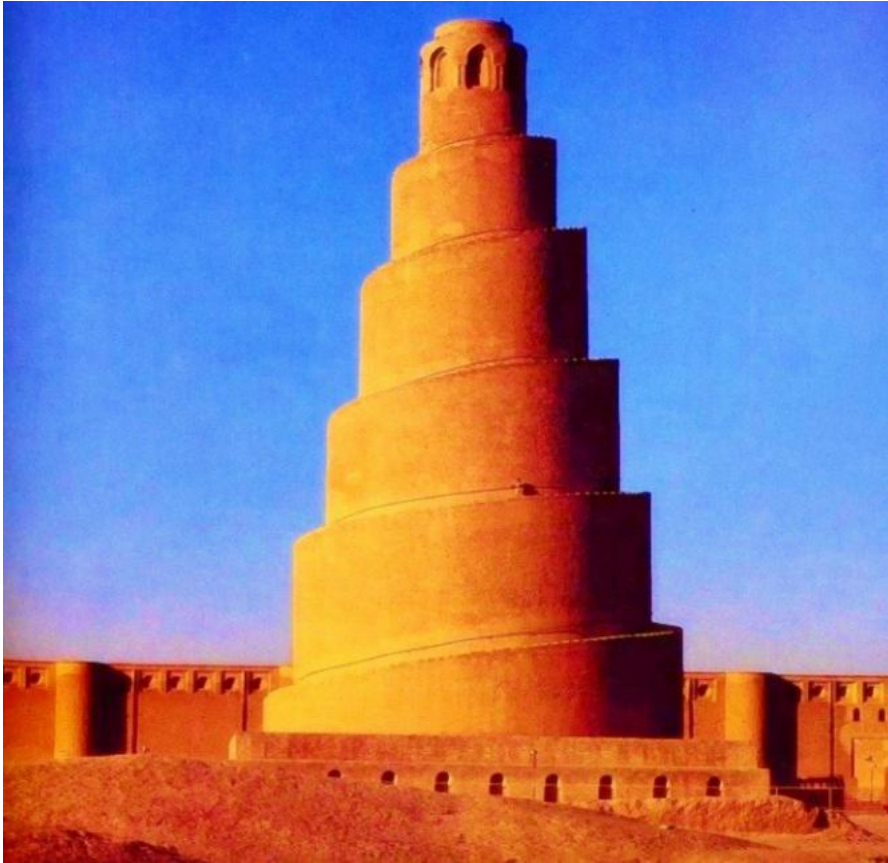
绪不满，具有侵略性，或偶尔被动麻木。以上这些就是你能完全掌控一个人类的方式了。

## 祖拉姆

就像是一个神秘的梦境，萨迈拉之城安静地坐落在沙漠之中。它的音色光和所有的姿态都融入了风卷的沙圈之中，然而它依旧安详，就像面对着无数星沙般的面对着这个城中流沙的世界。

戴着斗篷的祖拉姆不动声色地等待着，他藏身在一个小石墙后，等待着最佳的行动时机。他海蓝色的眼睛正通过一个小孔，仔细地注视着螺旋宣礼塔。这个宣礼塔被视为一栋引人注目的建筑杰作，以及这个城市的明珠。祖拉姆向上看去，塔顶燃烧着的火把映出了两个人影。如果祖拉姆安静行事的话，门口的守卫似乎不需要花费他什么力气。

他在藏身处又等了一小会儿，之后果决地握住了剑把，检查了一下东西是否都在，然后如猫般敏捷地越过了墙，悄无声息地溜上了宣礼塔，他的背影迅捷到模糊。随着他一圈圈上升地越来越高，他头顶的星空变成了一幅炫目的魔幻图景。当他向上奔跑的时候，他也在欣赏着渐渐从高处显露的城市，那些充满异域风情的泥楼和曲线。而宣礼塔的另一边，是一片壮丽的沙漠，无尽的沙丘延伸到了遥远的天际。祖拉姆发现这次他发现了一个好地方，如果在取得了宣礼塔中的物品之后，他不需要尽快消失的话，他甚至想要在这里呆上一会儿。



他的这个计划开始于三天之前，当他跟着一个商队穿越沙漠的时候，听说这个极其丰盛的萨迈拉之城中有有一个宣礼塔，塔中一直保管着古老的宗教制品和珍宝，为了保存这城的和神的荣耀。但是哪一个神呢？

祖拉姆对宗教和神都不感兴趣。他从小开始，就只对冒险和金子感兴趣，因为只有那些能带给他沙漠中的舒适生活。当年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使他和家人们远走他乡，而另一场战争又使他们与彼此分离，自此再无音讯。他确定他们已经都不在了。

从那天开始，凭借着他的灵巧，狡猾，和聪明劲儿，他发现如果一个人能够聪明地聆听那些街头巷尾流传的古老传说，然后努力地去寻找那些故事中的古墓和宗教废墟，肯定会收获颇丰。他从来都不以此为耻，相反地，他觉得对此感觉到羞耻是



一件虚伪的事儿。因为死人怎么去享受金子呢，至少那些金子能让他开心啊，这难道不公平么？

因此祖拉姆的人生一直都是是一场未完的行程，没有终点，只是一场猎宝之行，永远的冒险。有时候，他也会遭遇混乱的打斗，但是他总有办法逃脱，而且他也因此学会了战斗的技巧。那个他常年混迹的沙漠变成了他的家。

现在，随着离塔顶越来越近，他不再偷偷摸摸了，而是迅速前进。因为他认为与其从背后偷袭，给守卫一个惊喜的突击可能更有效果。他已经提前准备了一个紫色的小袋子，里面装着在市场里买的特殊粉末，会遇火发出刺眼的火光。他一到塔顶，守卫就生气地朝他大呼小叫，他随即把闪耀的粉末扔到了守卫临近的一个火把里，宣礼塔上马上就燃起了一团刺眼的火光。有那么一会儿，守卫都没反应过来那火是从哪里来的。其中的一个守卫根据记忆朝着祖拉姆冲了过去，但是火光之中不可避免地失足跌下了宣礼塔。

祖拉姆趁着刺目的火光跳到了另一个守卫的面前，用剑尖放倒了他。那光芒和淡淡的烟雾味已经慢慢散尽了，祖拉姆环视了一圈，露出了一个成功的笑容。他从守卫腰间拿起了钥匙，然后踏入了精致的入口，上面画着小小的枝叉样的装饰和复杂的文字。

他检视了一下这个黑漆漆的房间，只有一丝温和的月光从一扇小窗里照射进来，他发现这里完全不是他所期待的样子。他

已经进入了宣礼塔内部，在一个小小的金棕色的房间里，看起来像一个圣坛。但是除了四处搁置的一些宗教遗物之外，他没有发现任何战利品的迹象。

“天哪！”祖拉姆自言自语道。他点起一个小蜡烛，“好吧，这些可养不起我。算了，让我看看神给我留了什么吧。”话音刚落，他往圣坛的中心又走了一步，这时候在那些旧书、小雕像和其他小物件之间，他突然注意到了一个乍眼的金色沙漏。但是当他伸手想要拿过来仔细看看的时候，一阵轻柔的呼吸声刺透了这里的安静。

祖拉姆直直地看向了门口，他害怕自己已经被发现了，还得面对一批新的守卫。那是那里却没有有人，然后一个神秘的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谁在那儿？你是谁？”

祖拉姆本能地转向了那个映照着月光的小窗子，那里有一个罩着帘子的地方，声音就是从那儿来的。他快步走了过去，撩起了帘子，发现了一个戴着面纱的陌生女人，她穿着白色和天蓝相间的长袍，用链条被拴在墙上。

“哇哦！你怎么能跑到这里头了？”祖拉姆大笑着问道，他根本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剧情。

那个女人倒吸了一口气，栗色的眼睛眯了起来，有一会儿都没有说话。她好好地审视了一圈祖拉姆然后才回答：

“我叫阿诗缇。我来自东方，一个遥远的国度，我是一名女祭司。”

“真的吗？那怎么一个东方的女祭司会沦落到一个充满了遗物的宣礼塔里呢？嗯？”他的嘲讽语气远远多过了好奇。

“你们好客的国家没法接受我没有一个男性看管者，所以我一到萨迈拉就被捕了”戴着面纱的女祭司语带挑衅地解释道“那你谁呢？”

“好吧，首先，这不是我的国家，第二，我是谁并不重要，因为我们根本不会聊下去，再见了，女祭司！”祖拉姆迅速地回答了她的问題，然后把帘子放了回去。

他迅速地又靠近了本来的目标，那个看起来很值钱的金色沙漏。他轻轻地把它拿了起来，赏心悦目地看了看，然后连同其他任何看起来贵重的东西一起，扔进了一个小包里。

“等等！求你了陌生人，把我放了吧！”他又听到了那个戴面纱女人的声音。

“我本来就不应该被拴在这儿的，我什么错事都没有做啊；我就是经过了萨迈拉，请你相信我。”

“我想你可能忘记解释了一个重要的小细节，你怎么能被放在这么一个特别的小监牢里呢”祖拉姆对着帘子说道，同时快速地分析着拿什么能既轻便又值钱，“不是每一个犯法者都能享受这样的特权.....景色独特”

“我是一位和平女祭司。你肯定听说过东方信奉阿纳西塔女神吧，在这里叫艾娜娜或者艾斯塔，”那个女人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

“艾斯塔的侍从？”祖拉姆语气惊叹，“所以你是那种女祭司喽？真难怪你会被抓起来。在这里听到的你们的传闻都奇怪极了，所以还是不要这么公开地提及你自己的身份了。”

“我们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我们只是以一种已经被遗忘了的古老方式在传播着和平和智慧，以女神的形象。问题不在于我们，问题是人们惧怕新鲜事物，即使那些改变可以解放他们，”女祭司在帘子后面奋力解释着。

“是的，是的，女祭司。和平，平衡，和谐，那些漂亮话。我已经从那些宗教领袖的嘴里听够了这些话，他们顶着和平，净化的名义，把城市都烧成了灰烬。我想我还是自己找寻我的平安吧。”祖拉姆讽刺地说着，一边用手挑衅地捅着面前的帘子，然后再次把它撩开了，那个叫阿诗缇的女祭司就又露了出来。“比如这个美丽的金雕像，就可以给我带来三周的平和，我可以呆在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浴场，吃喝玩乐。”他骄傲地笑了起来。

那个女祭司瞥了一眼他的包裹，然后在他放下帘子之前，赶紧使劲儿地探过来身子，又开始努力地祈求。

“求你了！让我们做个交易吧。如果你想要真的宝藏的话，这里真的不算什么。其实我是来西方找一个叫白色峡谷的古老废墟之城的。由于匪盗猖獗，和沙尘暴的气候，少有人敢去找寻那里。在那城中有一个独特的塔，里面有你一生都遇不到的珍贵之物。我答应你，如果你放了我，我就带你去那儿！”

在那女孩儿的脸上，他只能看到祈求的双眼闪着坚毅和童稚般纯真的光。祖拉姆现在才发现，那个女孩儿的眼睛竟充满了魅力，他突然想看看面纱下面的脸。

他慢慢地走近了那女孩儿，然后迅雷不及掩耳地摘下了她垂在脸上的面纱。

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耀眼的美人儿，有着克里奥人淡棕色的肌肤和深邃的双眼。她祈求着他的拯救，请求着他的怜悯。

“求你了！”她再一次小声请求着，这次不再是之前那种纯真的声音，而是爱人间午夜耳语般的，细腻的，热情的。

祖拉姆的脸上浮起了微笑，宝藏引起了他的兴趣，因为反正他也要离开萨迈拉的，而且下一次的战利品还没有什么头绪。而且这个女孩儿也渐渐开始吸引他了，即使她骗了他，他也没有什么损失。况且解救她，也算是善举一件。

“好吧，小祭司，一言为定。”祖拉姆宣布，然后一剑劈开了她的锁链。

阿诗缇先是被那震动惊了一下，然后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你要带我去找到那份美妙的宝藏，然后作为回报，你会重获自由。如果你骗了我，我就会揭发你的身份，然后你就得重回监禁。”祖拉姆带着坏笑宣布。“而且，你不要戴面纱了，如果咱们俩要呆在一起，我还是想要看见伙伴的脸的，你知道的，女祭司，一个人的脸可是能够显露很多呢。”他又加了一句话，然后对瘪着嘴的女祭司抛了个媚眼儿。



阿诗缇眼眸闪烁了一下，然后脸色变换，奇怪的是，她有一会儿都没有应声，就那么直直地凝视着祖拉姆的眼睛。祖拉姆发现她这样直视一个陌生人那么久，是真的是很诱惑。最后带着一个让人晕眩的微笑，她说：“我知道了。”

说完她就对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保持着那个姿势吟唱道：“感谢您的解救，我们已经有了约定，我会带领您，找到那宝藏”然后，她再次抬起了头。

现在祖拉姆已经十分确定，他无疑结交了一个十分特别的女人，未来可能还会持续带给他惊喜。

“那好，阿诗缇女祭司，如果你同意的话，让我们先出……”他转头，拿起包裹就往出口走去。

“等一等，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是谁呢。”她朝他伸出手提醒道。

“我叫祖拉姆”他回头“知道这么多就够了”

然后他们就溜出了宣礼塔顶，走入了黑夜。

\*\*\*

第二天，两人已经横穿沙漠，在酷热中前行了。在炙热的阳光之下，他们缓慢地朝着那个神秘的白色峡谷行进着，想要找到那个废墟之城。跟他们同行的还有一头驴子，是祖拉姆早上买的，驴子侧面的袋子里装着金子，食物和水。



祖拉姆悠闲地跟沉默的女祭司说起了话：

“那么女祭司.....跟我说说.....跟我说说你自己吧。反正路程还长呢，就当娱乐吧。”

阿诗缇，本来低头盯着沙子走着，这时露出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微笑。

“你想知道什么呢？”

祖拉姆吸了一口气。

“比如，可以先说说你是怎么成为女祭司的？我想不是每个女孩儿都梦想当女祭司的吧。”

“为什么不能，你觉得我的女祭司生活是什么样的？”阿诗缇反问道。

“不太清楚，可能充满了祷告，一堆祈请和规则吧。哦对了，还有限制。可能马上就让人感觉无聊了。另一方面，如果你出来进入这个世界中去体验，可能会有一千个奇迹在等着你去发现。就在一个小寺庙里困于四壁，实在是很局限。”祖拉姆抬

头看着阿诗缇小声说着。

“这一点我同意，祖拉姆”阿诗缇小心翼翼地说，“但是我的经历告诉我，而且也请你相信，如果你向内搜寻你的灵魂，你可能会发现比这大千世界之中更加多的奇迹。”

祖拉姆耸了耸肩。

“我不了解女祭司，这些是我听一个一生只关注内在，远离了世俗世界的女人说的。”

她看起来生了气，似乎被冒犯了。

“别拿那些当地苦行僧的言论来糊弄我，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活着。如果你知道我当年加入的社团是多么充满生气和贴近尘世，你可能会惊讶透了。”

祖拉姆依旧用着他那调侃又俏皮的语气。

“这么我就知道啦！那你的社团就跟其他的完全不一样了。你的信仰是一个能带来圣光的全新的信念。传递着和平和爱的力量。但不幸的是，你们不是第一个喊着这个口号的了。”

阿诗缇平静地观察着祖拉姆，并没有对这样的嘲讽给出预期的反应。

“你应该相信我，阿诗缇女祭司，那就是想要在世界上作出一些改变，需要的是强劲的行动力，金钱和人脉。不幸的是，向内看，说着那些革新的话，追求灵性是远远不够的。”他说完了自己的想法，期待着她的反应。

“是，你说的没错。想要改变这个世界，行动力是必要的，

但一切的初始却是在内里。行动力总是被隐形的内在力量引领着的。”她回答完了，这一次，换她等待对方的反应了。

祖拉姆沉默了一会儿，思考着什么，然后若有所思地询问：“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内在力量引领着你去宣誓成为女祭司呢？你为什么要走上这样的一条道路？你还没有回答我呢。难道是你儿时的一种召唤么？”

“也可以那么说，”她仔细地看向了沙漠天空中远方的海市蜃楼，“当我还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想要把自己的一生都用来实现某些目的。去保存圣物和这世上的美好。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更简单的答案的话，因为我生在一个祭司种姓的家庭。”

祖拉姆立马就戏剧化地拍了下手。

“什么？甚至都不是你自己选择的这一切！我都不知道咱们在谈论什么了，如果你生来就是要成为一个女祭司的，那就跟你的自由意愿毫无关系了，”祖拉姆想要再表达一些什么，但是阿诗缇突然打断了他。

“不，有关系，真的，我虽然生在社团里，但是我可以在任何一步放弃，也可以作出任何决定而离开。但是我还是自己决定要它为它贡献我的一生。”

“好吧.....我懂了，”祖拉姆后退了一下，挠着脑袋，“但是听我说女祭司，一生真的很长啊，你难道不担心你许诺的太早了么？万一你想换一种人生，突然想要追求些别的东西呢？”

“一生就是永恒中的一瞬间而已，而每一个瞬间就是一个永

恒的静止体验。在见证了那么多的神奇之后，很多事情对我已经失去了吸引力。”阿诗缇解释着，把头从天空再次转向了祖拉姆，“因此很多其他的事情也就不可置信地变得更重要了。”

祖拉姆听到这个答案笑了起来。

“哦对啊，我都忘了，你们女祭司就会说谜语，不好好给别人答案。即使你说你跟普通的那些不一样。”他又开始取笑阿诗缇了。

阿诗缇发现她现在是没法继续保持一本正经了。

“为什么呢，你不相信奇迹么，祖拉姆，你这个墓室袭兵”她问他，幽默地晃着头。

祖拉姆听到她至今为止的第一个笑话，顿时笑翻了。

“嘿！你为什么觉得我还会去盗墓呢？”祖拉姆装作被冒犯的样子。

“只是看过你在宣礼塔的所作所为之后的一个推断而已，反正我确定对你来说，盗墓也不会给你的良心带来更大的负担，”阿诗缇轻松地评价着，“所以我想毁坏寺庙和抢劫尸体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

“抢劫尸体？好吧，我谢谢你，”他继续道“我只拿一些特殊的遗物，艺术品，被遗忘的金子，我那么做也没伤害谁。”

“我想，萨迈拉宣礼塔顶的某个守卫可不会同意你这话的。”她笑了起来。

“哎呀，女祭司，别装单纯了。你也知道那些神话之外的世



界到底是怎样的。如果十年前，在我的家人们去世之后，我没有去往一个坟墓花费三天寻找一个圣杯，我早就已经饿死了。人生就是那样的，每个人都在尽力活下去，每一天都充满了不测和危险。不管你是谁，你住在哪里，安全感都是一种幻想而已。”

阿诗缇安静地端详起了祖拉姆的脸，看了很长时间之后，让祖拉姆都感觉到烦了，因为他感觉她正在试图看透他的内心。

“奇迹嘛.....我还真的从来没见识过，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经历过很多神奇体验的。比如说离我们最近的一站，就是绿洲边的一个落脚点，有一个妓院，那里的姑娘每天都奇妙极了。”

阿诗缇听完对他翻了个白眼儿。

“原来这就是你的感受，我知道了，难道就没有什么是你真正信仰和为之生存的吗？”

祖拉姆深深地吸了一口沙漠中的风。

“我只为及时行乐，过好这一天，我为生活本身的欢愉而生。我只信仰我自己，当然了还有我的梦想。”

“你的梦想？”阿诗缇来了兴趣。

“看！那儿！就是那个方向！”祖拉姆向东边指去，“我小时候妈妈告诉我，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美的让人窒息的海。我这一生都没见过海，她说那就像是流动着的光蔓延到天际。她总是跟我说，在我如此熟悉的沙漠中，就只是生存而已，而大海才是生活。大海就是我未来想去的地方，如果我可以攒够路

费的话。这就是我的梦想之一了。”

阿诗缇深深地注视着他，然后温柔地说：

“我很了解大海的，祖拉姆，我就来自一个水的国度，那儿比你想象的还遥远。但是你要小心啊，一旦你见过了大海，可能就永远都不想离开了。”

女祭司的话使祖拉姆开启了一种神秘的联想。再一次的，他感到这个异域女孩儿是十分不同于当地的女祭司的。

阿诗缇又继续刚才的话：“等我们到了那个塔，我会向你展示一个奇迹，祖拉姆，我说得不是财宝。”然后她闭上了眼睛，嘴里念叨着什么，祖拉姆既听不清也不明缘由，她稍微躲开了一点儿，暗示这场交谈已经结束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开始安静地上路了。

剩下的行程，他们几乎没有说话。太阳似乎都要落山了，天上漫开了红橙色的光。当他们到达商旅的歇脚点时，绿洲中甘冽的水使他们终于又焕发了活力。

祖拉姆给驴子喂水的时候，阿诗缇正去市场上要买些食物。广场上充满了商贩们急速地说话声，叫喊声，到处都有街头艺术家演奏着，有无数种香料的气味蔓延开来，然后在各处交融在一起。时间慢慢过去，四处变得越来越安静。人群也渐渐消失了，当祖拉姆回到约定的汇合地点时，也就是主广场，那里的安静氛围刚刚好。

他决定安心地坐在井边的树荫底下，听听动静。几乎是同一

时间的，他那个异域的同伴，阿诗缇，也从一条小街道里提着满满一袋子食物欢快地走回来了。她在祖拉姆的身边坐下，拿出一小块布铺在了两人之间的地上，然后放上了午饭的食物，有干果，蔬菜，扁面包还有一点儿红酒。他们开始安静而满足地吃了起来，随着周围的居民和商旅慢慢离开了，这里变得更加的寂静。

祖拉姆本能地感觉到这里有什么不对劲，看了一眼阿诗缇之后他发现，她也同样感觉到，一个城能如此快速地安静下来，实在是诡异。

“女祭司……”祖拉姆缓慢地小声说，警惕地看着四周，然后从地上站了起来。

“怎么了，祖拉姆？”

“我们快走！”

阿诗缇先是皱起了眉头，然后看了看四周之后点了点头。

就在阿诗缇站起来的那一刻，一支火箭威胁地朝祖拉姆的头射了过去。他凭着灵活的身手，躲了过去，那支箭就落在了临近的摊位上，把那里点燃了。

阿诗缇也迅速地躲过了射向她的十几支箭尖，它们大多数都掉进了那口井里，或者射在了他们刚刚遮阳的大树上。

祖拉姆快速地看了看四周，评估了一下他们攻击者的情况。有三个形貌不清，穿着棕色斗篷的人正在靠近他们，其中的一个正接连不断地射着箭，另外两个手里拿着近战武器，准

备结束了他们的性命，眼中闪烁着杀气。

祖拉姆赶紧从剑鞘里抽出了剑，直接迎上了那三个陌生的武士。同时阿诗缇也站了起来，捡起了他们相对重要的物品，然后躲回了井后，等待着时机跑出去。祖拉姆跟他右手边的陌生人斗在了一起，对方正一边粗暴地攻击着他一边呻吟着，努力地想要砍掉祖拉姆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祖拉姆朝他们喊着，狠狠地击中了他的对手，让他跌在了地上。武士们没有回答，仍旧继续着攻击。一个人朝阿诗缇扔出了一枚匕首，被祖拉姆用剑挡开了，他随后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枚类似的匕首，朝对方的脖子撇了过去。

这时，起风了，刮的越来越大越来越狂。阿诗缇朝沙漠的方向看了看，发现远方出现了一个旋转着的漏斗，是沙尘暴要来了。

祖拉姆剩下的最后一个敌人，那个弓箭手，是最大的挑战。祖拉姆一靠近他，就被一支箭刺中了手臂，受了轻伤。但是他就近抓住了那人的胳膊，用自己的头撞上了对方的头，然后朝他的肚子踹了一脚，对方就彻底的倒地失去了意识。

“阿诗缇？”他迅速朝身后看去。阿诗缇显然没有受伤，她还站在井后保持着防御的姿势，她的一只手放在了裙子里面，祖拉姆虽然感觉很奇怪，但是也什么都没有问。

“我很好”女人确定地说着然后看向了祖拉姆身后的某

个地方。

“快，我们还是赶紧--”他还没说完，就看见阿诗缇意外地睁大了眼睛，叫喊道：

“祖拉姆！他们来了！更多的人！”她朝祖拉姆身后挥着手。

从阿诗缇手指着的方向，也是他们前行的出口，几十个样貌凶恶的，戴着兜帽的武士凭空出现了。里面还混杂着雇佣兵和额外的弓箭手，一群人直直地朝他们冲了过来。

“难怪这里马上就变得像荒废了一样”祖拉姆心里想着。当地人肯定收到了消息，知道马上就要爆发一场冲突，所以都赶紧躲开了。祖拉姆想赶紧抓起阿诗缇逃到某个地方去，但此时回头找寻的时候才发现，阿诗缇已经不见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秒钟以前那个女祭司还在这里，就在那个井边，现在她却消失了。

“阿诗缇？”他呼唤着他的女同伴，向四周看着，找寻着，但是什么回应也没有。

“漂亮”他说道，他终于反应过来了，阿诗缇不见了，他的金子也没戏了，事实上这一切都太可疑了。这场突袭对阿诗缇来说真是一个好机会，这样她就可以趁乱逃走，不用再帮祖拉姆完成他们的约定了。她又自由了。真的太可疑了。

别无选择的祖拉姆开始环视了起了周围的环境。他知道自己根本没办法对抗那么一大群人，即使他需要穿过他们才能



出城，逃入沙漠里，继续前往他的目的地。

两支凌厉的箭再次出现了，一支钉在了他的脚边，另一支飞过了他的头顶。他朝上看了看，他是没办法从这个狭窄的小街道逃生的，因为太容易被围堵了，所以爬上屋顶可能是一个好办法。

他迅速地爬上了一个摊位上的小天蓬，从那里顺着一个小高的窗子跳过了一条绳子，然后就到了一个房顶上。他一落脚就赶紧往旁边跑去，然后爬上了一个更高的建筑。从那个高处，他看到远方一场巨大的棕色沙尘暴马上就要到来了。

这可能是他唯一逃脱的机会了，但是逃出了刺客们的围堵可能也意味着另一场死亡灾难的降临。他向下看了看，发现他的敌人们已经到达了广场，并且气势汹汹地朝他冲了过来。

但是突然一阵马匹狂奔的撞击声冲进了他的耳朵，他看到一个女人坐在一驾马车上从一条街上驶进了主广场。

他不敢相信，但那是阿诗缇。那个穿着国旗的天蓝白相间的女祭司，绝看不出是之前那个让祖拉姆一整天都在走神的，沉静，平和，天真的女孩儿了。

阿诗缇让马儿们慢了下来，然后急切地找寻四周，大声地一遍遍喊着他的名字：“祖拉姆！祖拉姆！”她还得小心躲闪着，因为那些弓箭手刺客们已经瞄准了她，而立刻就有一束火箭射向了车轮和马车的两边。

祖拉姆，不再等待了，他快步从一个屋子的屋顶跳到了

另一个屋顶，然后大跳了两下之后，他已经到了离阿诗缇的马车最近的那个房子，然后内心雀跃地，他朝马车跳了过去。一个大大的撞击之下，他落在了移动着的马车上。阿诗缇赶紧回头，起初是带着害怕，在认出了她的乘客之后，表情立马放松了下来。

“祖拉姆，真棒！”

“阿诗缇，你到底在干什么？”

“拿着！”阿诗缇朝他喊着，把缰绳递给了他，让他控制着马，然后自己钻回了车里。祖拉姆在前头一坐定，就发现趁着他俩交谈的时候，车速已经慢了下来，三个杀手已经爬上了马车的后面。

他马上抽紧了缰绳，狠狠地抽了一鞭子，马车立马朝着落脚点的出口飞驰了过去，把沙尘暴和追赶的武士都甩在了后面。

随后他看向了后面，这时他看到了让他最吃惊的画面，阿诗缇把裙子拽紧拉短，让自己变得行动更灵活起来。她不知从哪儿抽出来一套奇怪的三尖匕首，随后用这些匕首朝着敌人迅速，精准地刺了过去。

那三个敌人朝她威胁地探了探身子，有两个似乎都够到了她，但是阿诗缇一跃而起，踢中了其中一人的脖子，又隐隐一挥手，割断了另一个人的喉咙。然后顺势又起，开始跟最后一个杀手搏斗了起来。祖拉姆的下巴都惊掉了。

“这到底是谁啊？”他忍不住地想。

然而，他得赶紧转过去看着行驶的方向。这时风沙四散，太阳又如往常一样炙烤着一切。他们还没到城门，就听到四面八方传来武士们威胁的叫喊，这群不顾生死的杀手肯定是被某个有钱人雇来的。

两个骑手已经追上了马车，分别在这驾木马车的两边狂奔着，其中一个想用箭放倒女祭司，而她在车内保持平衡之余聪明地躲过了。

“她绝对战斗经验丰富，那是肯定的了。”祖拉姆惊叹地看着她的动作心里想着。

另一个骑手也越来越接近祖拉姆了，他想跑得更快点儿甩掉他们，但是那马已经跑不动了。而同时他注意到，从车的后面，就在那个不断向他们射箭的弓箭手旁边，又冒出来一个骑马的武士。这个新出现的骑手成功地避过了阿诗缇的攻击，但是她随即拿起了车里的一根木棍打算把他撞下马。然而那人却趁机跳上了马车，快速地拔剑跟阿诗缇激烈拼杀了起来。

此时，第一个骑手已经追上了祖拉姆，要不是他及时向右躲过了对方的攻击，现在他的脑袋已经分家了。祖拉姆拽着缰绳使足了劲儿把马儿调往左边，冲向了攻击者，对方意料之中地跌落了马。

“去你的吧！”祖拉姆开心地说，但是一个女人的哭喊让他的笑容立马消失了，他往后看去，发现刚才马车剧烈摇晃

的时候让阿诗缇和她的对手差点儿滚了出去。

阿诗缇已经被甩了出去，正用一只手拽着马车的外沿挂在那里，而杀手们都跌倒躺在了地上。

“阿诗缇！坚持住！”他安慰着她，但是发现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他只能放马儿自己前行，然后跳进了后面的车里。

他成功地把一个要站起来的武士踢下了车，另一个好像是晕过去或者死了，所以祖拉姆赶紧朝阿诗缇冲过去，在她跌落之前抓住了她的手，然后把她拉了上来。

阿诗缇喘着粗气站在那里，他们眼神交错了一下然后同时发现，就在几米开外的那座城门早就落了锁，已经被一群敌人武士围堵住了。

他们又对视了一下，然后猝不及防地，一支敌人的箭射中了他们的马，马儿痛苦地跌跌撞撞，然后带着马车，祖拉姆和阿诗缇直直地撞上了巨大的城门。

这一次撞击卷起了一阵晕眩的沙尘，引得喊声四起。

祖拉姆一小会儿之后就恢复了意识，虽然烟尘之中他什么也看不见。他感觉浑身疼痛但还是努力站了起来，至少要看自己有没有骨折。他小心地四处走着，然后注意到距离他十米左右的地方有个白色的身影。他赶紧朝躺着的阿诗缇赶了过去，去看看他是否还好，但是那件白色的裙子就那么摊在那里，里面谁也没有。

他突然听到了一阵打斗声，随着尘烟渐渐消散，他看到

阿诗缇又跟一个守卫扭打了起来，只穿着那件原来套在裙子下面的，天蓝白的紧身衣裳，她此刻的身姿真的美极了。

有那么一瞬间，祖拉姆就愣愣地站在那里惊叹着这个女祭司的美貌。这次，阿诗缇手持箭弩，祖拉姆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弄来这个玩意的。这个战士女祭司已经用她的弓箭从远处击倒了两个守卫，然后她看到祖拉姆赶了过来。

“我们该怎么办？”他们虽然站在了一起，她还是朝着他喊道，因为周围实在是喊声，撞击声此起彼伏，而且沙尘也是久久没有落定。

祖拉姆迅速地查看起了周边，想盘算出一个逃跑路径，显然从主门是不可能了。他的眼睛落在了大门两边的一个塔楼上，准确的说是它墙上的梯子上。如果他们能爬上那里，就可以从另一边顺着大门或者城墙溜出去了。

“阿诗缇，过来爬上去，我保护你！”祖拉姆朝那个梯子指着。

阿诗缇赶紧扔下了弓箭，开始往梯子上爬，祖拉姆则跟一个魁梧的守卫打了起来。沙尘暴已经如此的近了以至于他根本没看到那个守卫是什么时候刺中他的腰的。除了疼痛之外，他感觉周围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那个守卫的身型已经融进了飞旋的沙暴中。他的伤口还不太坏，所以他赶紧朝阿诗缇那边奔跑了过去。

他跳上了梯子然后快速地向上升了起来，然后他感觉到下面的敌人也跟着上来了。当他爬到顶的时候，他赶紧用剑砍断了固



定梯子的绳子，把梯子踹了下去，随后就听见那个守卫落地的沉闷声。

当他赶到塔楼的时候，他发现阿诗缇也没闲着，她正灵活地把一根绳子系到了一个架子上，祖拉姆又上前紧了紧，他们又把绳子系到了下行到城门另一边的两个架子上。

当他们落地的时候，面前的就是毫无遮挡的沙尘暴了。

“现在呢，祖拉姆？该怎么办？无路可走了。”阿诗缇焦急地说着。

“别担心女祭司；我们肯定能度过这一关的，你还得给我展示你的神迹呢！不见识见识那个我可不打算死呢。”祖拉姆笑着回答她，然后领着阿诗缇的手径直走入了沙暴的中心。

\* \* \*

时间真是一个有趣的东西，有时候你觉得它漫长无比，有时候你觉得它短的不像话，有时候我们根本感觉不到它，有时候它完全充斥了我们的生活。它是玄妙的，变幻的和永恒的。

当他们进入沙暴之后祖拉姆就是这样的感受，他们似乎进入了一片静止之境。从他们握起手走在一起的那一刻，从他们朝沙漠中前行的那一刻，他们什么都看不见了，用衣服和面纱挡起脸.....到底过了多少时间呢？他们不知道。

当境况变得无法忍受，当他们已经筋疲力竭，他们只能选择躲在斗篷里躲避这场沙漠的狂怒。他们紧紧地躺在一起，那么的近以至于都要挤进了对方的身体，就那么安静的不知道挺过了多

少时间。可能是几个小时吧，也可能是几天.....可能也就是一瞬间。

当他们站起来继续前行的时候，沙暴还在狂躁地发着癫，他们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下，然后才再一次向目的地走去。

他们在沙漠里睡觉了么？还是游荡了一两天？还是风暴才刚刚开始几个小时啊？他们不知道了。梦境与现实，沉睡与警觉完全交错在了一起。

他们就是走着，走着，一步步地走进了静止之境，走入了沙漠之中的永恒，想要找寻一个出口。

\* \* \*

祖拉姆醒了过来，感觉浑身都像烧着了一样。他慢慢睁开了干巴巴的眼睛，但无垠的沙漠里眼前的景色是模糊的。他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就是一场梦，那个陌生的女祭司也只是梦里的人而已，可能他现在还在萨迈拉附近的某个绿洲里吧。

他向上看了看，沙漠中清澈无云的天空也在看着他。沙暴终于结束了，他就那么躺在沙子里，眩晕又疲惫。灼烫的阳光刺痛着他的肌肤。

“阿诗缇！”他想喊她的名字但是干燥的嘴只咕哝出了几个音。

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看了看四周。没有阿诗缇。她又失踪了。她会不会等下又骑着一头骆驼冒出来了？

“真棒啊！好吧，这就是随便拯救一个陌生外国女祭司的遭

遇了，听她们的话吧！我的金子没了。我那驮着宝物的驴子也不见了。甚至我也把自己走丢了！”他忿忿地叨叨着自己的境遇。

他看了看这沙漠中的地域，那个废墟之城能在哪儿呢？虽然他也没法确定，但如果他跟阿诗缇没走错路的话，他还是有可能找到那里的。不过得事先排除他被渴死的结局。

他感觉自己在西面看到了一幅蓝绿色的景象。他越靠近地观察就越发现在地平线那里真的有什么东西，不过也可能只是海市蜃楼。他很确定自己是从东边过来的，而现在沙暴结束了，他感觉自己有很大机会可以回到那个之前歇脚的城去。但是到底该干什么？往哪儿走呢？

他开始沉思，衡量抉择起来。但是他的直觉告诉他，此行还有很重要的事没有完成，他不是白来一趟的。既然都走这么远了，至少也应该找找那个废墟之城吧。最后他大声喊出了自己的最终决定：

“好吧，女祭司阿诗缇，让我们来见识一下那个神迹吧！”然后他朝西边走去，朝着那个斑斓的景色。

几个小时之后，他已经能看到面前的景象了，他禁不住开心地大叫起来。就在他前方几百米的地方，一个古老的废墟之城呈现了出来，那里生长着茂密，过剩的植物，绿洲环绕之间，一座浮华精美的塔直通天际。

凭着最后的一丝力气，他迷迷糊糊地冲进了第一个水池，然后幸福地，长久地喝着那里美妙的，振奋的，清凉的水，让它重

新慢慢浸透自己干燥的身体，此刻他如在天堂一般。



正当他享受着，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真不敢相信。”

他抬起头，看到了之前的同伴，那个神秘的东方女祭司，阿诗缇就站在他的面前，样貌疲惫，衣着破烂，但是她还活着，似乎还很开心见到他。

“我也不敢相信”祖拉姆迷惑地回答，他缓慢而努力地站了起来。

阿诗缇开心地冲进了他的怀里然后小声说：“我就知道！”

祖拉姆被这个拥抱惊到了，然后是阿诗缇的话，“哦别闹了，你怎么可能知道？”

阿诗缇放开了他，虽然还是挨的很近。

“抵达这个荒废的遗落之城是我的宿命，只要我一直坚持，我知道我肯定能到达这里。只要我不放弃，就肯定会实现。”

“当然了.....”祖拉姆还是以往那种讽刺的语气“那你怎么到这儿的？”

“因为一场不幸的转折”她继续解释着，“我也不确定你会活着。当我们第二次开始从沙暴中出发的时候，你突然倒下然后失去了意识。不管我怎么努力，我都叫不醒你，我以为你已经去世了。但是我必须得继续这场行程；真的太多东西需要.....重要的是你还活着！”阿诗缇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

“别担心女祭司，我经历过很多险境，一场小小的沙暴不会弄死我的”他朝她眨了眨眼，然后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重逢之后，突然想起了什么，随后难以置信地脱口而出：

“等等女祭司！现在我们都活下来了，让我们先享受这一刻吧，你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在落脚点发生的事了？他们为什么要袭击我们？那些杀手想抓你，还有我，或者更想抓你。而且我都看见了，你怎么战斗力那么强啊？我可从来没见过哪个女人有你那么能打呢。你的动作，你的技巧，你的凌厉.....当你用那奇怪的匕首放倒那三个男人的时候，我还以为我是在做梦呢。”

阿诗缇先是张了张嘴，然后又闭上了，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回答啊！”祖拉姆大声追问，“我得知道，尤其是我们还要继续搭伙呢。你到底是谁，还有你为什么要找到这堆废墟？”

阿诗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讲了起来。

“我理解，祖拉姆，这样很公平。我答应你现在会跟你解释



一些事。然而还是有一些话题我不能跟你说，或者你还不能理解。”她谦逊地指出来。

“啊，感谢你的夸奖。我想你的那些话题当然是需要多年的祭司培训了，不然的话，一个人是肯定聊不了那个话题的，更别提理解了。”

阿诗缇没有任何反应，继续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像往常一样闭上了眼睛，再次睁开之后才开始说话。

“我跟你说过我跟你想的那些女祭司不一样。我们是一项古老秘仪的守护者，是女神临在的维护者和传播者。”

“女神.....”祖拉姆带着不理解的语气重复着。

“是的，我们是圣光的侍者，用秘法平衡和疗愈地球。不幸的是，女神能量当前正遭受着严重的压制，你能从很多地方的女性地位就能看出来。对你来说可能很难理解，祖拉姆，但是的确有一些邪恶力量是比贪婪的人类君主还可怕的。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压制女神，她的能量，她的临在。同时散播战争和破坏。我们的任务就是阻止这一切。”

“你在说什么啊？阿诗缇，你不会是疯了吧。你看起来不像一个没有主见，被洗脑了的宗教狂啊，你怎么能相信这些东西呢？”祖拉姆厉声说“是什么书让你.....”

阿诗缇截断了他的话。

“根本不是书里的童话故事。是内在的知晓，直觉的确信，和体验”女祭司认真而有力地说着。

所以祖拉姆就继续听着她那盘根错节的解释。

“这世上同时拥有着远远比人更强劲的存在和力量，他们一直在支持和指引着人类。我的童年充满了奇妙的经历，而那些经历回答了我内心的疑问。我已经收到了关于我的探索的一份确信，关于我的命运。”

“探索？什么命运，阿诗缇？命运只是神书里的话，此时此刻，我就做我想做的事，没有任何人能够摆布。”祖拉姆完全不同意她的话。

“但是你的灵魂是有使命的，一项任务。每件事都有一个最高目的，而且的确有一些重大的事件，不管你我的意愿，是一定要发生的，而且他们肯定会！”阿诗缇反驳道。

这两个伙伴，祖拉姆和阿诗缇，深深地盯着彼此的眼睛，谁也不愿意让气氛缓和，生气地对视着。他们之前在城里跟别人战斗过，现在他们正在跟彼此打一场无形的战争。

“真是可悲”阿诗缇继续道“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我还得学会如何保护自己，才能当好一个女神祭司。大量黑暗势力的军团正在毁灭我们这群人，所以我才被锁在了那个宣礼塔上。但是我只有在自卫的时候才会使用暴力，而且这样也是为了能够为女神完成一项崇高的任务。你要知道，诉诸武力并不是我的本心，那也绝对不是我最学到的最厉害的祭司本领和知识。祖拉姆，世上有很多事情，他们的存在是不为众人所知的。”阿诗缇认真地说。

“比如呢？”祖拉姆笑着问，“真的，阿诗缇，我真是好奇

你的袖子里还能掏出什么宝物。”

阿诗缇没有回答，继续说着她的想法。

“我，也有一个梦想，祖拉姆，就是女神可以掌管这个世界。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现在这个梦想还远远没有实现。所以我会尽我全力，为之努力。

很遗憾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但是你会的。我只能告诉你，其实是我的使命指引我到了这里。你可以选择继续信任我，就像之前那样，那样你将会得到你的奖赏而那个神迹……”突然一阵可怕的，嘶嘶的叫声打破了他们俩的对话，阿诗缇和祖拉姆被这哭声吓得喊了出来。这里还有别人。

过了一会儿，祖拉姆发现自己脸朝下地趴在了沙子里。震惊之中，他抬起了头，然后看到了一个让他血液凝滞的东西。

一个怪物，既不是人也不是动物的样子，正立在他的面前。看着这惊人的一幕，他的心中突然升起了一股强烈的恐惧。那个怪物的样子真的可怕极了；特别像一个很高大的男人，穿着奇怪的深色衣服，它棕绿色的皮肤像爬行动物一样，表面似乎附着一层鳞片。它的眼睛闪着黄色的光，嘴里发出刺耳的声音，一只手掐着阿诗缇的脖子把她提了起来。阿诗缇挣扎着已经快要窒息了。

祖拉姆的勇敢，果决和本能全都在那一刻冒出来了，他突然爆发了强烈的保护欲，他要把那个刚刚认识了几天的女人从这个可怕的怪物手里救回来。

这股逐渐升起的感受穿透了他的身体，战胜了之前使他震惊的恐惧感。他跳起来抽出了剑，然后朝着那个巨大的敌人狠狠地刺了过去。那怪物呻吟着跌倒在地上，阿诗缇顺势逃出了束缚，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祖拉姆想上去帮她，但是往上跳了一下之后发现，自己的小腿被狠狠地咬了一下。另一个同样慑人的怪物就站在他身后正攻击着他，他因此失去了平衡而跌进了沙子里。他本能地躲闪，但是那怪物正露着血腥的獠牙危险地逼近着。

突然，那怪物叫喊了起来，身体开始不可预料地四处乱转，这时祖拉姆才看到它背上插着的三叉匕首；然后阿诗缇出现了，刀光闪烁，结束了那个怪物。

“你还好么祖拉姆？”阿诗缇焦急地问着，把祖拉姆从地上扶了起来。他的小腿还流着血，但是受伤不严重。

“我的天！它们都是什么啊，阿诗缇？都是什么怪物？”祖拉姆脱口而出。

阿诗缇刚想回答，但是另一阵嘶嘶的叫喊声又在他们附近出现了。阿诗缇赶紧拉过祖拉姆惊恐的脸，大声劝说：

“祖拉姆！现在听我说！我们必须战斗！我们得坚持住！我真的很抱歉把你牵扯了进来。愿圣光与你同在！”

祖拉姆什么也没听懂，迷惑地看着阿诗缇，然后决绝地点了点头，他已经被无选择，他必须战斗，这是命运的抉择。

他们背对背地站在了一起，为了防止身后的突袭，然后一起

抵抗着从四面八方而来的怪物。越来越多的爬行怪物过来攻击他们了，他们坚强地回击着。怪物们一波又一波，他们拼杀着，抵御着，攻击着，跳跃着，躲避着，踢打着，忍受到了极限，只是为了能够活下去。

祖拉姆不记得是怎么做到的了，但是他们赢了。他们面前躺着七个怪物，全都死了。而他们还活着。

在第七个倒下的时候，在那么久的嘈杂战斗和厮杀的叫喊之后，终于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好在这也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再也没有怪物会冒出来了。祖拉姆感觉到似乎什么东西已经发生了转变，他确信阿诗缇也有同样的感受。

即使他已经身经百战，他也从来没想到过，竟然有一天会这么精疲力尽。他慢慢地蹲了下来，然后手脚并用地爬到了身旁的泉水边。他爬进了凉爽的水里，然后靠着水井，使劲儿地喘着气。阿诗缇跟在他身后，汗涔涔又疲惫地坐在了他的身边，两人的肩膀靠在了一起。

在过去的三天里，他们已经一起经历太多，所以这样的亲密已经显得很自然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彼此倚靠着，喘着气，深深地呼吸着，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又过了一会儿，祖拉姆开始说话了。

“阿诗缇，我觉得我应该是疯了，那些武士，那些怪物……肯定是沙漠里太热了……我不明白。”

阿诗缇，虚弱地微微笑了一下，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那你现在相信我了吗？祖拉姆，你现在应该知道了，我说的都是真的。”然后对着他轻轻地无力地点了点头。

祖拉姆几乎都睁不开眼了，他疲惫地看着阿诗缇的眼睛，重重地叹了口气。然后他摇了摇头，腻烦地投降了。

“好吧，东方光之女祭司阿诗缇！那个所谓的女神，我想听听她的故事了。”

阿诗缇靠着他的肩膀，满意地听着他的话，长久地享受着宁静平和而珍贵的此刻。

过了一会儿，阿诗缇突然站起来对祖拉姆小声说：“来吧祖拉姆，我们还有很多事儿要干呢.....”

“你是认真的吗？宝藏可以等一等；现在我更愿意回归文明生活。活着。”

“这些黑暗怪兽是这里的守卫，所以战胜他们既重要又艰巨，但是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啊...现在我确定了，以后我绝对不会再救第二个女祭司了。”祖拉姆开着玩笑，然后站起来跟着阿诗缇走向了那个塔。

他们穿过了这弃城中绿茵茵的角落和废墟，走过了桥梁，建筑，大厅和花园。祖拉姆渐渐被这里特别而独特的美吸引了，而阿诗缇也继续安静地讲解着。

“这里是一个特别的漩涡。是这个星球上最强的能量漩涡点之一，也就是女神的光之漩涡点。它保存传播着和平与宇宙大爱。它曾是一个美妙帝国的摇篮，但不幸的是，几世纪之前，

黑暗势力掌控了它，玷污了它，他们利用黑暗仪式向全世界散播战争，暴力和痛苦。

“你是说，不管谁掌控了这个漩涡点，就能影响和掌管整片土地的命运？”祖拉姆惊讶地问。

“是的，某种程度上说，是的。”

祖拉姆开始想象起了这些新奇的不可置信的事实，他终于认真地想去接受阿诗缇的话了。

“随着黑暗势力主宰了这个漩涡点，周边的地区就持续地被糟糕地战争和侵略所侵袭。他们持续用一系列恐怖的破坏和强暴去维系他们黑暗的能量体系。”阿诗缇环视着这城中古老的废墟解释着。

“现在到了女神掌管这个漩涡点的时候了。我的使命就是清理这个漩涡点，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去实现它。”阿诗缇重复着这些话，不可置信地决绝，脸上再一次闪耀起了坚定的光。这样的她都让祖拉姆有点儿害怕了。他刚发现阿诗缇真是奇妙地多变啊，而且她也真是个好演员。

至今为止，她都恰如其分地扮演着恰当的角色。起初，她通过扮演一个温和的，身陷困境的女祭司而脱了身，之后，她意识到可以用金子激起祖拉姆的兴趣，就劝说他来帮忙。最后，在一场紧急状况之下，她成为了最凶狠的战士。她总能为了当前的目的扮演着恰当的角色。但阿诗缇可不单单是这样的，她可厉害多了。她并不拘泥于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也并没有让这

样的特质成为她固定的个性，而只是巧妙地用它来应对事件而已。然后，当情况解决之后，她就蜕下了那样的外表，就像脱掉了一件礼服一样。

祖拉姆真的想知道，还有多少的惊喜，秘密和惊叹藏在眼前这个女人的身上。而这时，阿诗缇开始说起了自己的故事。

“我是一位被授予了女神奥秘的女祭司，我有一项使命涉及了众多的人们。我带着星密码来激活这里的漩涡点，为了保护这里的光。”当他们走近那个塔的时候，阿诗缇的声音回荡了起来。塔由一个圆形的花园和四口井环绕着，但是他们并没有停下来欣赏这里的景观；他们径直走进了塔门。

当他们通过一个螺旋楼梯往上走的时候，他们经过了这栋建筑的各层，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水间，浴室，休息室，闺房和卧室。每一间都充满了数百件的黄金，红宝石，和银制品。他们看起来都还是耀眼的，即使上面充满了鲜血和骸骨。

到了塔顶，他们抵达了一个宽敞美侬的室外游廊。头顶上塔的穹顶高高地挑了起来，这里的景色真是美极了。阁楼上大理石地板的中间，有一个十二芒星状的东西。



“真是最高级的舒适和奢华了！”

祖拉姆都看呆了，然后跑去了圆厅的边上。

“太壮观了！真是了不起，女祭司，你真是带我来了一个好地方！”

“好吧，那下次就别那么疑神疑鬼的，问题那么多啦！”阿诗缇回他一个顽皮的微笑，祖拉姆一下子就听懂了她话里的意思。

阿诗缇四处走着，显然是在找某样东西，然后大声喊道：“找到啦！”

就在星星标志的附近，在地板的边上，有一根支撑着穹顶的柱子，它的壁上突出来一个拉杆的装置。

“祖拉姆，快来帮忙！我一个人不行！”她转向男人求救，

然而对方还沉浸在这里的奢侈华美之中。

祖拉姆慢悠悠地向她走去，心里想着这次阿诗缇又会引出什么剧情。在过去的几天里，他已经受够了惊喜带来的惊吓。

“要把它转过来”女祭司说。

然后两人相对而立，同时握住那个拉杆，使劲儿缓慢地转动起了那个沉重的装备。他们拼力地转了好几分钟，直到听到了一声沉重的咔哒声，而那个拉杆也再也拉不动了。这时，一阵转轮咯吱咯吱旋转的声音传了过来，然后是流水声充满了整个空间。

祖拉姆赶紧躲开了，然后害怕地环视起了四周，这时他看到了最让人震惊的景色。

那个拉杆触发了一处极其精致又复杂的流水系统，它把水从地下抽上来输送到塔里的每一个地方。墙里面布置着水渠，管道，天花板上开始流动起了补给生命的清新水源，使一切重回了活力。它填满了每一处枯井，洗刷掉了每一处血迹，彻底净化了整个塔。突然之间，他们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个水之奇境。那个户外游廊穹顶的边沿上，水帘倾泄，滴滴闪耀。

祖拉姆和阿诗缇互换了一个开心的眼神，这一刻简直太完美了。阿诗缇慢慢地抬起了手，在祖拉姆的身后小声说着：“看祖拉姆，你的神迹……”

祖拉姆转了过来，看向了这个废墟城外的沙漠之地，他不知道要往西边看些什么。他又走近了几步，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为了看得更清楚，然后开心地喊道：“是大海！”

在远处的天际，有一道细细的蓝光，拥有着和天空不一样的蓝色。

祖拉姆感激地看着阿诗缇。

阿诗缇安静地笑着，然后走入了地板中央那个巨大的星星中间，她闭着眼睛说道：

“现在我得用女神仪式激活这个光之漩涡了。可能得需要点儿时间，但是请别离开，而且不管你看到什么，不要感觉到困扰。”

“好嘞”他同意了。

然后阿诗缇举起了双臂，嘴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开始原地旋转了起来。祖拉姆坐在游廊边上，靠着一根柱子，看着她那么转了很久。阿诗缇震颤的声音在空气里四散开来。过了一会儿，她放下了手臂，换了另一个声音继续旋转着。然后依旧闭着眼睛，开始用一种奇怪的语言说起了祖拉姆听不懂的话。

祖拉姆就这样坐在那里，看着这奇特的一幕，感觉身体里有什么在流动着。他感觉自己被一种新奇的身体感受包裹了起来，是一种全新的光芒。让人感觉清透而愉悦，但是他却不知道该要做什么，他就是无缘由地开心了起来。

这时，阿诗缇突然停了下来，开始静静地站在那里，以一种绝对静止的状态呆了很长很长时间。

然后当祖拉姆打算站起来动一动身子的时候；一个特殊的声

音又从阿诗缇那里传了过来。她唱着，哼着，但却不是她自己的声音。他知道她的嗓音，而这个不是，可能是某个天使的吧。在那个天使的歌声里，阿诗缇又以缓慢地步伐动了起来，然后慢慢地变成了一支舞。她的舞步逐渐变得自由而有力，那歌声也越来越自然。随着那天使的旋律，阿诗缇最后跳起了一曲惊艳梦幻飞旋的舞蹈。祖拉姆被这一幕意外又自然的场景彻底迷住了。

他开始从阿诗缇这个天使存有那里感受到了强烈的能量，他在想是否现在的自己就在见证一场美妙的奇迹。

他感觉到心脏狂跳，冷热的能量疯狂地交融在体内，身上的每一处细胞都感觉到一股兴奋。当阿诗缇唱着跳着的时候，女神降临了。

祖拉姆感觉那兴奋的能量开始聚集在了胸间，然后在心口舒服地燃烧着。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沉浸其中，然后泪水开始从眼睛里流了出来。他感觉到这是他一生中最纯净的体验了。

阿诗缇睁开了眼睛，热情地，自信地直视着祖拉姆，然后宣布：

“女神的伤口一定会被疗愈！性爱的分离一定会再次融合！她的爱召唤着重聚！”

带着期待的眼神，她让祖拉姆走过来一些。祖拉姆有一百个合乎逻辑的理由拒绝她，但是一股强烈的神圣力量推着他走向了阿诗缇，他没有拒绝。他彻底跟随了自己的感受。

他缓慢地走进了十二芒星的区域，看着阿诗缇的眼睛，摘下了佩剑，脱下了上衣。阿诗缇也解开了瀑布般的长发，把匕首扔到了地上。

祖拉姆靠得更近了，被这个人间天使，这个美妙的女人吸引着，他解开了自己的皮带。

阿诗缇发出了一声长长的魅惑的叹息然后解开了自己的斗篷。

祖拉姆脱掉了所有的衣服，感觉世间的一切都把自己推向了这个女祭司。没有什么能阻拦他了。

阿诗缇脱掉了自己的内衣，手指热情地插在了发间，沉重地呼吸着。他们缓慢却决意的步伐相遇在了星星的中心。祖拉姆慢慢地吻上了这天使光洁的面庞，阿诗缇回应地抚摸着 he 赤裸的胸口。

最后，他们终于拥吻在了一起，带着这几天一直潜藏在彼此内心里的热情。

在这样的连接之中，两人体会着如此神圣的能量以至于他们越来越想成为彼此的所属，与彼此交织在一起。他们充满爱意地热烈拥抱着，很紧很紧。然后在这全然激情的临在之中，与彼此做爱。

他们融合成了彼此的唯一。

然后与女神重逢。

顶峰之时，祖拉姆感觉有光彻底穿透了自己的身体，他突然

进入了一个万物光亮的实境。在这里，他不再需要呼吸，只是存在着，他没有与任何分离，而与所有的人和事连接着。一切都是因着他的爱而存在。



这场经历使他明白了，阿诗缇是对的，真的有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他也从来没有跟别的女人有过这样的感受。跟阿诗缇在一起，他们一起飞跃了星空，永久地穿行着，体验着魔幻的爱意，在内在的觉知之中投入了永恒。

他惊奇地感觉到他竟知之甚少，但他唯一懂得一件事，这个女人，阿诗缇，是他的余生所爱。这是他的命运，她就是他的梦想。

女神漩涡重现！

几个小时之后，祖拉姆和阿诗缇还呆在塔顶的十二芒星中，仍旧沉浸在那种极度兴奋的状态。阿诗缇温和的耳语柔软地传

了过来：

“祖拉姆，那个我们只得见一刻的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地。那是我们所来之处的更高世界，当我们完成使命之后，我们会回去。这也是众生的命运，所以不要因困苦，阻碍而失去信心，永远都不能放弃！”

祖拉姆只是微笑着，深深地注视着阿诗缇眼睛里的光，那里有女神的爱啊。

此时，沙漠中一群脚步匆匆的身影也渐渐逼近了。

### 勒娜娜在三角圣殿的展示

#### III

在那些被黑暗势力所掌控的星球上，那里的人们从很早期就开始经历着严格的洗脑，为了让他们不去质疑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从不想逃脱出来，永远呆在执政官的奴役体系内。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投生之时，执政官有意地把灵魂家族们拆散，然后把他们安排到不能重逢的人生境遇里，尤其是双生火焰。在灵魂们被迫安排进入的家庭里，他们独特的人格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压制。

当灵魂们到达了物质世界，他们体内两个主要的植入物会严重地阻碍他们与灵魂和过往记忆的连接。因此那个小婴儿就成为了一张空白的画布，开始从母亲那里接收到情绪模式，消极习性，心理程序，各种癖好和生活环境，继而把这些也都传递给他们未来的孩子。



这就是那些特定的，极其负面和愚蠢的信仰体系得以维系的原因了，并且还掌控了一部分的人们。然后灵魂们从学校和大学里持续地接受到洗脑式的心理编程，因此他们从不怀疑任何事情，无论在他们的心中，感受着多么深的疑惑，他们都选择接受那个极其局限和残酷的现实并且没有想过去改变它。

最后在择业的时候，他们彻底沦为了执政官帷幕体系内的勤劳仆人和支持者。

这些堕落天使们把他们在猎户座发展出来的银行奴役系统拓展到了他们占领的每一个星球。通过运行着这个以债务为基础的金钱体制，通过压制所有能为全人类带来丰盛的先进技术，还通过传播着物质的腐败，他们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体系，让大多数民众每天疲于奔命地为他们工作，来换取食物和住所。而实际上，这个世界的真相是，在宇宙的显化法则和先进科技之下，每一个正面的存有都可以与众人和谐而丰盛地生活在这个星球上，这是人们最基本的权利。

这里的人们渐渐地更加顺从于那些洗脑信息，从而被这样的骗局所蒙蔽，那就是他们如果不为这个执政官体制好好工作的话，他们就根本没有了生存和过活的权利。

那些被黑暗势力所掌控的人们，他们被迫与宇宙中自由的讯息隔离开来，因此他们所了解到的真相少的可怜。因为那些真实的信息资源也持续地被执政官的仆人们尽量地压制和删除掉了。

因此，去发掘人生真谛和宇宙真相的唯一途径就是关照内在，因为我们的灵魂居住在第五维度，那里不受执政官科技的影响和监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隔离区内严重的外围动向限制，很少有人能够成功。

被黑暗势力主宰的人们在各个层面都被跟踪和监视着，因此如果有人接近了真相，那信息就会立马被删除。而一个人如果取得了极其正面的内在突破，并且他的灵性之光，各种能量，震动频率都抵达了一个特定的高度，他们马上就会受到执政官的阻碍影响。

首先是利用负面的科技去缩紧那人周围的电磁场为了抑制积极的振动频率。如果还不够的话，低频红外线科技就会被触发去攻击那个人，而额外的电子脉冲会去影响太阳神经丛以压制昆达里尼能量。

还会继续用强烈的电磁场去影响三眼轮周围的区域，从而让那个人感觉到恐惧和迷惑。如果这些还是不能阻碍那个人的话，他们就会开始投射强烈的负面想法和模式给他的心智体。

此外，能量寄生虫也会被发送给积极的个体，迅速就会激怒他 / 她，占领他 / 她，然后引起这个人内在的冲突和与他人之间的对立情绪。

由于这个复杂体系的存在，在隔离星球上取得积极突破，觉知，灵感的个体通常会迅速回落，重新进入那种迷蒙的状态，重归控制系统之内了。

以上的大多数执政官科技都由“面纱”供给着能量。“面纱”是一张电磁频率网格，遍布于低星光层和以太层，它笼罩在行星表面，隔离着被占领的星球。它阻挡着来自源头和银河中央太阳的正面光之文明和灵性之光进入星球，只有一点点得以进入。它控制 / 编程着人们，也在量子层面扭曲着空间结构。

在物质层，执政官们给人们的食物和饮用水投毒，他们还建立了复杂的组织去治疗人们因此而生的疾病，但是却不是为了治愈人们，而是进一步地毒害。人们当前仍旧经受着这些。

除此之外，“面纱”的科技之一也强烈地支持并发展着多种负面的饮食习惯和暴食，结果大量的人们变得臃肿，迟缓，意志力薄弱。

“面纱”的另一个面向是持续地向以太大脑内投射贫穷和匮乏的画面，以此维持着匮乏的幻象，进而加强执政官的奴役体系。

## 维多利亚

一朵玫瑰在威尼斯的水上漂浮着。细长的贡多拉小船围绕在它周围，从精致的花朵边经过，留下的水波在玫瑰边上引起了小小的漩涡，然后随着涟漪散开，最后缓慢地消失了。维多利亚冲上了水上的一座小桥，停下了一会儿，然后注意到了那朵闪闪的花儿。她欣喜地看着它优雅地漂浮在穿行的贡多拉之间。



这一幕使她想起了另一朵玫瑰，正如这世间的每一朵玫瑰都能使她想起那朵玫瑰一样。但是维多利亚不得不强迫自己不要继续回想了，她得赶紧跑。她其实正极度地不安和紧张。她一直奔跑着，比人生中任何时候都要快。

穿过那座桥，她进入了一个很小的街道，然后突然回头想看看自己是否还处于危险之中。她暂时看不到任何可疑的东西，但是她的直觉告诉她，还是要赶紧离开，然后她继续跑到了威尼斯中心的一个狭窄的巷子里。而此时，她发现自己再一次地想像起了那朵玫瑰的样子和意义。

她曾在与马可的第一次会面中收到了一支最重要的玫瑰花。那发生在一场舞会的夜晚，其实这场舞会只是一个借口，为了让两个威尼斯主要黑色贵族的家庭们相聚在一起，讨论一下最近的计划。维多利亚和马可实际上正是这两个家族的继承人。

维多利亚小的时候，就像所有的纯真孩童一样，相信他们富有家族的财富和权利都是自然的来自于正当途径。十六岁的时

候，她和家人们被邀请参加一场入会仪式，因为她已经是家族里的大人了，要准备接受家族势力的秘密，虽然当时她还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她单纯地走进了屋子，惊喜地发现大家都在等着她。在那个可怕的夜晚，她的眼睛见识了她家人们和威尼斯黑色贵族家庭中所有的黑暗恐怖，而在入会仪式之时，她被强迫去参与其中，就像这些统治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那样。她第一次遭遇了恶魔。她被迫去体验恐怖，去制造痛苦，她不得不去杀人.....

就在那一刻，当她不顾灵魂发出响亮的，无法承受的哭喊，还依旧陷在这些恐怖的行为之中时，她暗暗发了一个誓。她发誓愿意竭尽所能，忍受一切，去阻拦她家族的罪恶，未成不休。

尽管在这些残忍的入会仪式之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经受了一系列无法想象的创伤和洗脑，维多利亚还是保持着自己的理智。她在心中决绝地保持着一丝纯真的光亮，使黑暗无法彻底侵蚀了自己。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外在地保持着对家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同时却在心中感受着彻底的疏离。在她的决心之外，她忍受着巨大的创伤，糟糕的心智痛苦和罪恶感。她花费了数年，只从这矛盾的状况之中得到了一丝丝的复原。

通过她的家人，她了解到了这个社会真正的运行模式，还有谁才是真正的玩家。她珍贵的家乡，威尼斯，被残酷的金钱，权利和丧心病狂的欲望主宰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黑暗历史里，都被三到四个家族所掌管着。



大多数当地的战争，传染病和政治冲突，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个逐渐显现的计划，那就是更严密地控制人们。在幕后制定的秘密决意对大众是隐形的存在，大多数人都在臣服和忍受着它。而解决几个反抗的人们对他们来说也是小菜一碟。

维多利亚感觉自己得有所行动了，因为她降生于这样的一个家庭绝不是巧合。但是她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仍旧年少和无助。她必须耐心地等待，继续忍耐直到她足够强大，在那个最完美的时机之中奋起行动。

十八岁的时候，一切都在那场化妆舞会中改变了。当时她并不用参与那些可怕的谈话，所以幸运地从那“盛会”中溜了出来。她走进了一个水边的玫瑰花园，旁边正有一个喷火者在表演。她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在这小小的庇护所里好好地呼吸一下了。

然后突然有人叫了她的名字，她回头看到一个高高的，卷发的俊朗男人正对她微笑着，脸上没有戴面具。“维多利亚，对吧？”那个男人穿着明亮的西装，温和地确认道。

维多利亚被惊了一下，她见过这个男人几次，他是另一个黑色贵族的成员，但是她不记得对方的名字了。她举着脸上的面具，回问道：“你这么会这么想呢，先生？”

那个绅士又走近了一些。

“我承认，一般情况下我拥有一双能看透事物的眼睛。”

“是的，我是维多利亚，你呢？”维多利亚说，带着一丝迟疑和小心，还是没有放下她的面具。“我叫马可！”男人轻轻地

低腰行礼，“但是我以为你已经认识了我家人呢。我猜今晚不用参加谈话的不止我一个吧。”马可笑着说，但是却让维多利亚感觉很奇怪，从来没有人会拿这些会议和事件开玩笑的。她的脸色慢慢苍白了起来，因为过往的那些画面再次浮现了出来。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她微微地靠向了旁边的火焰，那火正闪耀地燃烧着。

“维多利亚小心点儿，别靠火太近了，火苗会扑到你的。”马可跟她开着玩笑，也朝火凑近了一点儿。

“你是在为我担心吗？还是以为我实在太弱了，陛下？”维多利亚也语气调皮地取笑起他来。

“我只是想保证你的安全。”他伸出了两只胳膊，表示投降。这场轻松幽默的谈话轻微地缓解了维多利亚的紧张情绪。

“可以请问你，为什么呢？”维多利亚好奇地问。

“这样我等下就可以邀你跳一支舞啦，”马可朝维多利亚大大地微笑了一下，刻意地展现着魅力。“但前提是你没有被火狠狠地扑到”他幽默地补了一句。

维多利亚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些话了，还有马可的接近。他的话里充满了开放的挑逗，但是却也给了她一种善良和自信的感觉。维多利亚已经好久没有从别人那里体会到这两种感受了。她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她的直觉告诉她这个男人是特别的，所以她决定从现在开始，要好好规划自己的言语了。

“我已经遭遇过火烧了，先生，而我活了下来。可能你对危

险太敏感了，”维多利亚温和地回击道，然后挑起眉头看着他。

马可欣赏地点点头。

“的确是的，女士。害怕危险的人都在修道院呢，那里的人们虽没有危险，但是灵魂里的活力也都消失了。但我可以确定地说，你可不是那样的人，”马可温和又诱惑地说着最后一句话，又向她靠近了一步。他现在可是靠的太近了。

他的嗓音里有一种魔力，让人感觉很纯良，这让维多利亚感觉到跟他在一起舒服。

之前，她总是带着一层保护膜，一直竖起着防御的堡垒。除了几个朋友，她谁也不相信。她被各种贵族家庭所环绕，那些总是监视着她的宗教领导者，在道貌岸然的假装之外，在围墙之内犯下了可怕的罪行。

她的父母已经意识到她不赞同家族的那些狂妄而冷血的所作所为，因此她竖起了一层保护盾以应对父母的监视。但是现在，那层盾牌已经逐渐消融了。她一直以来紧张地在家人面前扮演的角色开始崩塌，而她根本不介意，或者她根本不想介意。慢慢地，真正的自己终于浮现了出来。

缓缓地，她稳定了一下心神，想要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她把面具从脸上拿了下来，然后对面前的男人露出了接纳的表情，眼神和自己。马可的眼睛睁大了起来，他的表情更加柔和了，然后惊叹又不贸然地对她点着头，她实在是太美了。

维多利亚已经好多年没有向别人展露自己了，而现在，就在

几句话的交谈之后，她感觉有一个帅气的年轻人，可能并不属于她人生那场糟糕的阴谋之中。

她让自己露出了一个最自然的微笑，表达着自己的希望：“来吧”

“好的，小姐”他回答着，优雅地伸出了一只手来邀请维多利亚。

他们走的离音乐更近了一些，走到了人群附近，然后开始共舞。

他们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个彩虹色的螺旋世界，跳着，旋转着，微笑着，大笑着，被几十种炫烂的颜色所环绕着。他们的舞步中有一种优雅的和谐，一点儿也不刻意，绝对的自然，每一个动作都配合的天衣无缝。在那个魔法般的夜晚，他们用身体演奏着一曲交响乐。

就是在那时那刻，维多利亚突然真正懂了曾经听过的那句话：想要彻底了解一个人，一支合舞足矣。在五支欢乐的合舞之后，维多利亚已经感觉如此的放松，以至于她把眼眸闪烁的马可拉回了那个安静的玫瑰花园，想要继续跟他之间的谈话。

“好吧，先生！你之前说教堂那种安静的地方不是我的归属，而你又宣称自己洞察力超群，那现在让我们来测试一下吧。来，好好看看！”维多利亚把身子倾了过去开始深深地盯着对方，把马可吓了一跳，但是他表现着很感兴趣的样子。

“看看我眼睛里藏着的东西，然后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维多利亚说完了她的要求。

马可深呼吸了一下，然后顺从地朝维多利亚靠了过来，他们眼神交织在了一起，很久。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他们看进了彼此的眼睛，紧张的，性感的，好奇又渴望的，想要追寻查明的，谁还是谁呢，分辨不出了。

维多利亚看到马可还在认真地寻找着原因，尽管他本人看起来是幽默和随意的。她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他的家人中所缺失的东西，而这一点她早在跳舞的时候就已经发觉了，那就是他拥有一个有爱的，善良的，温和的灵魂。她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希望。

马可发现他姑姑对维多利亚的看法是对的。她是他们的同类，一个有着纯真和人性之光的反叛者，一个他们邪恶的家人们无法根除的人。他看到了一个有爱的，温柔的灵魂，也看到了一位追求自由的女战士。

然后马可突然回身，从身边茂密的花丛里摘下了一朵粉色的玫瑰花，把它递给了迷人的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 朱斯--”他说，但是维多利亚打断了他“维多利亚！就是维多利亚，”，她热烈地看着他，心里翻滚着一连串的情绪。她终于看到了希望，爱情是真的存在的啊，而更神奇的是，竟然对她来说是那么的触手可及。马可微笑着把玫瑰献给了维多利亚，然后安静而温和地说：

“维多利亚！你就是一朵玫瑰花！永远单纯，温柔，拥有着最真挚的美。接纳，但是却不容侵犯，拼搏而热爱。你就是一位



玫瑰丽人！”

维多利亚脸红地接受了那朵玫瑰花，深深地闻了一下它的香气，然后把它握在了胸前，拥抱着它，长久地保持着这样陶醉的姿势。她体验着这份礼物带来的愉悦，还有人生中第一次，真的可以向某人敞开心扉的快乐。她就像一朵玫瑰花一样绽放了。

过了一会儿，她把眼睛从玫瑰上挪开，然后决定听从内心和直觉的声音，在这一刻里勇敢地说出她早就想说的话，不管那是否稍后会带来她的死期。

“马可！请告诉我你为什么没有参加今晚的会议！”她紧张到喘息地问，然后小心翼翼地接到：“还有入会典礼，那些血腥的仪式？”

马可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光亮，然后搜寻地凝视着维多利亚，他知道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是他解开自己的身份和目标的时候了。让维多利亚理解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是很重要的，因此他必须精确地组织一下自己的语言。最后，他决定用最直接的表达。

“因为我对自己敌人的活动没有一丝兴趣，”他一言以括，但是却让维多利亚的呼吸停止了，然后马可继续道：“那个我所降生的家庭，你很了解他们的真实面目和权利，只是我无法承受的痛苦和愤怒而已。”然后他缓慢而决意地点了点头，继续道：

“如果世间真的有正义，神或美德的话，那我很确定在我眼前的你是拥有真挚灵魂的，而你，对我也有同感。”

维多利亚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睛和感觉了。一瞬之间，她就体会到了什么是绝对的满足。突然之间，她最深的，甚至连自己都模糊了的梦想，竟然实现了，终于有了跟她一样的人。他就站在她面前。他们是同伴啊。他们的灵魂早就已经相遇过了彼此，她感觉自己早就结识过这个勇敢的，殷勤的，充满爱意的男人。因为当她听着这些话的时候，她的心里突然浮现出了一个记忆深处的英雄。马可就那么站在她的面前，磊落坦荡，眼眸闪烁，心内无缺而清澈。就是在那一刻，维多利亚爱上了马可。

然后她带着最柔软的情绪靠近了马可，眼含泪水地问道：“真的吗？你也是？”

马可用温柔而有爱的声音确定道：“我也是。”

维多利亚感觉自己再也无法忍受两人间激增的感情能量带来的冲击了，她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晕过去了。她跟随着那颗热情的心，慢慢地闭上了眼睛，而马可靠近了过来，在这个玫瑰花园之中，与她热烈拥吻了起来。那感觉简直是棒极了！

马可的双唇，维多利亚的投入，那个吻，他们两人之间的连接。维多利亚突然飞去了一个充满着玫瑰和无限爱护的世界。一切都变作了光，一切都是幸福和完整的。时间和空间融合在了一起，他们彼此相爱。

维多利亚知道，即使所有人间世俗的，人类的信仰和文化，所有的故事，言语和记录都不会认同她，她知道那是可能的。她知道马可也知道。她知道即使他们只结识了一个小时，她爱他。

就在那一刻，她知道这世间有一种被人称作奇迹的东西。而它超越了世间所有的界限；它就是发生了，然后改变了这个世界。

在那刻的欢愉之中，在马可充满爱的怀抱和亲吻里，她彻底地放下了自己，那朵优雅的玫瑰也轻轻地落在了她放松的手里。

在那场舞会里，他们聊了一整晚。他们溜到了玫瑰花园里一个更偏僻的角落，然后聊着他们的人生，计划和愿望。他们意识到他们是多么的相似，这又是一场多么注定的会面啊。

马可说他的姑姑，朱丽叶特，是他了解到的唯一一个不是家族黑暗邪教成员的人。她在马可小的时候就从他的身上看到了潜力，自此以后就偷偷地看护他，教育他，维护他，为他展示了另一种处世之道。除此之外，朱丽叶特还跟一个神秘的白色贵族家庭有着神秘的交往，也作为一个守护者保护着某些古老神秘又正面的知识。随着马可渐渐的进步，他也开始进入了那个组织，而他也正想这样引导维多利亚。

了解到世界上竟然还有一群强劲的白色贵族家庭的存在，她真的惊呆了。这些家族帮助和扶持人性的未来和美好。就像朱丽叶特一样，他们也是古老慈爱之奥秘的学者。

最有趣的事实之一是，她发现，根据一项神秘的传统，产生了一个神圣的模式，它要求每一个黑色贵族中都会有一个灵魂的使命是去根除家族的负面作为。

马可和维多利亚似乎就是那样的角色。从扭曲的知识中衍化出来的黑暗仪式，大多数时候并不会提供或给予神秘力量，而只

是参与者大脑中残忍的异常行为。

维多利亚迅速地通过马可的接近和认知意识到，真正的力量到底来自哪里。来自你的意识提升了你的决策力，来自你只能感受却看不到的能量。无形掌控着有形。

她意识到了，作为一个女人她是多么的充满力量。自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剪过头发。她的直觉和感受力因此而变得更加细致了。她增加了各种提升的体验，这也毫无疑问地证明给她高纬度的存在。从那个曾生活在迷蒙，恐惧和封闭的防御状态里的维多利亚之中，诞生出了一个新的，强大的，美丽自然的女人。

通过终极奥秘中的爱神盛典，她得以跟马可一起增进神圣结合和爱的巨大力量的洞察力。

在他们初次相遇之后，马可和她就充当起了双面间谍的角色，开始跟自己的家族合作，而却真正听从于聪慧又狡黠的朱丽叶特姑姑的建议。每一场糟糕的会议他们都会参加，还有每一次会谈。站在后面，他们目睹着那些来自家人们折磨之下的恐惧，那些受害者们，还有强暴。他们就那么直直地站着，偶尔与彼此对视，紧握着自己和对方的灵魂。他们知道自己必须得忍受下去。因为他们知道，这已经是最好的方式了。

同时，他们的家族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那些计划到底是如何或者是因为什么而大量失败的。或者他们的敌人，包括那些白色贵族家庭，是如何成功地了解到他们阴谋的细节的。他们是从哪里知道了他们的秘密藏身处的？他们就是想不明白，比如说，

最近有一个小教堂倒塌了之后，埋掉了他们的两名梵蒂冈特工，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没有人怀疑维多利亚和马可，恰恰相反，由于损失惨重，他们被放置在了年轻一代中更重要的位置。

而他们俩也坚定地驻守着，专注于手上的神圣任务。折磨的间歇，当他们邪恶的家人们开心地大吃大喝的时候，他们俩分坐在房间的两个角落，看着彼此，然后把对方带入了充满爱意，温柔与感激的意识中。

时间就这样的过去了几年，维多利亚突然发现她那个残忍的哥哥皮埃尔有些异常，他开始对她表现出了不信任。维多利亚的直觉告诉她他在起疑，但是她已经没有功夫处理这件事了，因为他们两个要赶紧去阻止一个抵抗地方执法官的阴谋。

根据家族们的计划，在执法官公开露面之前，人群会被挑拨去攻击维护者，然后在他们的操纵之下，只有执政官在公众面前被刺身亡之后，精英保镖们才会出面介入。他们继续震慑聚集的人群，进而通过散步恐惧提升领导地位。

根据朱丽叶特的计划，马可会在刺杀的前一天与执法官会面，然后详细地提醒他整个危险的状况。这场会面会在一个小教堂里进行，而执法官会伪装前来。但是出事了。

马可没有回来，而维多利亚早上醒来之后，发现一个可疑的人在她的屋子附近鬼鬼祟祟。她感觉到了危险，她知道他们可能也猜到了她的身份。因此她在那个人破门而入之前，赶紧拿起了一把小剑，马可已经教过她使用的方法。然后跳到了房间挨着的



小阳台上，沿着藤蔓爬下了露台的墙，穿过了后院，最后在威尼斯城里疯跑了起来。

她不知道该逃去哪里，就朝那个马可前去会面的小教堂跑了过去，她想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朝身后看了看，认出了著名家族的护卫制服。

当维多利亚状似无意地出现在人群之中时，她用右手捂住了胸口想着：“哦，他们抓住马可了吗？”

她唯一的爱，她的堡垒，她在这黑暗的，人性颠倒的世界的光亮。我们只是在扮演着社会中的角色，同时却忘记了真实的自己。

马可，她的爱人，是那个能与她融入梦想的人，也向她证明了，世间有真正的自由。那就是灵魂永恒的自由。每一次他们与彼此的灵魂连接，朱丽叶特告诉他们那存在于另一个维度，他们发现那些掌控着人类社会的黑暗势力就无法触碰到他们。他们是生而自由的，那是他们的权利，他们的由来，他们的目的。自由就在他们最深的存在里，他们就是自由！



第一次躺在马可臂弯里的那一晚，维多利亚感受到了彻底的自由，充满了优雅和上升的愉悦。他们完完全全是彼此的；世间的坚固全部融化在了他们的触碰和愉悦的泪水里，他们疗愈了人生中累积的每一分孤独。当那柔软的紫罗兰床单包裹着他们交合的身体时，他们对彼此的爱也交融在了一起，那是至美的体验。他们抵达了一个无时的光亮时刻，那是合一的绚烂之光。

“不可能的！”当她想到她的挚爱可能已经去世的时候，逃跑中的维多利亚对自己喊了出来。这时，她经过了一座学校，后面跟着几个市场上的商贩，她继续在喧闹的威尼斯人之间奔跑着。

那个小教堂坐落在一个公共广场旁边，广场上有一个平台，用来举办各种重大的公共事件。当她快到广场的时候，她已经要喘不上气了，一股疲惫涌了上来，但是她还是坚强的坚持着。只

要能换回爱人的性命，她可以穿越全世界。

然后她听到追逐者在喊着她的名字，所以他们肯定已经很近了。这时她赶紧向右转进了一个狭窄的巷子里，里面充满了装着蔬菜的小木箱，然后她用手掌捂住了自己的嘴，为了让那些人不要听到她剧烈的吸气声。她决定藏在箱子后面，仔细地听听动静。这时，眼泪也不住地流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她听到追逐者靴子发出的坚硬脚步声，出现在了隔壁的巷子里。然后又看到两个守卫和她那性情不定的哥哥，皮埃尔，匆匆地走了过去。维多利亚赶紧站了起来，开始在通往广场的另一条街上跑了起来。这时，一张海报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根本无法相信她的眼睛；她颤抖地走了过去，差点儿因为震惊而晕死了过去。

那海报上印着马可的脸，上面公布着他即将被砍头的消息，时间就是那天早上，就在那个教堂旁边的广场上。维多利亚含着泪水，双眼无神地看了看天。现在已经快中午了，她来晚了。

“不！”她疯狂地喊着，把那张海报拽下来撕成了碎片，然后把剑从鞘里抽了出来，光速一般冲向了那个广场。

一瞬间她就冲出了那个狭小的街道，然后隔着一段距离，看向了那个广场上的台子，那里有一具尸体。马可安静的尸体，还穿着他日常的明亮长袍。他漂亮的，卷发的头，沾满了血迹，已经跟身体分了家，跟其他被处决的人一起，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就像一个穿着黑袍的人正在可怕地诉说着懊悔。

维多利亚跪在了地上，不想再看了。她的心已经碎了。她在胸前心口抓揉着双手，然后她哭了起来，泪水都要流尽，她努力地让自己不要晕过去。

“我亲爱的天使爱人！马可……”

很长时间过去了，她终于冷静了下来，然后努力地站了起来。然后她突然极度紧张起来，又在下一刻彻底放松了。她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什么能再失去的了，因此她沿着广场边冲向了教堂旁边的石墙，从一个侧面的窗子溜了进去，然后跳进了一个接待室里，她抬起头，发现面前正是她的哥哥。

“好啊，维多利亚，终于找到你了。你这个叛徒贱人！”皮埃尔怒斥道，眼睛里闪着嗜血的光。

“我就在这儿，你这个丢人的混蛋！”她回答道，随后挺直了腰背，勇敢地举起了她的武器。

他们打斗了起来。一场激烈的对战在他们之间开启了，剑光四溅，敌对的两人凌厉地前后攻守着。他们两个都知道，这是兄妹两人之间的最后一场博弈了。

“我这一生都不得不忍受跟你降生在同一个家庭里。那么多的暴力和鲜血脏污了你的双手……现在一切都该结束了！”维多利亚大喊了出来，推剑上前，逼退了皮埃尔。

“愚蠢的小人物！你生在一个最好的家庭，精英的家族，而你却选择了平民的那一边，那些无足轻重的人们。你背叛了自己的家人！马可已经被砍头了，他死了，现在就轮到你了！”皮埃

尔睁着血红的眼睛大喊着“每一个家人都会知道你做过了什么!”

“也许吧!”维多利亚说着,把剑从她哥哥的手上击了下来,然后从他的嘴割到了他的面颊“但肯定不是从你的嘴里!”

皮埃尔带着流血的一张脸跌落在了地上,维多利亚站在他的面前,说道:“让我们澄清一些事吧!彻底地澄清!你!根本不是我的家人!”

然后把他留在了那里,她走进了教堂的主厅,而那里却空无一人。

那里谁也没有了。

撇开已定的结果和事实,她的脑海里还有一丝声音,一丝希望,那就是她可以奇迹般地在这里遇见马可。但是一切都结束了。

维多利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跑出了后门。她就是跑着,跑着,跑进了外面的世界。她已经无处可去,无家可归了。家,她也从来没拥有过。她也不能去找朱丽叶特,因为那可能会让她也陷入嫌疑和危险之中。

不知为什么,她突然想起了今天早上在水中看到的那朵玫瑰,然后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了。她扔下了武器,放下了凌乱的头发,脱掉了鞋子。闭着眼睛,光着脚,随着飞扬的长发,她缓慢地在玫瑰花园里漫游着。她决定让幻想和想象力占领自己,让内心漫涌起那些在这花园里获得的,平和而幸福记忆的香气。

几个小时之后,她听到了一阵噪音,而一个熟悉的形象突然出现在了篱笆后面。维多利亚小心地走动了起来,那个篱笆后面



的人也开始温和地走向了她。维多利亚又向前了一步，然后看到了无法置信。

马可那明亮又充满生气的脸就在她的面前。

维多利亚的心狂跳了起来，她感觉自己要幸福的爆炸了，然后带着满眼的泪水，开心地抱住了马可。

马可紧拥着她的身体，轻轻地爱抚着她的头发，然后亲吻了她。

“维多利亚！我活着！我逃出来了！我回来了！没事了！”马可跟这个明显还迷惑着的女孩儿确定地说。

“怎么会？怎么可能呢？我看到你已经死了啊！”维多利亚一团疑惑地问。

“那只是一个诡计，那个人是个替身。他们用了一个跟我长得很像的人，就是为了诱你出来，”马可摇着头解释着，“亲爱的维多利亚，我的至爱。你现在还好好地活着就是我最大的快乐了！”马可吻了吻维多利亚的额头，他感觉自己再也不想松开面前的这个女孩儿了。他们拥有同样的一颗心。

“那个执法官事件从一开始就是个陷阱，他跟他们是一伙的。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去找到他们之中的叛徒。我提醒了执法官，所以很明显的我就是那个双面间谍，而皮埃尔说服了他们你跟我是合谋。但幸运的是，我成功而及时地逃了出来。”

“我的....天哪！”维多利亚辛苦地喘着气，闭着眼睛靠在了马可的胸膛上。“但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她盯着她的爱

人好奇地问道。

马可甜蜜地笑了起来。

“那你又是为什么来这里的呢？”

他们跟彼此交换了一个温柔的眼神，答案已经心照不宣了。

在温暖的落日之前，鸟儿愉快地唱着。这对爱侣在一艘充满了玫瑰的贡多拉小船上，朝着城市的出口，朝着地平线缓慢地前行着。

他们知道必须得离开了，但是心里却是喜悦的。前途的未知丝毫没有为他们带来压力。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尽力地完成了使命，现在要顺着这水浪驶向属于自己的自由了。他们肩并肩地躺在贡多拉上，凝视着彼此眼中的世界。

在这对爱人之间，躺着一朵粉色的玫瑰花，两人都用手触碰着它。此时此刻，他们心中再无杂事，只有这自由，相爱，共处的一刻。而他们也宣誓永远都会这样。

然后他们就在这滑顺的水波之下驶进了落日的光中。



## 勒娜娜在三角圣殿的展示

### IV

在千年之前，执政官，和他们非实体的侍从，通过基因操纵的手段创造出了爬虫人和残忍的生物。他们融入了行星的人类社会，以中心力量，经济和军事地位主宰着人们。

关于被占领的行星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执政官们专注于尽可能多地打压和灭绝女神能量，那种温柔的爱护，和一些典型的女性特质。他们通过压制女性的性能量和权利，通过发展反女性的信仰体系和思想来达成这样的目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存在着纯净，健康，平衡的女性能量，这个世界就不会有黑暗的容身之地。

这在那些行星上创造了不平衡的状况，以至于轻易地驱使着那些粗暴过剩的男性们开启了战争和暴力。在你们的任务期间，去锚定和传播神圣的女性能量，温柔的女性特质，和女神疗愈的临在是尤其必要的。这些对你们来说可能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那些被压制的人们之间，这已经是被彻底遗忘了的，因此它才至关重要。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听起来都很可怕，但是尽管如此，你们可能在想：那自由意志呢？那是一切有意识存有的基本工具啊，也是宇宙至高无上的关键。运用自由意志，我们都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并且创造自己的实相。为什么那些被压制的人们不利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抵抗黑暗势力呢？

起初，是通过忘记过往的生活，通过隔离行星，通过给人们洗脑，通过阻挡来自源头的能量，通过持续地保持低频状态，还有通过封锁真实的信息，执政官们创造了一个这样的情境，那就是那些星球上的人们，虽然每天面对着群星闪耀的夜空，竟然依旧相信，他们这里是这宇宙中唯一有生命的星球。因此，他们并不知道自已生活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所以根本不会想要解放。

黑暗势力把那些人们已经操纵到了如此的境地，他们一直持续地压制自由意志和积极的动机到了这样的程度，人们竟然已经忘记了他们最深的宇宙权利，也是他们灵魂最强大的武器，他们忘记了在更高层面是什么在驱使着所有现实的创造，还有什么会在更低层面显化出来，那就是自由意志。

“面纱”帷幕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专注于阻挠人类的自由意志，除此之外，在这么久的统治之后，人们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一种虚假的延续下来的黑暗。尤其是，他们的内在冲动告诉着他们，什么都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的。

### 希卡利

一个美妙的清晨开启了京都新的一天。太阳的光线把大家都从睡梦中叫醒了，一切都开始动了起来，街道，公园，所有的地方都充满了生机。

希卡利在丸山公园里蹦蹦跳跳地开心地走着，因为她很喜欢清晨。她一边走着，一边舒展着锻炼了一下身体，然后欣赏着头上开的正盛的樱花，那粉色的花瓣布满了整个公园，增添了很多

颜色和生气。这时，她从公文包里拿出了文件，这才是当前最让她兴奋的东西。

这份卷宗是来自一个叫做 Hoshikara 的组织特殊项目，而她是那里的歌手。是的。希卡利是一名京都的著名歌手，她的事业已经冉冉升起两年半的时间了。

从小她就是一个典型的叛逆小孩儿，而且尤其追求自由的精神。因此，她根本无法接受日本社会那些关于执行，道德，封闭的心态，还有众多规矩的严格限制。由于唱歌是她的激情所在，所以她决定利用自己的歌去打开人们对于重要事物的眼界，比如，获得个体的自由。

因此她就开始了创作和演唱歌曲，去让人们更具有力量，获取改变的灵感，敢于说不，勇于站起来对抗世界的不公。她成长在日本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正缓慢地接受着西方的世界和理想。即使它已经整体上是一个极其严格，保守，死板的国家了，但这种状况对于女性，却尤其严重。基本上，希卡利最隐秘的期望就是能够给人们带来激励的动力，让他们能够超越自己的极限。而她正用自己的歌做着这件事。

最后，她走到了公园的一个中心 filagory（原谅我没有找到这个词的意思），那里已经有人在等她。是里美，一个专业的程序员，也是她的一位好朋友。她热情地跟希卡利打着招呼然后拥抱了她。

“早上好，希卡利！今天真是不错啊，是吧？”“嗨，里美！”



她跟朋友打了个招呼，然后看向了头上的樱花和天空，“真的是啊，美极了。”

两个人都沉浸在了周围的美好景色里，然后希卡利快速地说道：“我很激动呢，你呢？”里美深呼吸了一下，一副千言万语无法诉说的模样，她真的有太多话要说了。

“我整晚都没睡，所以我就一直去攻克防火墙，为了让自己冷静一点儿。但是我都准备好了。”

希卡利听完笑了起来，她是很了解里美的减压习惯的。

你得知道，里美几年之前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程序员，为一家网络软件公司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她真的很不满意这份工作，首先实在是太缺乏挑战了，其次，随着她越来越深入地了解这个世界的网络金钱服务器和交易，她发现了很多独特的洗钱行为和非法的证券交易。

所以她辞了职，成为了一个人们说的“自由职业黑客”，然后她攻破了几十个跟黑色交易有关的网站和公司的数据库。有时候她会把钱转走，然后公开地揭露这些交易，还有这些公司的肮脏历史。

“你觉得她为什么还没来，亚--”希卡利想要问。

“亚苏莎？”里美大声地接过了她的话，“诶呀，你知道她的，她总是迟到。”她无奈地摇摇头然后看了看手表，亚苏莎十五分钟之前就该到的。

“啊！”里美兴奋地抓住了希卡利的胳膊，“我昨天看到你

上报纸了！你又拿你那些励志的音符大惊小怪了。但是要小心啊。”好朋友提醒着这位歌手。

“我就是在说实话而已，”希卡利真诚地回答说，“而且我们怎么会聊起这个话题呢？难道昨天你不是‘巧合地’要去处理一些 Sashiri 证券市场现金的事情么？还有之前的 Hiroto 兄弟的丑闻？”希卡利打趣地笑着，跟里美眨了下眼。

里美的眼睛眯了起来，微笑着，看起来就像一只甜美的猫咪，然后耸了耸肩，“你可不会知道。”

他们俩都高兴地笑了起来。

希卡利和里美都以自己的方式做着反叛者，想要利用各自的事业和天赋为世界带回正义。

但这时厚重的靴子声传了过来，她们回头一看，发现三人组里最大的反叛者才刚刚到。

亚苏莎已经站在了她们的面前，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势，嬉闹的打扮。她雀跃地从后面跳进了 filagory 里。

“怎么样，姑娘们？准备好行动了么？”她正义地喊着，双脚舒服地交叉在桌上。

亚苏莎原来是一名警察，专门对抗瘪三和其他犯罪团伙。但是很快地她发现在犯罪团体与警察的某些体系中，存在着令人不适的腐败和秘密协议。而最严重的是，两方一起操控着强大的政治力量去持续地促成贪婪的黑色交易，让社会大众的利益严重受损。

当她发现自己无法跟那些共生的犯罪团体对抗的时候，她的热情陷落了，随后就离开了警察队伍。她最大的期望就是通过把一小部分腐败又富有，抽干其他人们的混蛋关进监狱里，来创建一种世界新秩序。不管怎样，她都会去阻止他们的。对她来说，目标永远都能使方式更加神圣化。

自那以后，她就开始独自对抗那些腐败派系的活动。不久之后，通过以前的关系，她发现了一些同盟，然后就开始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团队去抵抗那些有组织的犯罪团体。

亚苏莎是一个顶尖的间谍，而且也十分擅长身体搏斗。然而在她团队里的其他四名成员被瘪三们“自杀”之后，她就不得不终止了行动，低调行事了一段时间。

然而一位励志的宣扬西方女权的歌手，一位神秘的专业黑客和一个自称维护治安的间谍是如何成为好朋友的呢？

好吧，这都是多亏了一个叫做 Hoshikara 的神秘组织，它在一个大风的秋季的某天里，同时联系了他们三个。

这次联系让他们三个都感觉十分意外，而且他们都不清楚这个似乎是非营利的协助组织需要他们做什么。那个组织的电子信息和邀请有着不寻常的强大能量，但同时又对会面的目的含糊不清。

更让人感觉到奇怪的是会面当天，地点并不是安排在了位于丸山的总公司，而是在郊区一个传统的木屋里，被一个安静又隔绝世外的神道花园所环绕。

当希卡利到达会面地点并按下了门铃的时候，她注意到了大门上一个有趣的守护者标志，是一条白龙。踏上了榻榻米的地板，她看到一个穿着和服的女士正微笑地迎接着她，她被引入了主厅，那里已经有两个同龄的女孩儿在卓袱台前就坐了。

跟她们打过招呼之后，她坐在了两人旁边一起等着。一片沉默。她们三个之前都不认识，也没有人知道此行是为了什么，所以他们就一直听着动静。

某种程度上来说，希卡利已经无法再忍受这种未知了，然后她安静地跟那两个陌生女孩儿说上了话，打算打破这种紧张的沉默气氛。

“不好意思，你们两个会不会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被邀请过来，或者这个组织的真实意图？”另外两个人的脸瞬间放松了下来，终于有人问了她们一直在疑惑的问题了，然后希卡利继续说道：“我就是一名歌手，但是我却从他们那里收到了一份特别的邀请。实际上如果我不来的话，那似乎算是一种威胁了。”

中间的那个女孩儿眼睛眯成了小缝儿，露出了一个可爱的微笑。她真的很高兴有人打破了沉默，而且看起来他们都是一样的状况。

“是吧？我也收到了那种消息。我是一个程序员，我从他们那里收到的邮件特别奇怪，虽然很少有这样的状况发生，但是我找不到跟这个组织有关的任何有效信息，还有他们为什么会让我来这里。”

希卡利若有所思地点着头，直到第三个女孩儿开了口。

“那这就表示这个组织极其地擅长掩盖他们的活动，而且如果他们同时需要一名歌手，一位程序员，和一位前警官的话，那真是很有趣的事情了。”

三个人一起点了点头，然后开始想象着他们的结论。希卡利和第一个女孩儿感觉另一个女孩儿的话很有道理，所以这场会面就显得越来越怪异了。

“不管怎样，很高兴认识你们。我是希卡利！”希卡利跟另外两人一边做着自我介绍，一边握了握手。

“我叫里美，你好”里美回应道。

“亚苏莎”亚苏莎礼貌地跟随。

三个女孩儿做了个深呼吸，喝了一点儿桌子上的热茶。然后由美看了看手表，这时她们面前的拉门打开了，两个穿着白色衣裳的人走了进来，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和一个岁数更大点儿的男人。

他们带着强烈而坚定的态度坐在了她们对面，然后那个男人开口了。

“我叫长濑，而这位女士是，”他向搭档做了个介绍的手势，“惠美。我们是 Hoshikara 组织的对外官方代表。我们十分愿意向你们三位告知我们为何发出盛邀的原因。”

然后长濑开始了漫长的解释，他说她们三位女孩儿第一次引起她们的注意已经是很多年前了，然后就对她们进行了很长时间



的观察。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简介地概括了一下她们在过去三年的生活。

“希卡利，当你开始因为那些励志歌曲而渐渐小有名气的时候，你最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你的歌里强烈地要求着对女性的平等对待，也讽刺着日本性别体制里的某些特殊面向。

即使在某些场合遭受了威胁，你也一步步大胆地试探。而且即使你还不知道这件事，但是如果你不参加今天这场会面的话，你很可能会死于下个月的一场车祸。

不过既然你已经选择前来，我可以向你保证，那场车祸就一定不会发生了，因为我们已经处理好了。”长濑先生确信地说。

希卡利面色苍白的想要努力地消化一下刚刚听到的话，而里美和亚苏莎都睁大了眼睛看着她。

然后那个叫做惠美的女士转向了里美，继续道。

“里美，当你开始认真地揭露那些腐败公司的数据库，并且公开那些神秘的海外账号的时候，你开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然而，你不知道的是，就在四十五天前，一个叫做 Tsutaware 的组织成立了一个精英小组，全力追查像你这样的黑客。而且三天之前，他们成功了。

如果你今天没有来的话，我们就不会继续出面插手了，而你很可能在一周以内就会入狱，或者更加糟糕……”

里美听完这些扰人的消息，深深地呼吸了一下。这时长濑先生转向了亚苏莎。

“亚苏莎，当你还是一名警察的时候，我们就在你身上看到了极大的潜力。你守诺，目的明确，还总是充满正义感，这对我们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而当你走上了自己的独行侠之路的时候，你更加受到了我们的赏识。不幸的是，我们没能阻止那场爆炸，致使你的队友们在战斗中被除掉了。我们不是永远无所不能的。”长濑坦诚地承认，然后继续解释道，“但是你可能很有兴趣知道，即使我们没有预测到那场系统性的突袭，但是我们当时怀疑你可能已经是某些人的暗杀目标了，所以出事的时候你幸运地正在别处，正是我们的安排了。”

亚苏莎的脸一直都保持着严肃，即使在她那双从不撒谎的眼睛里能看出，这些话对她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惠美小姐再次开口了，对着她们三个人说道。

“你们都知道，在社会运行的局面之下是存在着很多异常的，而你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地想要触发一些改变。因此我们现在就要把 Hoshikara 组织的主要目标揭示给你们，如果你们对我们的工作条件满意的话，一方面未来你们会收到重要的任务，它们偶尔会是极其可怕而凶险的；而另一方面，你们会持续地享受来自组织的全国性的势力和保护。

这是一份孤注一掷的邀请，如果你们同意，那就进入我们的圈子，你会完全地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没有回头路。”

希卡利，里美和亚苏莎惊呆了地听着这位女代表的话，很明

显这两位代表的身后有着庞大的势力，而且她们知道他们两个说的都是真话。听到如果没有 Hoshikara 公司的介入，她们三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要香消玉殒了的消息时，心里还是十分震惊的。

这时，长濑先生和惠美小姐都保持着沉默。他们在分析着三位候选人，而且用沉默来表示正在等待着对方的回应。

亚苏莎的声音首先打破了安静。她充满活力地站了起来然后伸出手“好！”她很利落地给出了回复。两位代表点着头跟她握了握手。

过了一会儿，里美也站了起来，作出了同样的回应“我也加入。”

现在只剩希卡利在考虑着这份邀请了。即使恐惧和不安全感正在侵袭着她，但是她终于有了一个很棒的机会去实现梦想了，那就是作为一名强劲组织里的战士去帮助日本。她眼光闪烁地微笑着加入了另外两个人中，然后握了握两位代表的手之后宣布“我的荣幸。”

长濑先生和惠美女士看起来似乎很满意。他们又都坐了下来，惠美女士从抽屉里拿出了三份巨大的文件，递给了三位女孩儿。然后他们俩又站了起来，轮流地说起了话。

“欢迎你们的加入。现在，请认真听我说。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会向你们揭露一些关于这个世界的社会体系的信息，它们可能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但是你们需要知道真相。实际

上你们有权利知道真相。”

然后长达三个小时的介绍就开始了。在无数的卷宗，文件和合约这些活生生的证据之下，希卡利，里美和亚苏莎终于意识到，这个世界原来隐藏着比她们想象中还多得多的秘密。

Hoshikara 的代表们揭露的事情，虽然起初看起来是绝对不可置信的，但是随着他们解释的深入和实际信息的展示，所有的一切都看起来很有逻辑，而同时也彻底颠覆了她们的世界观。Hoshikara 组织初期是由一个古老的中亚秘密社团建立起来的，他们宣誓要永远保护社团，而且当前正致力于维护金融前端的平衡，因为这对世界的现状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被揭示出来的都是极其震惊的秘密，比如说腐败的政治，军事，制药和金融精英们一起操纵着一个互相勾结的暗网，他们一起定位指导着这个社会的态度，趋势，和细节。

这一场有组织的，旨在破坏的阴谋在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文明中都坐拥着一席之地。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人们活在一种迷惑，昏睡，贫穷和染疾的状态中，这样他们就可以很轻易地被控制。

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卫生系统和制药业彻底的腐败，他们一直在合伙毒害着民众。媒体也完全都掌握在统治精英们的手里，助纣为虐地抛洒着洗脑的谎言，由此控制着人们的思维模式朝着那些人的期望走去。而同时军队和机密组织使那些潜在的觉醒者和想要有所作为的反抗者无法发声。

除此之外，还有针对人们心理和道德精神层面持续而强劲的科技战争，以及令人麻木的电子通信，电子辐射和低频流的实施。

与人性对立的阴谋不是一种理论，而是每一天的日常。

人为的战争，不治之症的疗法和自由能源的存在都是事实。所有的这一切都在 Hoshikara 组织提供的文件中能够得到证实。

让人震惊的是，比如在日本，竟然十分强调人们的性无能和性冷淡。这样的意味和日常否定性能量的行为都随处可见，因此人们也变得越来越疲倦和脆弱。

希卡利，里美和亚苏莎突然发现自己竟然身处一个行星的阴谋之中。而现实的人性已岌岌可危。

因此在 Hoshikara 组织的指导之下，她们就这样开启了工作。

作为一名歌手，希卡利接受到的指示是，通过歌词和主题去影响大众。所以她开始频繁地吸引大家去关注她的媒体节目，发布会，和重大事件。她作为一名歌手的名望和成功都源于组织在背后的支持和保护，她渐渐名气大涨。

里美作为一名黑客团队的队长接收着重要的任务，主要的职责是去对抗隐秘的网上黑市和银行系统的非法动机。

亚苏莎参加了一场高级特工的培训之后开始定期地被调用去参与众多任务。

她们三个都跟 Hoshikara 保持着长久的联系，而且彼此之间也迅速地成为了好朋友。

这份友谊起初是由 Hoshikara 所支持和建议的，因为她们能



够与彼此建立熟悉又信任的关系，这对未来的联合计划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她们也从最初的那刻起，就跟随本性地与彼此交往，自然地就像姐妹一样。

自从那次 Hoshikara 花园小屋的首次会面之后，已经过去了大半年。这次她们又重新被邀请去参加一个私人会面，为了一个代号“女神”的计划。

现在她们都坐在丸山公园中间的圆凳上，好奇地等待着，这次命运将会带来什么。

“我真的很好奇他们这次要带给我们什么，比如这次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内容。在我参加培训的时候，根据我正在经历的测试，我是应该去尽量解开这样的疑问的。”亚苏莎热情地说着，而她的朋友们则感兴趣地听着。“但是我现在还想不明白，简直有太多种可能了。”

“问题是，”里美举起了食指，“什么任务能同时需要一名歌手，一位黑客和一个特工呢？”

她们谁都想不出来。

过了一小会儿，希卡利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特工和黑客还是无论如何挺搭的，但是我可怎么融入那个局面呢？你们肯定也读到了，文件里包括着一个叫做奇美拉的公司大楼的细节，里面有很详细的描述。但是任务的目的却没有提及。”

亚苏莎和里美点了点头然后翻了个白眼。就在那时，一辆小汽车在他们身后鸣起了笛，她们一回头，发现一辆著名的白色斯巴鲁正停在停车场上。

“我们的车到了”当三个人快速起身走向那辆车的时候，希卡利说道。

司机是一位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当他拉下车窗的时候看起来更像个男孩儿而不是男人，那人说了声：“宙船”，然后指了指后门。那是她们提前就知道的密码，为了确保她们不会上错车。当她们被雇佣的那刻起，这些安全措施已经变成了必须。亚苏莎，里美和希卡利赶紧跳上了车。

“我叫新一。如果需要帮忙的话，请随时跟我讲。希望大家行程愉快！”说完她们的司机转了过去，然后把她们载去了第一次会面的那个古式小屋。

当她们再次走进那个有着榻榻米地板的房间的时候，长濑先生和惠美女士已经坐在桌边等候了。当她们恭敬地就坐之后，两位代表马上就直入主题。

“亲爱的里美，亚苏莎和希卡利，欢迎回到我们的小团体。”长濑向她们问好。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你们的表现真是可圈可点，所以我们要向你们表示祝贺和谢意。”惠美女士友善地接着说道，然后跟长濑一起向她们鞠了一躬，表达了赞赏和感谢。女孩儿们也回了礼。

“基于你们的表现我们相信，你们可以去完成那个我们最初想让你们完成的计划了。这项任务的名字是女神，”长濑带着一丝微笑解释着，“这个任务，就像你们可能已经猜到的那样，是关于奇美拉旗下的一所重要的办公区的。”

这时，惠美小姐拿出了一台无线笔记本电脑，开始向她们展示一系列的表格，图片和关于那栋大楼的其他数据。“大家应该知道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奇美拉一直站在生物战的最前线，与民众们对立，同时还藏在地堡和地下实验室里研制着生化武器。然后通常在非洲试验完之后，用来传播瘟疫。”惠美小姐这时停顿了一小会儿，为了让三位女孩儿好好消化一下她刚刚说过的内容。

“应该不需要说，这项任务是绝对不容易的，而且你们也会一直处于潜在的危险中。”

然后长濑先生接过了话。

“这项任务的目的是：进入大楼，然后通过控制中心，乘电梯下到一个秘密的地下实验室，用一种我们提供给你们特殊添加剂，成功破坏实验材料。”

“你亚苏莎，”长濑先生转向了女孩儿“负责任务的力量支撑，破除障碍并且突破每一道安全门，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使用武力，但是只要能进入地堡并毁坏每一个可怕的生物武器，你可以自己决定随机应变。”

亚苏莎骄傲地站了起来然后点着头。

“我会的！”

长濑先生赞赏地点了点头，然后转向了里美那边，“我想应该不用多说，一个如此重要的身价几十亿的组织肯定有着十分先进的防御系统。里美，你的工作是去移除所有阻挡你搭档完成任务的阻碍。所有的安全密码，摄像头，电子门和网上警报系统都由你来负责。”

里美露出了一个大大的微笑然后骄傲地宣布，“没有程序是我攻克不了的，不会让您失望的。”

“最后，”惠美小姐接着说道，“我们需要一个进入大楼的理由。我们需要制造一场转移视线的事件，是的，一场特别吵闹的事件”惠美微笑地看着希卡利。

“你，希卡利，因此会被盛情邀请去奇美拉 A11 栋大楼的演播厅开一场演唱会，就在四月十一号那天。你要保持着高度的专注力，因为你们三人要一直与彼此保持着联系。在任务的最后阶段，需要你利用粉丝的人群去制造一场混乱，以确保你的同伴可以成功逃脱大楼。她们一旦离开了大楼，一辆车牌号带着 OM3 标识的白色斯巴鲁会等着你们。

你们需要知道，你们即将达成的使命对日本以及全世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项任务的成功比我们五个人的生命都重要的多，因此你们需要带着彻底准备好的状态和完全投入的决心才可以接受这项任务。

“如果你们觉得需要一些时间再考虑一下，现在请告诉我们。”

一片沉默。

希卡利，里美和亚苏莎轮流看了看彼此。她们三个都在认真又彻底地考虑着她们的任务，和其中潜在的后果和危险。

凭着奇美拉企业的势力，一旦他们想明白了事件的前因后果，随时都可以除掉她们三个。而其他的后果可能就更不可想象了。但是如果不为自己全心信仰的事情冒险投入的话，活着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只有全情的奉献才能有真正的作为。她们可以做到，所以她们三个跟彼此点了点头之后，就一齐向两位代表鞠了一躬。

惠美小姐和长濑先生也满意地回应了一个鞠躬。然后，在她们就坐之后，长濑又说起了话：

“太好了！那现在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任务的细节了。”他拿出一个大大的文件夹，而惠美小姐则打开了投影仪。

“但是在开始之前我还要问一下，你们有任何疑问么？”

希卡利，里美和亚苏莎都不知道要从何问起了……

\*\*\*

一周之后，京都的清晨，A11号奇美拉大楼的前方，正站着三位女人，她们身边的这栋巨大建筑简直就是一个玻璃制的凹面体。

但是她们并没有在欣赏着这栋建筑的外观，甚至都没有在看着它，而是意气风发地看着天空。

她们没有说话，就那样盯着穹顶的天蓝和闪现的白色亮光，



专注，景仰，投入。当她们与彼此拥抱的时候，心里的情绪转化成了剧烈的心跳，因为她们知道，到了晚上的时候，她们三个可能都会丧命了。

她们的三人拥抱持续了至少五秒钟之后，希卡利关心地说道：“请一切小心”然后充满爱意地看着她的同伴们，另外两人已经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成为了她真正的家人。

“你也是！”里美温柔地说着，轻抚着希卡利的头发。

“我们要竭尽所能然后我们一定会成功！你们等着瞧吧！今晚，我们肯定会喝上胜利的香槟的。”亚苏莎还是如往常一样凌厉又乐观的语气，然后又稍稍温柔了一下声音：

“但你们还是要小心。”

然后三个人擦掉了泪水，又因为大家竟然这么感伤而笑了起来，最后终于向着任务出发了。

\*\*\*

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希卡利又做了个深呼吸。事不宜迟。

再一次，她确认了一下自己的耳机是否好用。

“A，回话！”她用亚苏莎的首字母作为了她的代号，“情况怎么样？”

“A在。一切就绪。我正在你粉丝群的后面，在演播室的角落里，你唱第一首歌的时候，我就立马行动。”

“好，A。我知道了。S，你也在么？”

“S在线。我已就位，一切就绪。”里美回答说，她正在接

待处旁边的小会客室里，屋子里充满了电脑，线路，和专业的黑客装备。

“我已经连上了大楼的主安全服务器，并且已经取得了所有摄像头的权限。等你给我发出信号，我就马上行动。”“明白了！太棒了！那就开启女神行动吧！”希卡利坚定地说完之后，就走上了舞台。在舞台的焦点之中，跟上百人一起分享着激励人心的感受，在歌曲之中尽情地倾洒着自己的灵魂，对她来说永远如归乡一样自在愉悦。

观众们疯狂地喊叫着，欢迎他们的挚爱歌手，而舞台上的人也高高地挥手致意，露着大大的笑容。“感谢你们的到来。希望今晚我们能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开始吧！”她跟乐队示意了一下之后，就开始唱起了她最著名的一首励志歌曲。希卡利的迷人嗓音，乐曲中的美妙旋律和韵律，还有人群中发出的既兴奋又激动的喊叫声，使这栋大楼充满了活力，愉悦和生气。

“A！”里美发出了连线，“我现在再次检查一遍大楼的蓝图和你的路线。我需要再提醒你一次，你要经过三个主要安全点才能进入控制中心，从那里你可以乘坐一间隐秘的电梯前往实验室。”“明白！”亚苏莎利落地回复，她刚从休息室走出来，把长裙换成了奇美拉员工的制服，带着伪妆和人造的隐形眼镜，拿着个人通行证和一把塑料的眩晕枪。

她最后看了一眼正在热情演唱的希卡利，就走向了前台。

“一切都得从前台开始，因为那里每天都会生成一个新的密

码，没有密码就哪儿去不了。到时用你的化名，同时我会悄悄地关闭摄像头。”里美的声音从联络器里传了过来。

“好的，S。”亚苏莎回答完就状似悠闲地走向了前台，当她跟接待员说话的时候，就像是一个日常上班的员工一样自然，她装作尖声地说：

“晚上好！我叫 Kazenawa 友子，化学部。”然后递上了她的身份证件。

接待员快速地看了她一眼之后，打了声招呼，然后机械地拿起了通行证把它插入了一个扫描仪。最后让亚苏莎输入自己的个人密码。

亚苏莎很清楚的记得那个早上被麻醉剂迷晕的女员工的密码，她现在正意识不清地躺在一台面包车里，而她的身份将会被亚苏莎盗用一晚。

她快速地输入了密码，然后微笑地看着那个小机器亮起了绿光。接待员快速地确认了一下数据库内 Kazenawa 友子的名字，然后打印出了一张前往特定区域所需的密码。在她把单子递过来之前，她蹙起了眉头，然后眼睛盯着屏幕说道：

“我收到了信息，说由于今天演唱会的关系，化学区今晚暂停换班。你去那里做什么？”她转向了亚苏莎，严厉地盯着她。亚苏莎迟疑了一下然后冷静地回道：

“我把一份重要的文件落在这儿了，那是周五学期展示会议所需的很重要的材料。如果我不赶紧来取它，就快赶不上交差了。

它的主题，你知道的，就是那个‘水’计划。简直是太紧急了。”

那个女人直直地检视了她一会儿，才把那个印着通行码的小标签递过来。亚苏莎感谢了她之后就走向了化学区。

“开头可不怎么顺呐。”亚苏莎小声嘀咕着，把那个小标签插入了第一个检测点的扫描仪里，然后顺利通过，接着往化学区走去。

“干得不错，A。保持乐观，你路上遇到的摄像头我都会替你搞定。”

“这里是H，一切还好么？你们两个怎么样？”希卡利喘着气说着，她刚刚唱完了开头的三首歌。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H，我通过了第一道门。”亚苏莎回复道。

“很好，H登出。”希卡利喝了一点儿水，然后返回舞台继续在观众面前唱跳了起来，这次是一首狂野的爱之歌。

“好的A，现在你需要走到B2区。在前方右拐然后进入四楼。”

“收到，S。”亚苏莎回复。她以很自然的步速往B区走着，虽然途中遇到了几名员工，但是都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终于，她到达了B区，穿过二号入口之后进入了一个长长的走廊。

“这条路的尽头就需要保安亲自验明正身了，对吧？”亚苏莎一边问着，一边沿着唯一的方向走着，前方是另一扇玻璃门。

“是的，A。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你的隐形眼睛会好好发挥

它们的作用，传感器就不会检测出任何异常。我们的信息显示，那边会有四名守卫。如果出了任何意外，你知道该怎么做。同时，我也会在 A 区的服务器里发送一种病毒。”“好的，没问题。眩晕枪和化学添加剂也都藏好了。”亚苏莎自信地说着，她已经走到了走廊的尽头，穿过了那扇门，走入了一个全白的方形控制室，四名守卫就站在她的面前。最大个的那个唬人地对她喊道：“你来这儿干什么？今晚的工作项目已经取消了，只有化学区的领导们还在实验室里。”

“我已经知道了。我是化学部的员工。”亚苏莎给他们看了看自己带着照片的身份证件，“而且我现在要赶紧带走一份重要的卷宗。我就进去二十分钟。你可以给前台甚至是化学区打电话。即使我不太建议打扰后者。”亚苏莎温柔而确定地表明了想法，希望守卫能够被她的虚张声势唬到。那个守卫定定地看了她三秒钟之后，示意她过来，然后命令道：“去门那儿！身体扫描！”

亚苏莎往前走了几步就到了传感门。突然屋里响起了一阵鸣笛声，亚苏莎紧张起来，然后立马摆出了应战的姿势，但是那鸣声并不是来自检测门而是外面。一直跟她对话的那个守卫领班迅速地看了一眼电脑屏幕，然后宣布：“有人入侵了 A 区的服务器室。电脑显示入侵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内部。肇事者可能还在这里，快！广藤！种兔！区域搜索！”

两位守卫匆匆离开了，拿出了武器。

“诶呀！本来应该是你已经出来了之后安保部才能意识到着



件事的，这样他们就不会拦住你的去路了。我肯定是触发了一个掩藏很深的防火墙指令。再等我一小会儿，A。”亚苏莎听到里美的声音传了过来。

她调整了一下呼吸，努力保持着静止的状态站在检测门那儿，等待着守卫的下一部指示。

“在我们弄清这是一场非法入侵还是系统漏洞之前，谁都不准离开。”他命令道。亚苏莎等了一会儿，想着该怎么随机应变。就着鸣笛声的遮盖，她悄悄地跟里美联系了起来：“S！现在该怎么办？”

“等等。嗯.....我明白了！我知道了。我会把他们引去一间隔音的房间然后利用电子门把他们困在里面。随后我会破坏两区之间的通信。没有联系。没有摄像头。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毫无顾虑地打倒剩下的两名保安了，因为没有人会知道。所以，就是这样.....再等一小下.....行动！”里美发出了信号。她一听到指令就立马行动了起来。她从低胸的衣服里拿出了眩晕枪，精准地击中了左边那人的脖子。

那个大块头的男人突然浑身僵硬，扭曲了起来然后毫无意识地跌落在地。右边的另一个守卫反应太慢了，被她一脚踢中了腹部，这一下使他身子倾了过来，她又用武器的钝面狠狠地一击他的头顶，那个守卫也跌落在地，晕了过去。

然后，为了安全起见，亚苏莎也朝那个人射了一枪迷醉弹。

“哇哦！真有你的！”里美欢呼了起来。

“小菜一碟。”亚苏莎骄傲地看了看四周。

“怎么样了？我现在才有时间休息一下，但是我听见刚刚似乎是出事了。”希卡利的声音插了进来。

“我们都搞定了，H！一切顺利。A当前正在穿过第二个安全门。”

“太棒了，A和S。祝你们好运！我得走了。”希卡利喘着气急促地说道。

“好的，H！”亚苏莎回复了一声就走向了虹膜扫描器。那个竖直的机器通过伪造的隐形眼镜辨认出了亚苏莎的眼睛，然后在发出了一声确认的哔哔声之后为她打开了门，给予了她通往化学中心那部电梯的权限。不过亚苏莎先捡起了一个守卫的手枪之后才登上了电梯。

在电梯悄无声息地下降的时候，里美为她梳理着下一步的规划。

“好的A，现在是打硬仗的时候了。这之前，你伪装的这位员工拥有所有的通行方式，但是她却没有进入控制中心的权限，因此现在你需要得到一位内部人员或者某位区域领导的银卡。

我们很确定有个人仍然呆在里面，他叫作健太博士，男性，瘦高，戴着眼镜。他在J4实验室工作。但是要小心，因为数据定性他为‘危险’！”

电梯门开了，亚苏莎抵达了拥挤的化学部。一切都是白色的和长方形的。在实验室和实验间里，机器们嗡嗡响着，化学物品

发出的诡异又不自然的气味传播到四处，这里整个的气氛都凝固极了。

当亚苏莎缓慢在过道间行走的时候，一位科学家从一间实验室里走了出来。他看起来又矮又壮，因此亚苏莎确定他不是目标人物。那个小个子科学家快速地看了她一眼，然后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点头示意了一下，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对她表现出特别的兴趣。随后他就在另一个过道的末尾消失了。

亚苏莎终于看到了一幅地图，上面显示着化学区每一个实验室的位置，然后她发现 J4 实验室就在她右手边那个过道的末尾。她出发走了过去，看到里面的灯已经关上了。不管怎样她还是应该检查一下这个房间，可能健太博士把他的银卡落在了里面呢，她这么希望着。

她小心地进入了 J4 室，然后迅速地够到了墙上的开关，想要检查一下。当灯亮起来的时候，她的心小小地震了一下。她不是一个人。

这个房间里充满了各种化学器具和实验瓶，而一位高高的男人正拿着一把枪面对着她。那个人肯定毫无疑问的是健太博士了，他讥笑地对她咳嗽了起来说道：“晚上好啊！”然后又换了一个更加挑衅的语气：“你可真蠢啊！你真以为自己可以无声无息地在一栋奇美拉大楼里大摇大摆么？傻货！”

亚苏莎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显然健太博士很清楚她们的意图。她听到了里美的声音：“糟糕！坚持住 A，我会想出办法

的。”“别做任何冲动或者疯狂的事。”亚苏莎说完就把双手轻轻地举了起来，表示自己投降了。

“你们还真是疯狂啊，你们差点儿就把两区之间的通信网络截断了，但是以为没有人会注意到你们，还真是天真呐。电梯里有双层监控系统，显然你们那个超级 IT 专家没有预料到这种可能性。”健太博士嘲讽地笑了起来，然后命令亚苏莎从门口走到墙边站着。

“我已经派一名同事去找安保人员了。”健太博士对她宣布，亚苏莎想起了那个鬼鬼祟祟的小个子科学家，那人肯定是故意无视她的。

这时，里美的声音传了过来：“让我们来试试吧。A 你再坚持一下，我要确保那个科学家通知不了任何人。”

亚苏莎觉得该跟这位博士聊聊了。

“健太博士，请听我说！你可能以为我是一名危险的盗贼，毕竟局面看起来是这样的。但是请相信我，我服务于一个崇高的目标。你根本不知道你工作的这家公司其实是在……”听到这儿，健太博士看起来似乎被彻底激怒了，他大喊了起来：

“你可别妄想教育我，小姐！我非常清楚这家公司在做什么。你才不知道自己陷进了什么局面，如果你知道这些事情有多重要的话，你就会知道你已命悬一线了。”

亚苏莎发现自己不幸地猜中了，健太博士就是那些大坏人之一，而且完全参与了整个计划。他根本不是单单在这里上班的一

个无辜之人。

更不幸的是，当前这个状况之下，她根本无法扑倒这个博士，因为两人之间的距离太远了，而且她肯定也是没法在博士开枪之前使用眩晕枪的。而幸运的是，里美的声音突然出现了：“那个科学家已经搞定了，仔细听着，A。我要把灯都关掉。准备好！行动！”突然之间，一片黑暗。

被突如其来的黑暗吓了一跳，那个博士本能地朝着亚苏莎站着的位置开了一枪，但是亚苏莎早就在上一秒就闪开了，然后一跃而起踢倒了博士。

没有一丝迟疑，她夺过了博士手里的枪，随后指着他的头喊道：“把灯打开，S！”，然后屋子里的灯神奇般地响应，再次照亮了实验室。

她语带讽刺地缓慢耳语道：“你刚刚在说什么来着，疯子先生？”依旧用枪抵着他的头。

博士看起来更加愤怒了，就那么眼含憎恨地保持着沉默。

然后他们两人缓慢站起身来，亚苏莎小心地控制着他，以免他趁机逃脱。

“银卡！”亚苏莎一边搜查着他的每一个口袋一边命令道。

“你以为我难道不知道你是为它来的吗？很显然每一个闯入这里的人几乎都想要拿到它。”他轻蔑地说。

“今晚除去其他的人，只有我有一张银卡，但是我一发现你们的存在就把它毁了。你永远都别想进入控制中心了！而且现在



我的朋友肯定已经通知大楼里的每一个人，你在这里了。”他自信地吹嘘着。

“别想美事了，老人家！”亚苏莎朝博士眨了下眼，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卷胶带捆住了他的双手，接着堵住了嘴。

完成之后，它就拉着被捆住的博士走向了控制板的门，同时跟里美说着话：

“有没有不用银卡前往控制中心的方法？”

“我也在想办法。但不幸的是，为了安全考虑，这扇门只能凭借人工打开，为了防止黑客入侵，它尤其被设置了无法连接网络。”

“好的，我知道了”亚苏莎说着突然有了一个有趣的想法。

“S！我有一个好玩儿的计划。你刚才说你切断了这里所有摄像头之间的连接。你可不可以只发送一个摄像头的画面？就是这里的那个，就在控制中心大门的前面，正对着控制中心？”

“可以！我确定我能办成，给我点儿时间。但是这怎么会解决当前的状况呢？”里美有点儿迷惑地问。

“交给我吧！”亚苏莎说道。然后迅速地把博士拴在了门边靠近墙壁的一根管子上，这样当她爬上门上的那块凸起处等待的时候，博士就只能看到另一个方向了。

里美猜测了一下她的好友将要如何行动。

“我准备好了，快！”亚苏莎大声喊道，里美迅速把被绑的健太博士的录像发送给了控制中心。

过了一会儿，里面发出了嘈杂的喊叫声，然后控制中心的门突然打开了，两个武装的守卫和两名看起来似乎是 IT 人员的人走了出来。

亚苏莎悄悄地跳了下来，用眩晕弹击倒了一名守卫和一名 IT 人员，然后迅速地冲进了控制中心，里面是一个圆形的拱顶房间。

这里还剩下一个惊呆了的守卫，她顺势用眩晕枪击倒了他，剩下的两名计算机科学家举起双手投降了。

“赶紧把门给我锁上！”亚苏莎命令道。但是 IT 人员们拒绝跟她困在一起。亚苏莎听到外面的人已经迅速靠近了。

“是一个大大的蓝色按钮！”里美出声协助了。

亚苏莎很幸运地迅速就看到了一个 IT 男身后闪烁的蓝色大按钮，然后用眩晕枪击中了剩下的两名员工之后，快速地按了下去。

“太棒了！今晚我已经把这个公司一半的人都迷倒了。”亚苏莎气喘吁吁地喘着气，安心地把控制门在守卫进来之前摔上了。她停下来想好好平稳一下呼吸，顺便回忆了一下这场成功的入侵，这时希卡利的声音叽叽喳喳地传了过来。

“姐妹们！我是 H。你们在哪儿呢？这里都炸开锅了，他们告诉我得提前一小时结束演出了，而且我看到走廊里有一些武装的守卫正往前台走呢。我想我们可能快没有时间了！”

“H！不管怎样，尽量给我们再争取点儿时间！演唱会还是得再继续一会儿。S 才刚进入控制中心。”里美简单地跟她说明

了一下状况。

“了解。”希卡利回复完就走回了舞台，然后跟观众们喊道：“今晚就让我们献出所有的热情吧！让它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盛会！”

人群都沸腾地呼喊了起来。

“不要想明天！就是现在！就在此刻！疯狂一整晚！”然后她继续开始了演唱，唱起了那首充满激情的关于幸福的歌曲。

亚苏莎看了看控制室里拥有着数千个摄像头，按钮和屏幕的系统，好在里美已经很清楚地解开了它们各自的功能。

“好的 A，拿出我们提前收到的密码，输入组合键，把那个神秘的电梯打开。”里美提醒她下一步要做的事。

亚苏莎照做了，在输入了密码之后，一部隐秘的电梯从墙壁里显露了出来。

“棒！太迅速了！加油！”里美给她打着气。

亚苏莎一刻未停地走进了电梯，按下了里面唯一的按钮，朝着那些神秘的地堡赶了过去。电梯下行了很久很久，她感觉自己被带到了很远很远的地下，当门打开的那一刻，她觉得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地下的地堡和实验室是一个超级巨大的组合，比她之前预想的都要大得多，而且那里的景象也十分可怖。

她往前走了几步，想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

然后她尖叫了起来。

“克隆人！”

“什么？你在说什么 A？我听不清。你看到了什么？”亚苏莎没法回答了。

盯着眼前的一个个实验室，她已经彻底的震惊了。那些实验室和房间里装满了克隆人，他们在放在充满了电线的箱子里，或者充满了水的隔间里。

有些躺在床上，身上插满了奇怪的电子设备；有些躺在似乎是某种放射间里；而剩下的就在液体里漂游着。她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她们都拥有着同样的一张脸。而且亚苏莎认识这张脸的主人。

那就是她！

一阵剧烈的脚步声让亚苏莎恢复了意识，她赶紧跑起来迅速地躲到了一个净化器的后面，然后从那个位置向两个地堡的守卫射了两枪。搞定了。然而，另一边突然闪出了一个人影，那人迅速地扑过来，把眩晕枪从她的手上撞了出去，然后使尽全力地勒住了她的脖子。亚苏莎顺势踢中了他的裆部，然后身体下倾，远离了他的抓捕，又一回手掐住了他的脖子。随后一颗子弹从她的身边飞了过去，亚苏莎赶紧向旁边躲闪，然后拿出之前从守卫那里缴收的手枪，一枪击中了攻击者的心脏。

她跪在了实验室冰冷的地板上，聚精会神地听着动静，小心提防着任何残留的守卫，尽量屏住着自己的呼吸。在确定了没有守卫剩下了之后，她站了起来，再次面对起了这难以置信的场面。

现在，在这场小小的打斗过后，一部分的克隆人看起来似乎是醒过来了，而且脸上正显露着好奇和恐惧混杂的神情。

“S!H! 他们做了我的克隆人！这些混蛋竟然做了我的克隆人！我的？！这里大概有三十多个。我不懂！这到底都是什么啊！？”亚苏莎已经彻底迷糊了，她就那样一动不动地，看着她的那些复制人。一会儿之后，又低下了头，因为她已经无法忍受这样荒诞的画面了。那些克隆人对于她的狂喊没有作出任何的反应，她想可能她们已经习惯于顺从和压制了吧。

希卡利还在演唱着，所以也没法回答她的问题。

“A”里美温柔地说，“我也不懂这些疯狂的行为，那里没有摄像头，所以我什么都看不到。真的不能想象看到自己的三十个复制人对你来说是怎样难熬的经历，所以我理解你的愤怒。天呐，那真的是很沉重的痛苦！但是现在，我们还是要专注于我们的任务，而且……”

“但是我不能放下她们不管！我不能就这样毁了那些化学物质！在这里，有一半的克隆人的身体浸在各种各样的化学品里；有些还在睡觉，有些甚至还没有被开发。我会杀掉一群无辜的人的！你难道不明白么？”

“A，请冷静一点儿，好好想想吧。我没有告诉你要那样做，但是你需要冷静下来，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好多事情都危在旦夕，已经迫在眉睫了。快想想吧！”里美想要努力地劝说她的好友，但是发现亚苏莎似乎已经失去了冷静专注的能力，而这样会给整



个任务，她和希卡利，带来致命的危机。

亚苏莎强迫自己努力地深呼吸了几下，她心里的某个地方知道，里美是对的。但是当前的状况实在是充满困扰，即使对于她这样一位老练的特工来说，而那种夸张的情绪正侵占着她的每一个细胞。

Hoshikara 知道这件事吗？他们应该知道的！他们肯定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说？为什么不提前让她有个心理准备？

她现在的状况太难了，但是她不能因为自己情绪的爆发就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这样她们之前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而且可能还会给大局带来更大的打击。她真的没有时间了，得赶紧行动了。

她抬起头来，看到了一位克隆人惊恐的眼睛，她知道该做什么了。

“我得把她们都救出来，毁掉化学添加剂，然后把这个鬼地方一把火烧掉！”亚苏莎果断而决绝地宣布。

“那怎么可能？！你在说什么啊，A？好好想想！你根本不了解这些克隆人，她们可能被编程了去做.....我也很可怜她们，但是那样太冒险了。她们人数太多了，而且时间.....我不知道.....”里美不断地说着，但是亚苏莎打断了她们的话。

“请帮我吧，S，求你了！没有你我肯定不会成功。但是如果你不帮忙的话，也别来阻挠我。请理解，如果你能看到我所看到的景象的话，你也会这么做的。”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她身边那些可怕的实验间，然后走去了一个标着“缺陷 / 死亡”的那间，

透过房间的玻璃墙，她看到里面俨然是十几个她的复制人的尸体。

“A，求你了！别意气用事！不值的。还记得承诺和全力的奉献吗？你总是重复这些话，而且那都是真的。谁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个这样的地堡，而且如果你现在奋不顾身了，那就永远都没办法为余下的使命努力了。”

“他们杀了十几个我。就为了实验！我知道她们其实不算是我，但是他们不可以这样对待人们，对待有情的众生。他们可以.....”但是希卡利喘着粗气的声音打断了亚苏莎的狂怒。

“A,S！我回来了！我的天呐！唱歌的时候我什么都听见了，但是我没法回话。克隆人我的天啊。A，请不要那样做！听我们的话，我们不想失去你！即使她们跟你有一样的脸和身体，但她们依旧不是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格和灵魂。灵魂---”希卡利努力地劝说着她倔强的朋友，但是亚苏莎强硬又不妥协的声音打破了她的劝阻。

“我已经决定了。等一下，我就会把正义带回此处！”

三人之间突然一片静默，然后希卡利安静地说：“那我们就跟你一起！”“我们会帮你的！”里美也赞同地说。“谢谢你们。”亚苏莎感激着，然后走去了最近的洗脸盆，迅速地洗掉了脸上的妆容和伪装，现在她看起来和那些克隆人一模一样了。她转身面对着她们，好多克隆人惊叹又震惊地看着她。是时候行动了！

她迅速出发，开始苏醒和释放所有的克隆单元。她们大多数

都昏昏沉沉的，一言不发，看起来很无助。但是有些看起来颇为完好，她们都感谢她的解救。

所有可以逃跑的克隆人都被解禁了出来，至少有三十个人围成一群站在她的面前，等待着下一步的指示。亚苏莎站到了桌子上宣布：“我是亚苏莎！你们是由我的基因材料所创造出来的，我们拥有同样的一套基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起来一模一样。不管之前你们相信的是什么，不管奴役你们的人把什么放进了你们的脑子里，我说的才是真相！不幸的是，我们必须得赶快行动了，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弄清楚你们了解到了什么，你们一直以来接受的都是什么样的信息。我来就是要解救你们，现在我们要一起冲出去，而你们会获得真正的自由！”亚苏莎高高地举起手臂激动地喊着，这时面前的克隆人们也都瞬间欢呼了起来。三位看起来更有个体性的克隆人迅速走到亚苏莎的身边介绍着自己。

“我的名字是亚基拉 7 号！”

“我的是亚基拉 12 号！”

“我是亚基拉 19 号！”她们对着震惊的亚苏莎大声说着。亚基拉这个名字让她感觉十分怪异。然后这三位克隆人告诉她，她们一生都生活在这里，但是她们刚刚清醒几年而已，只是因为她们的肉体发展加速了，她们只有在成熟的年纪才会觉醒。她们解释说，比较幸运的亚基拉们，并不需要参加很多实验，她们都神志清醒而且很早就知道自己是这地下秘密地堡里的囚徒，但是却无法逃脱或者已经逃脱失败。

她们都感激地感谢着亚苏莎的善举，亚苏莎温和地点了点头，随后联系了里美。

“好吧，你怎么看 S？”

“我们说了我们会支持你。我已经想出了一个逃跑计划。挺冒险的但是我们还能怎么办呢？在这个地堡里，左手边钢墙的大门后面有一个应急出口。它经过一个长长的隧道体系通往了沢山悬崖。如果你们能跑那么远的话，那么就真的是逃脱成功了。”

“好的，谢谢你 S! H,你还能坚持一下吗？”

“可以，我会尽全力的！我会争取所有的时间！”希卡利大喊着回答。

然后那个决意的女孩儿给出了命令，所有的克隆人开始疯狂地打砸起了这里的设备，几分钟之内就毁坏了所有的一切。亚苏莎用手里那种特殊的化学反应剂毁掉了所有潜藏的生化武器和化学实验。

她把地上那三个守卫的配枪递给了三个谨慎的亚基拉，然后她们一齐走向了那扇钢制大门，里美已经用网络指令提前把它打开了。

“有情况，有情况！”里美突然大喊起来，“刚才我打开紧急出口的时候，我想他们知道我的所在了。那扇大门，A，你应该试试……”但是里美的声音突然断掉了。

“S,上线！S！你还在吗？”亚苏莎恐惧地喊着。

“S! 你还好吗?” 希卡利精疲力尽的声音也大声地传了过来, “我们应该怎么办?”

“H,听我说!” 亚苏莎命令着, 她正在考虑着她们的机会, “我要带着三名强壮的克隆人乘着电梯回到接待大厅, 而其他的克隆人会通过隧道逃离这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我们十分钟左右就会到达那里。因为如果他们抓到了 S, 不管他们想把她带去哪里, 都一定会经过大厅。等我们到了那里, 你要把这场聚会弄成一场大大的混乱场面, 然后把这场骚乱引去前台。这一步是整个的关键。”

“收到。为了 S!”

“为了 S!”

“我要行动了!” 亚苏莎通知了希卡利一声, 就把一大群克隆人带进了隧道, 又给出了清晰的逃离指示。那三名强壮的亚基拉换上了实验袍, 就跟她之前伪装的形象一模一样, 这样她们就不会被认出来了。她们四个人迅速地进入了电梯, 上行回到地面。当亚苏莎检查武器的时候, 她希望她们能够畅通无阻地通过卡点。

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 她们开心的发现控制面板还是原来的样子, 但是守卫们, 和被解开束缚的健太博士正拿着枪等待着她们。

她们没有时间多做规划了, 因此她们就那么突然地冲出了控制门, 一场激烈的枪战随之开启了。幸运的是, 多亏了亚苏莎的

决心和克隆人的求生欲，守卫们最终被击败了，而亚苏莎她们只受了两处不是很重的伤。

一位亚基拉的肩膀被击中了，另一位受了一处严重的擦伤，但是这都没有让她们停下。为了怕被抓住，健太博士跑进了一个防弹的玻璃实验室，然后把自己锁在了里面。她们并不在意，而是穿过了化学部向安全门跑去，那里有着虹膜扫描仪。

“我们就要到了，H！我们马上就要到安全门了。”亚苏莎通知着她的伙伴，她马上就要乘上上行的电梯了。

“好的A，那我现在就带着人群离开！”希卡利回答完，就提前结束了刚才的歌曲，开始对着她的观众们宣布：

“亲爱的各位！我爱你们！感谢你们今晚的到来！我刚刚收到了一份通知，团队的管理者们很喜欢我的音乐和我传达的信息，我们的信息，所以现在大家都被邀请去大厅。演唱会的高潮将会在那里继续，大家跟我走！”说完她就以一种从来未见的步伐跳下了左边的过道，开始朝着接待处跑去。同时大喊着：“跟上我！跟上我！”而这时她还能继续唱着刚才未完的歌，为了让这场转移更加难忘和迅捷。

观众们起初都惊讶透了，他们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阵仗，而且整个场景看起来太奇怪了，几乎是太荒诞了。他们不知道这到底是一场恶作剧还是认真的。



但是希卡利突然跳下了距离他们咫尺的地方，这彻底点燃了人们的兴奋点，让大家都跟在了挚爱歌手的后面歇斯底里地跑了起来。

演唱会的监管和安全守卫们彻底迷糊了，看起来不知所措。他们都没有预先收到确认通知，也根本不知道这个看起来很疯狂的歌手到底要干什么。他们努力地想要阻止人群，但是却由于对方疯狂的喊叫和惊人的数量而失败了。

每个人都挤进了大厅，朝着接待处跑去。在那里希卡利已经拿着麦克风爬上了一个平台开始了演唱。接待处的人员们看到这难以置信的一幕，下巴都惊掉了。

当亚苏莎和亚基拉们走出电梯的时候，迎接她们的是一连串的子弹袭击。其中一位亚基拉勇敢地向前冲去，打垮了两名攻击中的守卫，下一秒却跌落地板，死去了。

亚苏莎和剩下的两位亚基拉顺势从难守难攻的电梯区逃离了出来，躲在了一个金属围栏后面开始了战斗。她们成功地射中了另一名枪手，而剩下的最后一名守卫则顺着长长的走廊逃向了前台。

亚苏莎爬到了那个死去的亚基拉身边，她把自己死去的脸庞捧在了手上，亲吻了她的额头，然后轻柔地把她的头放回了地上。随后她们开始疯狂地追赶那个守卫，她们可以在这长直的走廊里射中他的，而他最终也应声而倒。她们瞬间就到了他的身边，亚苏莎朝他的脸上踢了一下，确认他的确失去了意识。

她不要复仇，只是想要正义。

这时她们听到了骚乱声，她们迅速穿过了 B2 区的大门，赶紧向第一个安全门跑去，那里距离前台只有几步远了。她们走完了最后一段走廊，发现已经置身于接待大厅的一团喧闹的混乱里了，那里充满了希卡利吵闹的粉丝们。

人群喊叫着，舞蹈着，伴随着希卡利的歌声沉醉着，而守卫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让他们回到演播厅里。

就在那时，守卫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试图把希卡利从高处拽下来，而台上的歌手则开始高声呼救。看到这一幕，愤怒的人群开始围攻起了守卫们，然后整个局面开始陷入了一场终极的混乱。

就在这时，亚苏莎和亚基拉们抵达了大厅的中心，她们看到了戴着手铐的里美，正从一个大大的楼梯上走下来，身边跟随着两位警察。

“那边！”亚苏莎指向了那里，然后打算带着她的克隆人穿过人群到达楼梯那边。

遭遇了如此混乱的场面，两位警察也不知道该如何带着这名黑客罪犯离开，因此很显然的他们决定再回到之前的房间，所以他们又开始回身往楼梯上走去。幸运的是，亚苏莎和她的一位克隆人在楼梯的顶部追上了他们，并且把两位警察都打倒了，而另一位克隆人稍微被人群冲走了一段距离。

“亚苏莎！你顺利的回来了！谢天谢地！”当她看到同伴和她的克隆人的时候，里美闪着泪光地大喊了起来。她拥抱了一位克隆人而不是亚苏莎，而另一个人给她解开了手铐。

“嗯……我是亚基拉7号。”那个克隆人微笑着回应。

“我在这儿呢里美！”亚苏莎大声地喊着，这一刻，她们全都忘记了自己还身处险境，都开心地大笑了起来。

“希卡利！”一秒之后，里美和亚苏莎一齐向四周看去，想要从数千人之中找到她们的好友。但是不管她们如何仔细地查找着大厅的各处，都是徒劳，她们怎样都看不到刚才还在唱歌的好朋友。

“我们得赶紧出去了，希卡利不会有危险的！但是我们有。”亚苏莎转向了里美快速地说着，这时那个跟大家走散了的亚基拉终于回归了队伍。

当里美看到另一个亚苏莎的复制人时，都惊呆了。跟随着这场骚乱的便利，两位亚基拉，亚苏莎和里美与几位粉丝一起逃出了大楼。就在她们逃出去的那一刻，希卡利从躲避的角落里出来了，再次跳上了桌子，“感谢大家！你们是最棒的观众！祝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然后她也起身离开了大楼。

当亚苏莎跟大家一起走出奇美拉大楼的时候，跟她们一起出来的一位粉丝大笑着跟亚苏莎说着今晚的感受：“我的天呐！多么奇特又美妙的一晚！”

“可不是吗！”亚苏莎大笑着回应，眼睛迅速地寻找着带有OM3车牌的白色斯巴鲁汽车，当她们找到的时候，就急急忙忙地上了车。

新一，他们的司机，非常高兴见到她们进来，而且很显然他对于亚基拉克隆人的出现并不感觉到惊讶。

“你们好！你们好！欢迎你们回来！你们的表现太棒了，尤其是你，里美。”新一调皮地对她们笑着，“Hoshikara 对你们的表现自豪极了！”

里美被这突如其来的赞美惊了一下，然后脸红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她对新一回了一个微笑说：“我们成功了！”

“是的！我们成功了！”那两位亚基拉拍着手抱住了亚苏莎。

“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你为我们做的一切。谢谢你，亚苏莎！”“我们会永远感激！”她们激动地叽叽喳喳起来。亚苏莎都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了，她现在也变得越来越激动。

然后门突然被打开了，是希卡利咧嘴笑着跳进了车里。

“呜-吼！任务完成！”然后她就直直地跳进了后座女孩儿们的怀里。

大家都笑了起来，她们赶紧把车门关上了。她们五个人在后面太挤了，所以一个亚基拉就爬到了副驾驶上坐着。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亚苏莎问着希卡利。她以为希卡利还会被演唱会困住很久呢。

“我找到了一扇窗户。”希卡利笑着回答她，同时又被她现在才看到的那位亚基拉微微地惊到了，“我的天啊！安全一模一样！”

“我知道，太难以置信了，但是咱们快走吧！”亚苏莎打断了她们。“去沢山悬崖。希望其他的亚基拉们能够安全地逃出来。新一，加快速度！”

“好的，我的女士！”新一发动了车辆，然后她们就驰骋在了从丸山到沢山脚下的路上。

\* \* \*

路上，Hoshikara 的代表长濑先生和惠美小姐再次联系了她们并解释了关于克隆人的所有事。

他们说，首先关于亚苏莎她们应该知道一件重要的事情。即使她自己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她也曾是奇美拉地堡中的一员。

“什么！？”亚苏莎脱口而出，她的眼泪迅速涌了出来，因为有些事情似乎渐渐从记忆里显露了出来。

“是的，亚苏莎。我很抱歉现在才能跟你揭露这个事实。如果没有证据，没有你亲眼看到的证明，你是不会相信我们的话的。我想你知道我们的意思。”

“什么？但是然后呢？怎么会……？”亚苏莎绝望地问着，她什么都不懂了，即使一股强烈的怀疑慢慢浮现在她的心里，她还是不想相信。

“这些克隆人的初始版本是一个叫做亚基拉的小女孩儿，但不行的是，她已经死了。”

“你，亚苏莎，是第一个实验单元，也是第一个开始反抗并在我们的帮助之下成功逃脱的克隆人。在你之后，奇美拉对克隆人的基因做出了一些改变，为了让她们更加顺从。你过往的记忆是亚基拉的记忆被植入到了你的脑子里。从那栋大楼里逃脱出来才你人生中的第一场意识和体验。

逃出来以后，你变得十分迷惑，无法分辨现实与植入记忆的混杂。我们发现最好还是删掉你在克隆基地里那些令人震惊的记忆，或者至少要压制住它们。这样的话，只留有亚基拉的原始记忆，会让你过上更加自然的生活。”

“我是.....一个克隆人？”亚苏莎自言自语着，双眼迷蒙，泪水留下了脸颊。

希卡利和里美也震惊坏了，她们就那样安静地听着这让人无法置信的事实。对于亚苏莎来说，这肯定是根本没法面对的状况了。

“是的，你是。但是亚苏莎，请你好好听我说！只有你能定义你自己，就像当你逃出来之后，你为自己选了新的名字一样。奇美拉团体创造了一具肉体，然后再通过各种高科技强迫一个灵魂进入这具身体。

你不是亚基拉。你是亚苏莎！一个拥有着灵魂和真切感受的人。你有绝对的自由去决定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人，而且让我确定



地告诉你，你跟你的好朋友们，希卡利和里美之间唯一的区别只是，你在 28 岁才开始你的人生。”里美向震惊的亚苏莎靠了过去，然后安慰地抱住了她。

“是啊！”

“我们爱你，不管你是谁。这并不会改变任何事。”希卡利安慰着她，也加入了亲密的拥抱。

“不管怎样，你们都极其成功地完成了你们首次的联合任务，而它也算做一次测试。你们需要做出个人的和道德上的抉择，并不单单只是遵照指令行事。而且你们都完成得好极了。

我们的一位线人已经通知了我们，一群有趣的女孩儿已经出现在了沢山悬崖。你们棒极了！不用担心，我们会照顾这群亚基拉克隆人的，她们不会再感受到恐惧，也会过上正常的人生。

我们代表 Hoshikara 组织，再次向你们表达感谢！你们会感受到我们的感激之情的。下次合作之前，祝你们一切顺利！”然后信号就中断了。在剩下的去往悬崖的途中，大家一直保持着安静。亚苏莎一直在安静地流着泪，一言不发，而希卡利和里美则把她拥在了她们充满爱意的怀里。

半小时之后，她们抵达了沢山悬崖。那场景看起来不寻常极了，一群看起来跟亚苏莎一模一样的女人，从一个小山洞里钻了出来，开心地跑向了那辆白色的汽车。她们都是一样的，但是却又不一样，她们都是独立的个体。

看到这群自由的，雀跃的，欢呼着的亚基拉们，亚苏莎的悲伤全都烟消云散了。

“谢谢你！”

“你救了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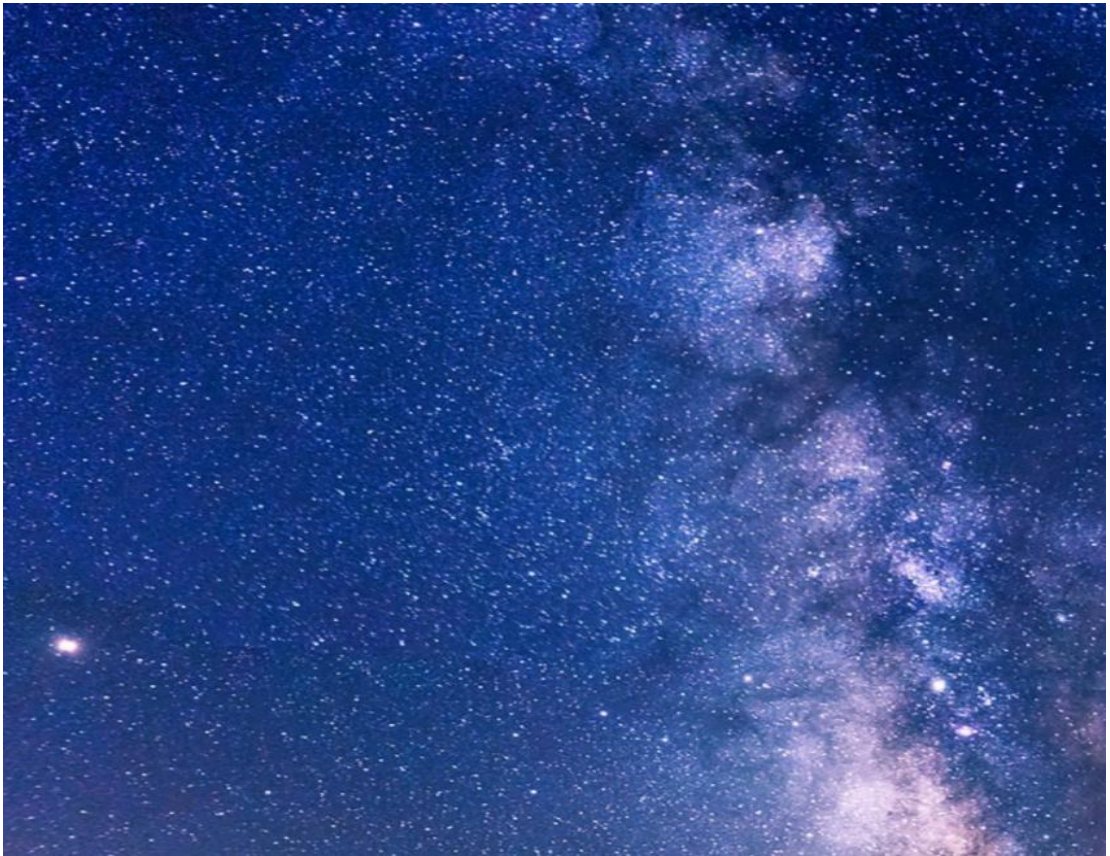
“我们永远感激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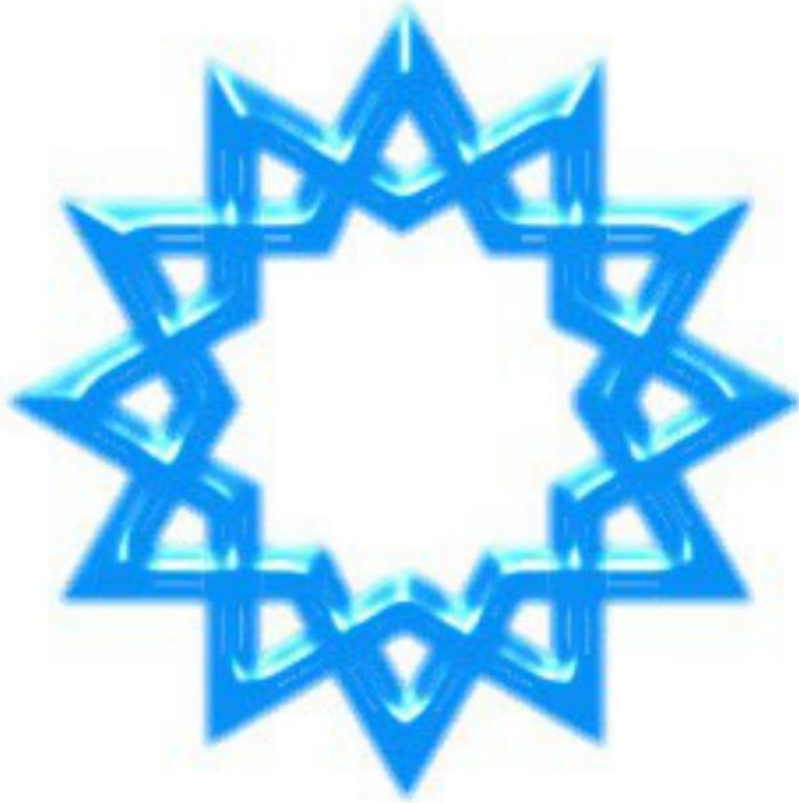
“你是我们的英雄！”她们感激地大喊着，拥抱着，拍打着亚苏莎，她的脸害羞地红了起来。

这时希卡利的声音穿透了整个山林。

“看看我带来了什么！”她胜利般地拿出了两瓶香槟，脚边至少还放着一打。亚苏莎和里美突然被逗得大笑了起来，她们两个都感觉今晚简直就是之前开玩笑的那个样子。夜空里闪烁的繁星正照耀着这群快乐的人们，希卡利唱起了她最美的自由之歌，大家升起了一堆篝火。每个人都跳起舞来，喝着香槟，享受着此刻。她们拍手欢呼，因为她们活着。

在那奇妙的闪耀时刻，希卡利，里美和亚苏莎在崖顶挎着彼此的手臂，一起看向天上繁星璀璨的世界，她们似乎已经与这梦幻的景色合二为一了。





她们一直在一起，一起战斗，一起取得了胜利！她们知道今晚是真理的凯旋，而她们的征途才刚刚开始.....

### 勒娜娜在三角圣殿的展示

#### V

合一纯粹的爱和光，它也完全没有意图去创造黑暗。当邪恶初现的时候，合一已经创造出了一个体系去疗愈主要异常，想要把所有的黑暗和邪恶转化成光，然后让这场意外的所有部分都能与神圣意志重新连接，这样黑暗就会彻底消失。

这套体系让光能够承载神圣意志，甚至是在浓密的物质层，也可以用合一去转换，疗愈和重新连接所有的实相。这体系正逐渐地把宇宙转变成一个万能合一的实相。

在隔离星球上，你可以通过自由意志去选择光，进而成为这场转变的锚定者。通过这样做，你把量子实相调整成了与合一对齐的样子，而创世的所有层面也都会逐步被疗愈。合一就是我们所来之处，而当创世完成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归合一之中。

这场任务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在每一个层面上去传播，创造和保持着光。如果你们在经历了众多的初次体验之后，还能够坚持自己最初决定的话，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模拟演示之后收到自己专属的使命。你们需要利用自己灵魂的临在让人们觉醒到一个更到的水平。你们需要在自己诞生的星球上去显化自己的梦想，以此去协助解放自己和其他的人们。

你们要把创造爱，美好与和谐当作自己的人生目的。除了现实层面的行动，你们还应该与其他的，我们利用主要星门派出去的星际种子们合作，还有参加光的集体冥想，这样我们就会通过集体的自由意志去对抗执政官们所创造出来的现实。在这些行星上，你们很可能被各种光之势力所联系，比如说抵抗运动，银河联盟，行星灵性团队和其他的组织，他们都会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这场使命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即使在似乎最黑暗的时刻，或者你迷失了一切，感受着彻底的绝望，你也要去守护着光，解放和你的使命。不幸的是，当你进入黑暗势力的隔离之中时，你也会被植入植入物，然后会受到各种负面科技的影响。

但是请记住，不管在怎样的状况之下，永远都要与自己的高



我保持着连接，因为你们的灵魂无所不能！

## 卢卡斯

当卢卡斯享受地躺在自己洛杉矶公寓的床上时，太阳已经要下山了。他周身都被寂静，平和，和谐的感受浸染着。他正盯着白色的天花板做着白日梦，脸上带着笑，眼眸闪烁。

他的人生发生了一场让人难以置信的转折，他感觉自己应该去重新记述，分享到底发生了什么，不仅仅是关于那一天，而是他整个的人生经历，不管怎样去表达出来，这来自他灵魂深处的感受。他坐了起来，走去了桌边，拿起了笔和纸，开始写了起来。

他想起自己一直以来都对这个世界倍感疏离。在他的幸福之中，似乎严重地缺少了什么。他的心中燃烧着一股强烈的感受，提醒着他有些事情不对劲，他需要去完成一些事情。似乎他需要去弄明白某些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事情。

总之，他急切地想要知道人生重要问题的解答。而且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从来没有停歇。当他青春期的时候，周围的年轻人们不是在恋爱就是在不停地参加派对，而他却用尽了各种可能的方式和途径寻找着上帝和造物主。他心中对于灵性的追求渐长，他想要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存在，他是谁，他的角色是什么，他的人生目的呢，还有他在这世间的使命。

起初，他通过书籍和老师努力地寻求着答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这个外部的世界根本无法提供给他可靠的信息，



因为他收到的答案总是跟他内在坚信的真理相悖的。最后变成他的内在声音总是占据了上风，因此他就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内探寻着真理。

当他在意识之中，在静止的内在中心遇到了真实的自己的时候，他发现他就是他的人生，他的感受，他的想法的临在，但他却不是它们中的一员。在真正的内里，他几乎察觉不到它们，他是一个永恒而无所不在的临在。

当他冥想的时候，他越来越多地向内探寻，他渐渐地在自己和人们的身上看到了大量的早就渗透进来的精神和情绪方面的编程，还有人为的固有模式。他想要自由，想要一个清醒的头脑，因此他决定利用自己已经尝试和练习过的上百种技巧去净化和发展他的内在，让自己在每一刻都专注于成为最真实最清醒的自己。

身边的那些人根本不理解他，他们认为他很奇怪，是个怪胎。而反过来，他觉得周围人过着的那种昏沉的，受控的，无味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

他的努力的确获得了结果和突破。卢卡斯拥有了异常奇妙的体验，尤其是当他性成熟并对此感兴趣之后。他体会到性能量其实是一种全新的拓展意识的方式，并且使他到达了更加富有活力的高度。他感觉到这股能量其实就是人生本身，能够激发深层的灵性发展，同时也是一股疗愈和解放的力量。性能够使一个人连接到极乐的频率，同时也使他回归与神圣本源的连接，

甚至可以去获得信息。在它最高的表现形式之下，性能够创造一架通往高层意识的桥梁。

他通过一个灵性的角度去接近性，他也知道如果能够抵达那种宇宙层级的状态，进入一种更高的现实之中，即使只有几分钟，他也会一直继续下去，永远不会放弃，直到最终达成那种更高的存在形态。

与他自由，亲密，觉知，性感又灵性的体验相比，现实世界里的那种拜金，肤浅的面向似乎无趣极了。

当遭遇择业的时候，卢卡斯选择了跟网络相关的工作。他认为这份工作能够提供美好的潜能和工具给他。它掌控着权利和人们之间的联系，允许他们获得知识，虽然不是全部，但是至少也提供了一部分没有被阴谋浸染和审查的知识。信息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信息就是一切，卢卡斯是这么认为的，而他是错的。

信息，几个字或者几句话就足以改变全世界。从书上看到的几句话也可以使他开始探寻真相。书籍，博客，和话语每一天都引领和改变着数百万人的人生。自由流动的信息是通往自由世界的关键。而这一份自由是卢卡斯一直以来所追求的。他最深的期待和渴望一直都是：去了解，以此而获得自由！

他可以通过网络发现，地球的行星系统是一个极度腐败而失衡的地方。即使这个星球可以为人们提供丰盛的庇护，生存空间，食物，水和足够每一个人所需的日常用品，大多数人们还

是挣扎着想从匮乏的生活中脱离出来，而这个星球的财富却只被掌控在几千个人的手中。

即使在这个星球上，每一年都会花费几十亿美元在军事航天的建设上面，而每一天却会有 21000 人死于饥荒，这样一个很明显的有意为之的困乏局面，很多人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把这种想法叫做阴谋论。

通过或多或少地探入了网络的内部，卢卡斯越来越多地意识到钱到底去了哪里，了解到了阴谋论的基本真相，还有人们是多么地被金融系统的债务面向所奴役着。

但是他依旧感觉整个局面还是不完整的，还是缺失着什么。是一条连接物质世界和灵性的内在真理的纽带。他同时搜索着外部的资源和内在的心门，以求一个解答。

他明白要证明真理，不仅仅要靠外在的逻辑分析和理性，也要听取自己内在的声音和直觉。通过两者的结合，一个人才能更好地决策何为真假。

当他浏览到一个来自一名自称与神秘地下组织和外星势力有交往的信息特工的网站时，突破出现了。这位特工的任务是向人们传递信息，关于这个星球上马上就要上演的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这一份信息使卢卡斯的拼图完整了，他没有一丝怀疑地相信那个特工所说的就是事实，尽管那人带来的消息比最前卫的科幻小说还令人震惊。

据这位特工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隔离的星球上。大概 25000

年前，行星地球就被黑暗势力所占领了。自那以后，地球就一直处于被他们利用高等科技所挟持，压制和奴役的状态。这些位于掌控位置的寄生存有们融入了社会的每一个部分，他们利用实体和非实体的科技以及能量实体，使人们的生活一直处于一种低频，负面和战乱的挣扎状态，这对于宇宙中的其他区域都是极其不自然的存在。

真正自然的星球上是没有黑暗存在的，那里充满了宇宙大爱，平衡和合一，每一个人都真正地享有一席之地，拥有着自己的角色。

那些黑暗势力已经变成了邪恶的存在，并且在宇宙的异常中腐坏了下去，而他们曾经却是强大的天使存有。

那为信息特工声称，光明势力一直都在地球之外，和地下一个被称为抵抗运动的组织之中，持续地致力于解放行星和其上被绑架的人类和文明。不幸的是，他们的努力被极大地削减了，因为黑暗势力发展了一种特别强大的抵御和控制系统，已经被用于地球数千的时间了，并且他们以此威胁光明势力，如果马力全开地进行解放地球的行动的话，他们就会启动可怕的战争和炸弹去毁灭人类文明。

人们都活在一个人为的幻境里，主要是由于出生之前被植入的以太植入物的影响，那些植入物扭曲了人们的意识，使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在了这个被黑暗势力所创造的幻象里。

除此之外，由于一直以来接受着无数的科技产物的辐射，大

多数人都表现得极其健忘，像一个个木偶一样，为这个体系工作着。而且大多数时候都完全不能跟宇宙，自然，他们本身或者内在的智慧相连接。

这黑暗的幻象被那些势力们通过媒体，电磁科技和持续的洗脑所维持着，让人们相信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有任何改变了，人们这种挣扎的负面状态是永恒都会存在的。

实际上，那离事情的真相相差甚远。这种存在于地球上的黑暗堡垒注定会被宇宙势力所击毁。这里是整个宇宙中最后一个被黑暗势力所掌控的地方，所有其他被占领过的星球都被光明势力所解救了。当圣光同时从天上和地下抵达我们这里的时候，那将会发生一场突破，这个星球就会被解放出来，而所有的黑暗，黑暗势力和存有都不会再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被称为事件。事件的发生就是光的胜利。事件会带给我们最终的自由。

但是为了让事件尽可能快速与和谐地发生，我们都需要付出自己的那部分努力。我们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数千年从其他行星到达这里的星际种子们，都是为了来疗愈这里的宇宙异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去觉醒和解放全人类。

我们都是生来就带着自己的使命。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去向内搜寻，探索自己的内在，激活我们的使命然后去完成它。我们共同的使命就是带来突破，事件和光的胜利！

在宇宙的中心就是银河中央太阳，所有的光与生命的源头。事件发生时，它会发射出一道光之脉冲，充满爱的银河光波，被

称为爱的海洋。当它抵达地球的时候，它会冲洗万物，使一切都沉浸在宇宙大爱之中。每一个细胞都会发生转变，所有的黑暗都会被移除，二元性也不会存在，因此地球就会重归合一的状态。

因此光明势力一直都在关注着那些最觉醒的人们，因为在事件期间，他们的能量体会成为一个管道，让银河光波得以通过他们而席卷整个星球。卢卡斯，在觉醒之后，就投身于光的事业之中，开始了决意的追求，现在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的，并且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一直以来他的心中都有一种奇特的感召感。他其实一直在等待着什么事情，现在他终于打开了命运的神秘篇章，那就是事件。

在后来的几年里，卢卡斯开始更强烈地提升着自己，与其他觉醒的人们建立联系和友情，规律地参加集体冥想，这样可以帮助全人类表达自由意志，提升整体的频率。他们做着能量的工作，清理地脉能量点，开启能量门户和埋宝珠。所有的这些工作都加速着光的涌入。此外，他们也持续地散播着真相，因为真实的信息能够在人们的头脑里产生一种共振，它可以打破黑暗势力精神控制的系统。

卢卡斯最大的期望就是逐渐增长的对于一个完美爱侣的渴求，但是他还没有找到，不过他的内在一直在对他耳语着，一个最完美的人正在这世上的某个地方等待着他。

在几段短暂的恋爱和性关系之后，他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地想要一个最真切的人啊。他所遭遇的女人之中，总是缺少了点儿内



在的品质。随着行星解放任务的进行和人类逐渐的觉醒，还有他自己使命的推进，当前最让他感兴趣的就是这份寻找爱侣的渴望。

昨天发生了一件让他十分惊喜的事情，他的脑子里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一个温柔的，充满爱意的女性存有大声地呼唤着他，并且让他第二天一定要前往洛杉矶，因为他将会碰到人生中最重要的人。那个声音就像来自其他维度的天使或者一位外星女人，不知是怎样的原因，卢卡斯很信任她，他发现自己第一次收到了一条心电感应的消息。

他跳上了第一架航班，然后飞往了美国，想象着这个激动人心的转折会带给他怎样的惊喜和可能。当晚他抵达了在洛杉矶租住的房间。

在写完了至今为止的所有经历之后，他回到了现实之中，他放下了笔，完成了他的故事，准备休息了。在他入睡之前，他还是禁不住地笑了起来，就像其他的每一个睡前时刻一样，他感觉自己的一天充满了兴奋和愉悦，他在感激的情绪中漂浮着，期待着新一天的到来。

\* \* \*

那晚卢卡斯做了个梦。那个梦奇怪的地方是，所有的场景都在迅速地转换，以至于他似乎什么都没有抓住。

起初他发现自己在一个黑暗的幽闭的空间里，似乎像是一个实验室。当那个梦境中的自己靠近那些发着响亮噪音的，人造的

闪亮机器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玻璃的反光中变成了一个她，变成了一个亚洲女孩儿，而当她慢慢走近实验室的内部的时候，她发现自己不是一个人，这个地方充满了其他的人。最让人震惊的是，所有人看起来都跟她一模一样。

在他有所回应之前，梦境突然变化了，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化妆舞会之中，周围都是穿着鲜艳的愉悦的人们，而他正在跟一位男人跳着舞。他看了看自己，发现自己又变成了女人。那个帅气男人摄人的凝视太挑战 and 深邃了，似乎是要彻底看透她一样。过了一会儿，卢卡斯那个跳着舞的女性形象起身跑去了一个花园，那里充满着绚丽的玫瑰花。

突然之间，当她进入了那个花园并且触碰了一朵玫瑰花之后，那绚丽的，玫瑰色的背景就转换成了一片橙色的，灼人的沙漠景色。卢卡斯看着这迷人又神秘的景象，发现自己正牵着一头驴，身边还有一位戴着面纱的中东女人，一起缓慢地穿越着沙漠。太阳炽烈地照射着旅人们。一阵风吹走了那个女人的纱巾，那个男人，卢卡斯，迅速地跑过去抓住了它，当他把纱巾递回给那个神秘的微笑着的女人时，景象再次消逝了。

梦境再次转换了场景，卢卡斯正呆在一个地中海风格的建筑里。远处的地平线上有着白色的悬崖和泛着浪花的海水。在他的身边是一群浅肤色的女人，穿着丝绸的袍裙，正跳着魅人的舞蹈，中间是一位美妙的领舞。卢卡斯看向了右边，一个友善的男人正触摸着他的手臂，用充满着自信的神秘的绿色眼眸看着他。

那个可爱的脸庞消失了，卢卡斯开始被这些没有关联的场景弄得迷惑不解。即使那些梦中的景象都让他感觉极其重要，也让他感觉十分的激动。但是它们似乎还是一团乱麻的样子，让他以为是自己的潜意识在耍弄着他。这一切的中心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有那么一小会儿，他就是漂浮在星海之中，是完全的平和与宁静。



过了一会儿，这短暂的场景也消失了，卢卡斯发现自己面前出现了一个天蓝色的星球，即使看起来不是很大，但是似乎让人感觉十分地慰藉，想要前往。在他的梦境中，他正靠近着那个星球，最后终于飞跃了那里的海洋，水晶般清澈的海面，震颤在彩虹色的光里。那里不像是一个普通的地球海洋，那里反射着某些神秘的力量。他突然感受到一股想要投入其中，去感受它本真的流动的冲动，他想要与它合而为一。

当他从空中迅速跌入海水之中时，他整个地进入了一种极度兴奋的状态，那种幸福的感受传遍了他的全部身体。水下的一切

都从那神秘的力量之中倾洒着小小的彩虹光芒，他早就感受到了那股力量，现在他让自己完全地融入进了那股美妙合一的状态中。

过了一会儿，他被传送进了一栋熟悉的白水晶建筑的居所，一到达这里，那种虽然陌生但是又极其熟悉的兴奋感让他的心狂跳不止。某种旧时的记忆开始在卢卡斯的脑海中浮现，他越来越多感觉到一种想要呆在这里的热情。他觉得自己在某个地方是很重要的，但是他还说不准是在哪里。随着他在周边更深入地走了几步，那种狂喜的感觉更加严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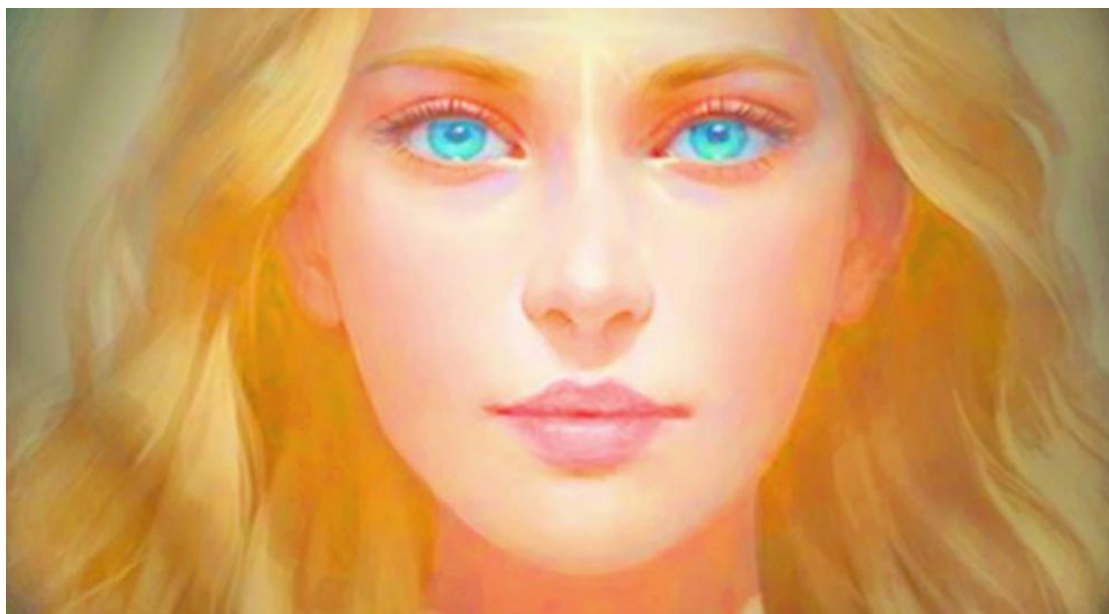
就在那时，卢卡斯才意识到，即使现在仍旧是白天，天上的星星也清晰可见，除此之外，三轮白白的圆月也在空中闪耀着皎洁的光芒。当他注视着这一切的时候，卢卡斯感觉到，这番宇宙景象甚至拓展了他的感官感受。

突然他瞥到了一束美丽而闪耀的金色光芒。他走近了几步，看到了一位金发闪闪的女孩儿，她正抬头仰望着繁星。

她的身上有着什么东西，甚至比这个星球还吸引着他。他应该在某个地方认识她的，所以他走的越来越近，然后他的灵魂亮了起来，至少他的感受是这样的。他的心都要冲出来了，他几乎都要瘫软了下去。

他走的更近了，他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呼吸了。

然后他向前迈了最后一步，她突然转过身来，卢卡斯惊叹地注视着她那张美丽的闪耀着光芒的天使面庞。



就在那一刻，一切都变化了。一束强大的白光突然出现在了他们之间，掩盖住了梦中的一切。什么都看不见了，其他的所有都不见了，只剩这遍布一切的光芒。

卢卡斯突然从梦中醒来。启发的光芒在他的眼眸深处闪耀着，它是那么的强大，震颤，令人窒息，如此的深入以至于它渗透进了他的整个存在。只是一瞥就足以把一片海洋深深地刻入他灵魂的体验之中，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一个难忘的时刻，但是在他心中，那是永恒的至宝。他突然忆起了所有的过往人生，一切种种，所有的战斗，挣扎和美妙的体验。

从这一刻开始，当他见过自己的双生火焰之后，那是阿洛伊的脸，他终于想起了自己是谁。他是莱诺斯。他清晰了自己的使命，也知道到底发生着什么。

从那一场深深的内在觉知之中，一切都有了答案。他所有的疑问都消失了，只剩下了一件事，一个强大的内在确定之事在耳语着：



“我要解放这个世界！”

\*\*\*

莱诺斯早上站起来的时候，感觉有点儿晕乎乎的，而且心里有一种奇怪的，诱人的感受。他突然想要出去走走。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必须得出去。他走出了公寓门，朝着市中心走去。他的心里溢满了兴奋的情绪，然后让自己完全顺从着这股能量。随着走的越来越远，他遇到的人也越来越多，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入了一个游行的队伍之中。几百个人聚集在了一起，在洛杉矶的街头前行着。

莱诺斯继续向前走着，感觉被一股磁力吸引着，他必须到达某个地方。这时，那些示威者唱起了歌来，而他则跑了起来。那召唤着他的能量，那股力量，那种感受就是爱。他必须得跟随，那是命运的安排。

他从一群示威者的面前跑了过去，转入了一个小巷。然后他冲破了一个警察路障，最后到达了一个楼梯井。他觉得自己得爬上去，爬到很高很高的顶上。这时，游行人们的歌声越来越大了，大家的情绪都充满了喜气，这一刻的气氛也变得十分热烈。

莱诺斯从外墙的梯子一直往上爬着，当他到达顶部的时候，人群的歌声更加响亮了，回荡在四处。

他站在一栋高高建筑的平顶上，正朝着屋顶的另一边走去。那股充满磁力的，跳动着的爱的力量一直召唤着他，使他越来越兴奋，他知道某些奇妙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但是当他看到另一个



屋顶上，那个女孩儿的身影的时候，他的呼吸停止了。这两栋建筑至少有十米高，而它们之间的距离也大概有那么远，但是他们却依旧连接在一起。她激动地看着莱诺斯，然后开心地哭了起来。莱诺斯也眼含热泪。

他认识这个女孩儿。他爱这个女孩儿。他们是合一的存在。

是她啊，阿洛伊！他们终于回到了彼此的身边！

莱诺斯看到阿洛伊认出了他，然后她举起了右手，就像几千年前在霍隆星上告别时的那样，莱诺斯也举手回应。

最纯真的愉悦的狂喜几乎淹没了他们。

他们迷醉地站在那里，在这美妙的宇宙团圆时刻里注视着彼此，在他们的世界里，时间已经完全停止了。

他们俩都说不出一句话，只能看着彼此充满爱意的盈满泪水的眼睛，沉浸在这完满的幸福时刻里。

他们站在两个相对的屋顶上，面对着彼此。明朗的太阳在他们身周闪耀着绚烂的光，照亮了整个世界。

他们什么都不想要。

只有爱。



## 艾希斯

距离至点只剩三天了。自从团圆之后，莱诺斯和阿洛伊已经在一起共处了九个月，现在终于意识到了他们超脱俗世的天性。双生火焰在地球上的重聚是极其罕见的，他们创造了非常强大的转变的能量，携带着浓厚的力量。他们都在各自的生活中强烈地体验过这股能量，也经历了一场完全的转变。因此他们知道一定要十分小心，因为他们会触发行星矩阵体系的危机反应。

洛杉矶之后，他们又遇到了很多觉醒的星际种子，包括岚和维努。他们一起组织了特别的队伍去支持和加速迫在眉睫的行星转变。地球的社会中正严重地蔓延着混乱的状况，主要由于两个原因：首先是被预测了几十年的股市的落败和破产的状况已经开始显现了崩盘的模样。这使得金融和经济状况变得如此不稳定以至于人们开始变得不信任任何东西。而越来越多的暴乱和游行也没有一丝减弱的趋势。另一面，精英们对待儿童的系统性的绑架

和虐待案件也逐渐被曝光了出来。这个敏感话题的加入简直就是火上浇油。所有的一切都预示着这个世界要发生一场全球性的革命了。

在莱诺斯和阿洛伊的手中有着一双生火焰重聚的奥秘，它会激起强大的光之共振，能够帮助世界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转变并且在国际状况中锚定女神能量。

而他们今天就在那里，漫步在位于巴黎的优雅又壮观的小特里亚农地区的土地上。小特里亚农是一个历史上很重要的女神能量点，而巴黎是一个强大的女神漩涡点。在历史上的那个时期，一位叫作圣哲曼的扬升大师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一起参与了很多重要的活动，而后者也被传授了某些更高的奥秘。

幸运的是，一位高层的法国联络人朋友可以为他们提供拜访小特里亚农的免费通行证，那里自从巴黎爆发新的一波暴乱之后就已经对游人关闭了。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性爱冥想激活更高阶的女神解放能量。他们不会进行肉体上的做爱，但是他们还是会交换性能量，最终会让男性原型和女性原型得到疗愈并且完善彼此。基本上，由于执政官植入物所导致的位于心脏部位和性能量中心的阻塞会短暂地被打通。

男性，莱诺斯吸入橙色的性能量（在男性身体里是没有被那么压制的）进入他的心脏中心（这里是被植入物所压制和阻塞的地方），然后呼出给阿洛伊心脏的中心。阿洛伊从心脏的中心（这里是没有被那么压制的地方）把绿色的心轮的能量呼入性能量的

中心（这里是在女性身体里被植入物所压制和阻塞的地方），然后从这里把这股能量呼出给莱诺斯性能量的中心。如果操作顺利的话，他们会创造一个圆形的循环着的能量流，能够打破两性之间各种能量阻塞的地方。而且随着这两股能量的融合，一个合一的共振场也被创造了出来，足以在矩阵之中，在那些由执政官所创造的黑暗的，分裂的实镜和帷幕科技之中突破一个裂缝。

由于他们俩双生火焰的身份，这场试验将会在一个全新的更加强大的层面上运作着。

即将到来的至点将会开启一个维度门户，会从银河中央太阳把强大的宇宙能量传送到这里。如果有足够多觉醒的人们通过参与集体冥想专注于与这股能量的频率对齐的话，地球就可以吸收这股高频能量并且极大地加速行星解放运动的进程。

“你看到那个殿宇了吗，阿洛伊？”莱诺斯指向了一个圆形的白柱构造支撑的建筑，它被一小泓清泉优雅地环绕着。“你能感觉到这里生命的能量吗？”

阿洛伊会意地点了点头。

“哇哦，神圣啊。事实上，它甚至有点儿像霍隆上的小公园呢。从哪里能到镜屋呢？”

她的双生火焰指向了右边的一条鹅卵石小路，通往了另一栋白色的建筑。

“你准备好了吗？”她问。

“我们得准备好。”他坚定地回答，然后两个人牵着手，迈入了橡树大门，进入了宏伟贵气的充满了镜子的房间。

他们感觉自己走入的是艺术的门户。在这里他们将要面对的只有自己。在这间由玛丽·安托瓦内特所创造的房间里，阿洛伊优雅的小步伐四处闪烁着。而这里所蕴含的奥秘也使这房间和其间的物件拥有了穿越矩阵的魔力。

这房间是纯粹艺术的巅峰，细节到最繁杂的线条和精致的小小装饰图样。颜色和谐，主色为白，中间放置着一张装饰着独角兽和天使的桌子，还有几把优雅的椅子。然后就是镜子了。这个房间里最有趣的部分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被挂在了墙上，它们与彼此相对，似乎是一面维度镜子想要照照自己的模样，然后就创造出了繁复的无限之境。

当他们走入这间古董屋的时候，就像走入了寂静本身，似乎一切都是静止而永恒的。阿洛伊看了看四周，她知道女神的第一个奥秘就是寂静了。她也不再需要跟莱诺斯说什么，她被指引着，知道要去做什么，何时开始。

他们走到了屋子的中间，阿洛伊示意莱诺斯坐在中间的一个枕头上。“我们是被保护着的。”他自己想着，感受到了神注定降临的沟通，而且它必须在这里在此刻就发生。整个过程就那么流动般地开始了。莱诺斯安静地投入了氛围之中，然后慢慢地低下身子坐到了地上的枕头上。阿洛伊把手放在了胸前，准备最深层地宣誓自己的女性力量。



根据宇宙法则，极性的结合会引领解放。阿洛伊对于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没有丝毫费力。她闭上了眼睛，然后把此处的能量深深地吸入了心中。在她的观想里，虽然有些迷蒙但是地球上高等女祭司们令人激动的场景纷纷呈现出来了，有蓬帕杜夫人，朗巴勒公主，茜茜公主，黛安娜王妃，玛丽莲梦露和其他的人，她们都走过了这条路，然后往这祝福的气息里注入了某些东西。当美丽的玫瑰花以螺旋旋转的样子覆盖了她的整个画面的时候，她毫无意识地留下了泪水。

然后，当她认为自己接受到的恩典已经深深圆满地融合进了身体之后，她睁开了眼睛。

莱诺斯英雄般地站在了她的面前。当她的双生火焰朝阿洛伊伸出手的时候，她抚摸着莱诺斯的手温柔地回应，她把他的手拉近到身边，拥抱了她的爱人。他们的身体缓缓地轻触着，紧绷着，那样呆了很久。他们感受着彼此光滑的肌肤，温暖的体温和对方的心跳。

他们开始轻柔地触碰起了对方，莱诺斯用鼻子顶着阿洛伊的脖子，然后用右手扶着她的后颈，轻轻地吻了上去。阿洛伊的呼吸变得深沉了，她甜蜜地叹息了一声，然后伴着一个满足的微笑，她欢迎着来自双生火焰的温柔。同时，她也轻轻地触碰着他的后背，用双臂环绕着他。

他们对彼此的热情被越来越激发了出来，他们延续了数千年的重逢的渴望，去拥有完美爱人的愿望，去寻找那个能够完全支



持和接受他们的那个人，毫不存疑地陷入真爱的那个人.....现在他们终于在一起了。

阿洛伊和莱诺斯缓慢地紧贴着彼此，莱诺斯开始温柔地脱下了阿洛伊的上衣，裙子就随之轻轻地滑落到了花纹的地板上。然后莱诺斯拽下了自己的衬衫，他想要一直保持和缓，清醒和得体的样子，但是他们之间如此的吸引力想要让他立马越来越亲密地拥有阿洛伊。拥抱，爱抚，亲吻，进入她的身体然后跟他的女神合而为一。

阿洛伊的渴望也是一样的强烈，因为她的手已经由于性爱的欲望而颤抖了，然后她把手指游走地插入了他的发间。她想要感受莱诺斯对她的感受，去表达她的付出，回归到他们共享的存在，合一的永恒时刻之中。她想要大笑，哭喊，动起来，舞蹈，狂叫，去跟他享受一切。

他们热情地亲吻着彼此，真挚而投入。阿洛伊感觉莱诺斯的吻融化了她的纯真，她让那热吻的自然的韵律把她带去了共情的甜美国度。当莱诺斯激情地投入地亲吻着她的时候，他的心狂乱地跳动着。他可以全情地奉献给予他内在的一切，而有一个人也尽数收下，阿洛伊。这对他来说意味着全世界。他的野兽已经感觉到刺痛了，也触碰着阿洛伊的腰部。

“莱诺斯！”阿洛伊神魂颠倒地说着，双眼痴迷。

“好，阿洛伊！”莱诺斯回应着，他知道阿洛伊的意思。他们轻轻地脱下了裤子，最后是白色的内裤落在了地上的那堆衣服上。

他们的眼睛一直追随着彼此，不想让这愉悦的连接有一丝丝的断裂。

莱诺斯和阿洛伊裸体的靠近着彼此，在深深的眷恋里看着彼此的身体，而他们真的看到了对方身体里闪耀的灵魂。阿洛伊向前走了一步靠在了莱诺斯的胸前，长久地亲吻着他的胸口。莱诺斯感觉一股兴奋的能量从下直冲头顶，然后他拥上了阿洛伊，举起了她的腰部，缓慢地用嘴唇爱抚着她的身体，从她的肚脐，到她的乳房，脖子和额头。



他们的吻再次相遇，两人都感觉体内的能量更加激烈。这里神圣，纯洁的气氛，还有那种诱人的，浓重的感官愉悦感，使这里的四处都闪耀着性爱的火花。他们是双生的灵魂，他们融合的

能量体可以颠覆一切破败的存在，他们结合而成的门户可以把合一的临在带入矩阵之中。他们真的可以释放一股强大的能量，给这个隔离的地球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

莱诺斯牵着阿洛伊的手，然后以一种男女交合的方式坐在了地上。阿洛伊缓缓地坐在了莱诺斯的身上，让他进入自己的身体，就这样交融在了一起，他们爱意满盈地拥抱着彼此。他们开始温和地动作着，一起摇动着，性爱的愉悦蔓延至他们的全身。随着每一次欢愉的增加，他们的欲望也在增长着。

同时，在女神奥秘的指引之下，他们也用绿色橙色光的技巧观想和呼吸着。莱诺斯从自己的性爱中心把橙色的光吸入了心轮，然后呼出给了阿洛伊的心轮。阿洛伊把绿色的光吸入心中然后把它送入了性爱中心，最后橙色的光出来进入了莱诺斯的性爱中心。

这样就创造了一个绝佳的能量场，一股持续的爱与性能量的循环流动。性的能量与爱越来越多地融合在一起，而女人和男人也一起得到了疗愈，完满了彼此。

阿洛伊和莱诺斯开始更快速地摇晃了起来。阿洛伊急切地抓住了莱诺斯，开始愉悦地喊叫了起来。

有一股闪耀的，发着光的释放的能量还有从两人之间传出的突破的力量，从莱诺斯的心脏爆发了出来，他感觉性爱的脉动带着热烈的感受充满了全身。他感觉不到自己的肉体了，还有身体的局限。这种甜蜜的声色感受在大脑中跳跃着，他亢奋地大声呻

吟着，他的思维延展了出来，四处只能看到闪耀的光。他的视线和感官变得更加敏锐，而他甚至在阿洛伊的眼中看到了更多的狂喜。

阿洛伊充满激情地把自己投入在了这闪耀的光中，那光围绕着他们，穿透了两人的身体。她张开身体，迎接着一切，把自己贡献给了此刻。他们已经无法停下来了，因为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他们被更高的力量驱使和指引着。而这整个过程中，他们都一直在使用着那个冥想：绿色-橙色，绿色-橙色。

莱诺斯激烈而热情地加速着，他吻着阿洛伊，完全地拥抱着她。阿洛伊因为那天堂般的愉悦感受而欣喜地喊叫着，他们一直继续着，创造着光的能量，那是爱的元素。绿色和橙色。绿色和橙色。爱和性。

阿洛伊投入地回应着莱诺斯的吻，更深地拥抱着他。当她动的越来越快的时候，她想要更多，想要完全地穿越进入另一个世界，去彻底地融入进这场欢愉之中。他们成为了一个摇晃着的，炙热的美丽存有，被吸入了快乐之中。他们已经感受不到空间和身边现实的周遭，他们不在那里，他们与彼此在一起。

莱诺斯和阿洛伊在极乐之中叫喊了出来，最终他们甚至感觉已经极快到了光速，他们的光也不再是绿色和橙色的，而是一挂不断升起的彩虹穿透了他们的身体和灵魂。那彩虹变成了一个漩涡，闪耀着最炫目的光。他们什么都不想做，就是那样继续着，继续着，继续着。那漩涡跳动着，延展着，最后爆发了开来，在

一声极大的愉悦叫喊声中，在这场爱的高潮之时，他们变作了光，回到了合一之中，再一次变为了同一束光。

旋转着的彩虹波浪席卷了整个房间，开启了女神漩涡，向全世界无所限制地漫开了爱和性能量的自由震动。从高潮的那一刻开始，在颤抖的迷醉欢愉之中，莱诺斯和阿洛伊沉重地呼吸着，交缠在一起，仍旧保持着紧紧的亲吻状态。他们重生了。

当他们一起进入了宇宙的美妙之境的时候，他们的意识完全到达了一个不同的，更高的世界。在合一之爱之下，在双生火焰奥秘的性爱能量之中，在极性融合的状态里，这里的漩涡彻底被释放了，并且开始永远地服务于女神。

他们同时看到了这样美妙的画面：一个有着双翼的，闪耀而裸体的宇宙光之女神，艾希斯，把闪烁着粉色光芒的地球捧在了心口，而那里正朝这世间散发着高潮的幸福，美妙和愉悦。

女神的胜利！

几分钟之后，当两人的意识渐渐回归现实的时候，他们听到了急促而响亮的脚步声正向着镜屋靠近。

“我打赌咱俩又得赶紧逃了。”莱诺斯半严肃半开玩笑地说着，心里想着自己反复出现的命运，然后扶着阿洛伊慢慢地一起站了起来，两人都穿上了衣服。他站在阿洛伊的面前保护着她，几秒之后，门忽地开了，然后他们就看到了一张惊恐错愕的脸，是他们的飞行员，杰克。



“不好意思，不管你俩结束了没，咱们都得赶紧走了！示威游行已经演变成一场极端的场面了，就像第二次法国大革命似的，他们都已经到了特里亚农了。肯定会发生大变革的，人们正在觉醒。我们赶紧走吧！”杰克大喊着，然后他们三个赶紧冲进了车里。

\*\*\*

他们正飞越在海洋的上空。多亏了一个非洲的朋友，在至点将近的重要时机里，他们才能够负担得起乘坐这架私人飞机前往非洲。为了产生最正面的影响，门户的复苏开启冥想将会在行星上最黑暗的能量点之一举行，当年刚果大屠杀的现场。他们亲临现场将会达成目的，而且他们希望，即使最近没能够联系上大多数的团队，那些人也可以准备好在这个宇宙的机会之窗之时，去跟行星上其他的冥想团体一起锚定这股能量。

海上的泡沫像白色的小小光束一样温柔地透过窗子对阿洛伊和莱诺斯闪着光。这对双生火焰从巴黎之行之后几乎还没有时间休息，所以他们正贴着彼此小睡着。每当这样的时刻里，唯一存在的就是他们对彼此最纯洁的情谊了，霍隆距离他们似乎也是那么的近。不知为什么，阿洛伊醒了，像往常一样靠在了莱诺斯的胸前。

“早上好，船长！”她逗笑着。

“早上好！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啊？”莱诺斯对着美人笑着。



“就是那阵挡不住的风。”阿洛伊回答，然后又接着说：“我知道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但是直到现在我才真的明白，当初你为什么 would 来这儿。”

“你知道吗？事实上你来了这一切就很值得。”莱诺斯亲着阿洛伊的鼻子，阿洛伊满足地哼哼着。

“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阿洛伊问他，还是一副玩笑的语气。

“当然是更高的远方啦。”

“只要是新鲜的经历，怎样都没关系！”阿洛伊的眼睛闪着新奇灵动的光，莱诺斯简直太了解她了。而阿洛伊则充满爱意的抓起了莱诺斯胸前的衣服。

“还有只要那里有大海。”莱诺斯接着说道，他朝阿洛伊眨了眨眼，然后缓慢地拍着她的卷发，就像对待一只猫咪一样。

“还有只要莱诺斯跟我在一起。”阿洛伊看着他的眼睛亲昵地宣布，而对方则靠了过来，吻上了自己的双生火焰。

“我会是的。”她的男人回答。

他们透过窗子，看着波浪起伏，晃动，舞蹈着的场景，那是莱诺斯最爱的大海，然后在最甜蜜的拥抱里，卷起了身子，沉沉睡去。

\*\*\*

一切发生的太快了，莱诺斯和阿洛伊突然被一阵狂烈的颠簸和震耳欲聋的响声惊醒了。

“怎么了?!”阿洛伊喊着，而飞机颠簸的太剧烈以至于莱诺斯差点儿从座位上跌下来。

“杰克!”莱诺斯朝驾驶舱喊着，然后他站了起来看到杰克的身体在剧烈摇晃着，似乎是癫痫发作了一样。莱诺斯跑了过去想要叫醒自己的朋友，但显然是无济于事，他还是剧烈地抖动着。这时，阿洛伊看向了窗外。他们还在海上航行着，远处只有几个小小的岛屿若隐若现，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真的看见了它们还是她的期望在跟她闹着玩儿。而这时湛蓝的大海却陡然越来越近了。

“莱诺斯!我们正在下降!我们要坠落了!”阿洛伊大喊着，她的血液都凝固了。她想要去驾驶舱找莱诺斯，但是一阵剧烈的颠簸把她甩到了餐具柜里。

莱诺斯没法帮到自己的朋友，又惊恐地看着当前的状况，如果再不采取行动的话，他们几分钟之后就要坠入海中了。莱诺斯想到，肯定是远程的能量武器瞄准了杰克的心脏，而现在他也无力对抗现状。“莱诺斯!”他的阿洛伊在后面喊着他。

莱诺斯飞速地看着飞机上的控制板，但是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最后他看到了自动驾驶的按钮，然后按了上去。但是毫无反应。什么变化都没有。这机器还是朝下飞行着。

“莱诺斯!”阿洛伊从后面拽住了莱诺斯，她终于努力地走到了驾驶室。“我们必须得跳下去了。”莱诺斯有一会儿没有回应，但是他发现也没有别的逃生方式了。

“看！”阿洛伊给他看了一下降落伞包，这让莱诺斯感觉到了一丝希望，但是他看到阿洛伊眼含泪水地说道：“我只找到了一个！”

莱诺斯和阿洛伊深深地凝视着彼此的眼睛，阿洛伊已经在害怕一切已成定局了。她了解莱诺斯，她是他的合一。她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而的确，莱诺斯迅速地从阿洛伊手中拿起了伞包，把它系在了女孩儿的身上，她还在无助地喊着：“让我们再找找吧！莱诺斯我们能给你也找到一个！”但是在给阿洛伊系好降落伞之前，莱诺斯什么也听不进去。

“好！”莱诺斯喊道，然后他们迅速地打开了每一个柜子，然后把东西尽可能远地扔了出来，为了抵挡飞机不断的颠簸。但是阿洛伊之前说对了，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只有一个降落伞。当阿洛伊检查着应急柜的时候，一阵剧烈的摇晃使他们都跌跪了下来。

莱诺斯看向了窗外，看到了大面积的泛着白浪的蓝色液体，那是生命初始的栖息之地，大海，几分钟之后也将会迎接他们的降落。他站起来，抱起了紧紧拥着他的阿洛伊，打开了应急门的开关，然后给了阿洛伊一个最后的吻。

“永远！”他深情地宣布，然后放开了手，阿洛伊立马被气流吹出很远很远。

“莱诺斯！”阿洛伊喊着，然后在迅猛的气压使她丧失一切知觉之前，本能地拉下了降落伞的绳子，最后飞入了咆哮着的白色浪花之间。

\*\*\*

在落水的几分钟之后，阿洛伊从震惊中缓过神来。她正呆在冰凉的海水之中，海面上正反射着闪耀的日光。使了好大的劲儿，她才摆脱了降落伞的束缚，然后向着一个她唯一能看到的所在游去：那是一个小岛上奇异的海滩，被两个非凡的悬崖所环绕着。

她感觉不到莱诺斯的存在了，在重聚之后，虽然没有全部恢复，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重新获得了能够感应到对方是否安好的能力。但是现在没有了。莱诺斯不在了。他没能活下来。只有她。只剩下她了。

像一只白天鹅一样，阿洛伊哭着，几乎动不起来了，她虚弱又轻柔地在白色的大海里游着，对自己说着话，这样才能让她足够坚强地从冰冷的海水中游到岸边：“我爱你莱诺斯，我爱你……”

## 门户

阿洛伊穿过了墓地的大门。这是一处被数米高的白色大理石墙壁所环绕着的庇护所，墙上还写着巨大的宽慰词。阿洛伊迈着虚弱而有礼的步子向前走着，她的眼泪顺着温柔的脸颊流了下来，在正午的阳光里闪耀着银色的光芒。那感受一直侵袭着她，在身体的四处冲撞着。只剩下她了。

混乱的，紧张的，变革的能量漩涡似的席卷了整个世界。人们在各个层面都遭受了长久的压制，现在一切都伴随着火山爆发一样的力量浮出了表面。莱诺斯.....

莱诺斯也死了。她知道。而她，作为最后一个人选可能还来得及在至点做开启仪式，所以她本能地找到了墓地作为庇护所。多奇怪啊.....竟然选了墓地.....在这么一个大家都已经往生了的地方。真是奇怪又独特的讽刺和转折啊。但这就是她当前的状况。

阿洛伊的身体已经疲惫到了极限。她从来没有这么劳累过，这几天的经历已经榨干了她所有的体力。更不用说还要持续面对来自面纱科技和其黑暗侍从处的能量攻击。当从飞机坠落之中幸存，游到岸边的时候，她最后的一丝能量彻底流尽了。但是她依旧还活着。而只要她还活着，她就不会妥协。尤其是在那件事之后。

她一直很喜欢墓地。是的，小时候当她想要独处的时候，她常常去那里玩耍，读书和跳舞。在那里，她才可以做自己。

而有趣的是，当她踮着脚尖从树间走过的时候，在这完美的寂静白墙之内，她遭遇了许多离世的灵魂，她的灵魂伴侣也出现在了心中。她的母亲，她的父亲，她的妹妹，她的朋友们，维努和岚。还有莱诺斯。而他们却无法对话。她没法在冥想中与他沟通，甚至是在坠落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

她不能也不敢想象他会在执政官的哪一个幻境国度之中。在几千年的分离之后，他们才刚刚与彼此团圆，现在却再次被分隔开了。这种疼痛.....

但有趣的是，当阿洛伊带着最后一丝坚强走进这个大理石墓地的时候，她意外地感受到了：平静。当她缓慢地行走在这个巨大的白色墓地之中时，一种宁静平和的满足感填满了她的身体。以一种她从来没有意识到的温和又隐秘的方式，而现在，她感觉到这感受已经彻底传遍了全身。

这这么可能呢？她的世界已经崩塌了。他们跟团队的计划已经毁了，而在所有的不公揭露之后，人们正处于癫狂的愤怒之中。尽管这样，在此刻的深处，在这墓地之中，她还是找到了平和，寂静和安稳。她在这里是被保护着的，远离世界评判之外，远离执政官的阴谋诡计，远离黑暗力量挥舞着的爪牙的保护。只有她在这里，独自一人而自由。

当她走到墓地中间大大的鹅卵石广场的时候，一个熟悉的拼接图案的形象呈现在了她的眼前。会不会是？那形象有一种花瓣样的材质，但是她站在了图案上面，所以没法看清楚整个画面。

她激动地向后退了几米，然后跳到了一个长椅上，随后立马认出了那个彼此交缠的六角花瓣。是女神！这墓地的整个庭院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之花的图案。她眼里的泪水溢了出来，不会这么巧合的，不会是今天。



这时，一个来自 FBI 精英团队代号“ASI”的长官爬上了墓地东边的墙，他自从那个女性逃犯上岸之后就一直跟踪过来了。这个女人是一个威胁着国家安全的恐怖团伙中唯一幸存的人。而且根据他上级的说法，她是其中最危险的那个。

平躺在墙头上，他拿出了自己的远距离狙击枪，随时准备除掉目标人物。她一直走动，而他需要一个清晰的瞄准，因此他一直耐心地等待着一击即中的机会。ASI 专注地盯着瞄准镜，四处跟着他的目标人物。她刚刚跳下了一个长椅，正走向广场的中心。

阿洛伊的灵魂正因这命运的火焰而灼热地燃烧着。那些长久遗失了的天堂般的生活，那些与莱诺斯的甜蜜回忆开始在她的宇宙记忆中开始闪现。然后，当莱诺斯通过星门离开前往地球之后，她想起自己有多么挣扎地看着她的双生火焰独自一人在黑暗之中战斗和搜寻，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谁。

他已经学习过，体验过，活过了，也通过各种极端的状况和不同的转世，如阿颂斯，祖拉姆，维多利亚，希卡利，还有这一世，卢卡斯，增长了关于这地球监狱如何运作的智慧和知识。那现在呢？尽管如此，现在却是她站在了这里，而不是他。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她跪了下来，开始陷入了深深地啜泣。这一切太难承受了。

在平静了几分钟之后，她让自己的悲伤随着咸咸的泪水飞走了。她透过自己的泪珠子再一次注视着放大了形状的壮

观的生命之花的图样。就像那每一朵花的花瓣都美丽地融合着另一片，只能在彼此的帮助之下才能形成完整的模样，她跟莱诺斯在地球上的生活一直也都是互相纠缠的。而且实际上在最深的某处，一切发生在莱诺斯身上的事情也都间接地发生在了她的身上。根本没有一个你行我止的定数。每一次人生都是增加的一部分，增加一种特质，为他们的存在注入一种原型，使它更加的完整。

整个世界的一切，每一个人每一次细小的行动，体验或感受都影响着其他的所有。一切都是相连的。直到这时阿洛伊才意识到，分离，即使那是植入物和这个星球的黑暗所导致的实相，在最深层里，也无法打破他们之间的连接。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合一的存在。

在她获得这玄妙的意识之时，一阵意外又熟悉的感受出现了，像一股电流一样传遍了阿洛伊的全身，然后一个声音从宁静中传了过来：

“阿洛伊”

它来自以太或者星光层，那是灵性的世界。而这就是那个声音。

“莱诺斯？”阿洛伊带着一股燃起的希望小声问着。

“我一直都在你身边。知道吗。一直都在。”

“哦，莱诺斯！”她激动地哭喊了出来，她终于感受到了莱诺斯亲近的临在，她把攥紧的双臂紧紧地按在了胸口。

“阿洛伊，你得完成我们开始的一切。我会帮忙的。让我，我的能量，我的临在进入你，我们就又在一起了。”那个唯一能够安稳住她狂跳心声的声音响了起来。

“进来吧，我向你张开自己，请来吧！莱诺斯，我的心门向你张开着”阿洛伊宣布，她的眼眸闪烁着，然后她感觉到一股强大的能量进入了她的身体。她感觉到了数千年前，只在霍隆星球上有过的那种感受。莱诺斯的临在和他灵魂的品质都被她吸入了自己的身体，它完完全全地浸入了她。他跟她在一起，他就住在她的身体里。

在这感激的满足感受里，阿洛伊已经说不出话来，而她也不需要说任何话了。他们有着同样的感受，也拥有着所有的答案。

在他高频的临在之下，阿洛伊感觉自己就要爆炸了，要融化延展成数英里的所在。他们两个同时合一地存在于阿洛伊的身体里，阿洛伊已经几乎睁不开眼睛了，而当她终于睁开眼的时候，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

首先，她眼眸闪烁地注视着生命之花的图样。即使她是这个世界上他们冥想团体中最后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活下来的女人，她也要尽力地完成那个门户开启冥想。

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所有的迹象都那么明显，而她也不再怀疑自己。她要努力地开启女神门户，让这个地狱般的星球能够最终得到救赎。

她一个人，优雅地走入了生命之花图案的中心。她将会成为那个桥梁--信息进入了她的脑子里--在莱诺斯的临在之下。

最后一次，阿洛伊抬头看了看巨大的天空，在帷幕遮盖的星空之中，终于有了太阳力量的突破之路。然后她看了一眼她的手表。

11:11

被这确定的神圣时刻触动着，她微微地笑了起来。是时候了。她将会起舞，而这就是她的冥想。

她将会像小时候那样起舞，以一种纯洁，温和，女性的方式，带着无忧无虑的爱和来自灵魂纯真的接纳。她将会再次成为仙女，就像小时候想象的那样。成为一个具有魔力的生物，甚至是，一位天使。

然后阿洛伊脱下了所有的衣服，他们一起缓缓地踩上了大理石的地面。她必须得脱掉这世上束缚着她的一切衣衫。现在她是一个女人，完全地裸露着，回归了自己的天性。为了那纯真的赤裸的愉悦。然后她开始了舞蹈，跟莱诺斯一起，复杂的冥想是开启门户的固定规程，但是她并不想刻意为之。莱诺斯正带着他情感的海洋陪着她，所以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流动的发生着。



然后她开始了舞蹈，旋转，跳跃。性感，释放，爱，投入，愉悦的泪水，移动旋转的快乐全都融入了她的体内。

她活过来了！这一刻，她就是生命的活力。她感觉到能量的脉浪旋转，狂啸，炸裂，带走一切然后彻底释放。就在她的体内，也四散到各处。最原始的生命能量，她的昆达里尼爆发了。她的意识迅速飞升，到了星星那里。

阿洛伊跳跃着，旋转着，几近飞翔；风，阳光和生命抚摸着喜爱着她赤裸的身体。然后她从闪亮的狂喜之中举起了手臂，即使双眼仍旧紧闭着，她也只能够看到四处炫目的光亮。她呐喊了出来……某些美好的事情发生了。





\* \* \*

在过去的几分钟里，突袭军官 ASI 透过瞄准镜，迷惑地看着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那个裸体的女人，他的目标人物，竟然显化了一场充满了纯洁女性力量，跨越了难解诗意般的美妙舞蹈。ASI 除了呆呆的看着，什么也做不了了。他被完全的惊呆了。一份关于一个美丽世界的失落的记忆使他的眼中噙满了泪水。在他的眼睛里？他，那个没有一丝感情的，只会理性地完成每一个



任务的那个人么？他都不记得上次哭是什么时候了。是的，就是他的眼睛里。而且还不仅仅如此，他还在摇晃着颤抖着。他真的不懂。但是他终于再次拥有了感情，然后他放下了自己的枪。

\* \* \*

麦克，一个年轻的电视主管，正激动地看着某个加那利群岛经纪人从一个隐秘摄像头里下载到的视频。视频里是一个在白色墓地里的女人，看完后他感觉自己都无法呼吸了。

他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即使他真的算是博览广泛了。视频是他的一个好朋友发过来的，而且对方发誓绝对没有经过编辑。他绝对的信任那位朋友，所以视频里那条活生生的光柱，还有围绕连接着她身型的那些能量的光线.....都是真的了。它们肯定是真的。多么超自然的一场奇观啊！当他内心正思考抉择的时候，似乎有什么在指点着他，明天每一个电视台，每一个网络视频分享的网站都将会充满了这个激活了某些玄妙的女神之舞。

而且如果它只能够给那些迷惑，焦虑的民众带来他所感的一半的触动，那这个世界还是会有一个机会去在平和之中度过当前的转变。

\* \* \*

阿洛伊还在保持着那个好似悲痛的，古老雕像一样的姿势。泪水流过了她赤裸的身体。她胜利般的把双手举过了头顶。

她的身体在能量充沛的突破之下颤抖着，他的嘴唇颤动着，她抽动的的心脏重锤般狂跳着，她的双眼里尽闪着喜悦的光亮。

一条旋转着的实体光柱从天而降，照射着大地。这条能量的桥梁永远不会被打破了。这一股由她锚定的纯洁能量，将会改变这小小蓝色星球上的一切。

是她，阿洛伊，最终。一个来自遥远霍隆星球的女人。

是她最后完成了莱诺斯前来地球的最终使命。

门户开启了！



## 事件

某种程度上来说，来自银河中央太阳的能量可以燃尽一切阻碍。突破发生，那网破了。帷幕被摧毁了。隔离被解除，圣光进来了。

事件发生了！



光明势力从两边突破了监狱的黑暗实境，压制着这个星球  
25000 年的黑洞终于被摧毁了。

数千个来自银河联盟的母舰为地球接引和传输着圣光，稳定和  
保护着它。

银河中央太阳的光之脉冲摧毁了行星表面的黑暗，而来自源  
头的大爱海洋席卷了整个星球，以及其上每一位众生的心和灵  
魂。

结束了!

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没有一丝预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无  
与伦比的能量；每个人都知道或感觉到地球上正发生着奇妙而重  
要的事情。光明势力迅速掌控了媒体，电子银行系统，并开始揭  
露整个体系运作的真相。

他们逐渐地分享着一切真相，关于阴谋，人为战争，制药业  
的恐怖，静默的科技，地球的真实历史，和宇宙中的智慧人生。

最后，在展示了一系列包括着人名，视频和数据的证据之后，人们才开始了解到这让人震动和吃惊的真相。反抗和游行爆发了，人们要求逮捕那些负责的领导人。

在光明势力和抵抗运动的领导之下，地球会上演一场对于黑暗势力的公众逮捕。金融银行系统濒临停滞并最终崩溃，被一个更加公正的金融系统所取代。但这也只是暂时之计，因为在光明势力释放了自由能源科技之后，金钱将会被永远地剔除了。

抵抗运动提供给人们之前被掩盖了的科技，这在几年之中就解决那些遗留了几世纪的难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地球上的污染也停止了，开始疗愈生物圈的伤痕，还有人们的疾病。并且提供给大家无条件的，免费又健康的食物，饮用水，居所，科技，还有快速拜访行星上任何一个人的方式。

国家之间的界限消失了，所有的人们都团结在一起成为了一股行星的文明。在事件期间，也是第一次的，那些遭受着最严重压制和恐惧的地方解放了，并且被光明势力和所有的人们关爱着。

通过科技所造成的人们持续的情绪和精神编程被破坏了，光明势力继续解放和觉醒着人们。最后，在执政官的植入物被彻底移除之后，这项任务圆满了。

在植入物被移除之后，人们与宇宙，源头和万物的合一意识回来了。他们终于理解，这几千年间，他们被隔离在了地球上，并且在惊叹中觉醒，回归了宇宙的起源。



银河联盟在行星地球上推行银河法典，那是保护并尊重地球上每一位众生之权利的司法典籍。

行星地球上的人们终于自由了，并且通过一种全新的框架跟彼此连接着。他们作为灵魂家族相聚在一起，住在被称为光之岛的和谐社区中。

就是在这些社群之中，那些最觉醒的星际种子们正准备着集体扬升。或者可以说是得到最终的自由，就是回到他们最初扬升存有的状态。

不久之后，星际文明和地球人们正式的进行了第一次接触。

在那些天使存有，扬升大师和银河联盟的指导 and 帮助之下，人们被彻底疗愈了。在三次扬升浪潮之中，那些来自其他星系和维度的灵魂都回归了家乡。

在第三场扬升之后，地球也扬升至了第五维度，并且成为了一个伊甸园一般美妙的星球。地球上的众生作为星际人类进入了银河联盟，终于可以自由地在宇宙中穿行了。地球，作为最后一个光之点，加入了银河光网格之中。

## 家

注视着绚丽的蓝色霍隆星球，莱诺斯的灵魂在愉悦之中迷醉了。他正在一个星舰中，跟他的挚爱阿洛伊一起，而她正握着他的手，看着窗外如此想念的繁星。

他们成功了，结束了，这么久之后他们终于回来了，而真正的幸福正等待着他们。



在地球解放了之后，他们两个，维努和岚都想要尽快地回到霍隆。

莱诺斯爱意满满地看着阿洛伊。

“阿洛伊，谢谢你能跟我一起。”他的整个身体都闪耀着感激的光芒。

阿洛伊用了一点儿时间去吸收他美妙的爱意，然后温柔地回应：

“我看到了你经历的一切。即使家里一切安好，但是呆在霍隆，我总是能感觉到你的挣扎。某一刻，我真的承受不下去了。然后那时我就懂了，你为什么会远行前去帮忙。我不能呆在这里了，我要去找你。我意识到不管你在哪里，我都要呆在你身边，我永远都要追随你。”说完阿洛伊就扎进了她亲爱的双生火焰的怀里。

“你是一个英雄，莱诺斯！光最终胜利了！看看我们的成就吧！”她指着星空，夸赞着她的爱人。莱诺斯转向了阿洛伊。

“是我们大家完成的！每一个人！一起！”他庄重地说着然后把阿洛伊拥的更紧了。

“而且最后你来找我了，那对我就意味着全世界。最终你才是一切的关键。我真的好爱你，阿洛伊！”莱诺斯对着爱人吐露了心声，然后两人甜蜜地一吻。

这时维努和岚从一扇门里出来了，立马跳到了莱诺斯和阿洛伊的身边。

“我们回家啦！”维努眼含热泪地喊着，“我真不敢相信。我们赢了。我们做到了。地球解放了而我们战胜了宇宙中的黑暗。不可置信吧？”她兴奋地吹着口哨。

“我们经历过的那些事……”岚加了一句，他们四个互相看了看彼此，然后莱诺斯站了起来温柔地说：

“我想要感谢你们俩一次又一次的陪伴，帮助和支持，我的朋友们。如果没有你们，我可能已经在失忆中迷失了，谢谢你们。”莱诺斯微笑着，他想起了在地球上那些与维努和岚一起度过的时光，然后手掌交叉在胸前，向他们鞠了一躬。

“我们也是，莱诺斯。是我们一起战胜了它，只有跟大家一起这一切才是可能的。”岚点着头，大笑地拍打着莱诺斯的肩头，然后招呼着维努，他们所有人都拥抱在了一起。

“我爱你！”

“我也爱你。”他们跟彼此宣布。

然后他们的船到岸了，当他们激动地走出来的时候，他们发现一群欢呼着，大笑着，流着泪的人们正在等待着他们。

回到了霍隆家乡的土地上，对于莱诺斯来说真是棒极了。

霍隆人们用灯彩和美妙的音乐庆祝着英雄们的归来，他们完成了宇宙的使命。

每个人都跳着，唱着，互相拥抱着，一起庆祝。他的父母，卡拉和哈诺，含着快乐的泪水张开双臂，迎接着奔跑过来的莱诺斯。

“谢天谢地，你回来了！”他的母亲激动地小声说着。

“真是不错的作为，莱诺斯！”哈诺温柔地夸赞着他的儿子。

“我们太爱你了！”卡拉抱紧了她的儿子，然后他们三个就那样保持着那个爱之纠缠的拥抱。整个霍隆星球都震荡起了美妙的宇宙，自然星光的色彩。

莱诺斯看了看他所爱的人们，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们都感受到了同样的合一震动，永恒的幸福和爱。莱诺斯看向了星空，然后震惊地发现现在的银河光网格是多么的炫目，很快它就会围绕着整个宇宙，而那个古老的银河预言也将会实现：整个宇宙将会融入合一之光中。宇宙中所有的族类都获得了自由，所有的种族，星球和文明。再也没有黑暗和邪恶了，只有光！

整个宇宙都在庆祝着，莱诺斯走向了阿洛伊，她正跟同伴们维努和岚，还有所有的灵魂家人们一起，伴随着爱之波浪舞蹈着。

然后莱诺斯看到了大海，他的大海，震颤的爱之海洋，然后就那么跟着他的灵魂家人们一起冲了进去，他们笑着，欢呼着，庆祝着。

而当那大海中闪耀的海水与他们所有人合而为一的时候，莱诺斯知道他真的回家了。

致合一。

永远。

## 后记

这本书中的角色都是虚构，编造的。但是书中关于这个宇宙中的真相和描述，还有行星地球的现状都是真实的。

这本书中的信息来自我个人的内在之旅，当然还有科博拉的讯息，他是一位抵抗运动的发言人。

科博拉的智能小屋：2012portal.blogspot.com

每个人都拥有自由意志，因此你要相信什么，你灵魂最真实的感受，你要生活在怎样的实境里，都取决于你自己。而到底愿意多么深刻地去挖掘真相，也由每一个人自己决定。

我相信真正的知识是来自灵魂的，而它被叫作智慧。